

历代名家诗选

LA DING
MEI ZHOU
LI DAI
MING JIA
SHI XUAN

SHENG MING
YU
XI WANG ZHIGE
生命与希望
之歌

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

丛书总体设计：刘绍荟

本书封面设计：蒋 力

ISBN7-222-00212-X/I·50

定 价： 3.30 元

赵 振 江 编

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

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

赵·振·江 编

责任编辑：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75 字数：290,000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0212-X/·I50

定价：3.3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

移 植·借 鉴·创 新

——拉丁美洲诗歌漫谈（代序）

—

拉丁美洲是个既古老而又年青的大陆。它有自己的悠久的历史。然而从哥伦布第一次到达巴哈马群岛后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和历史，至今却不足五百年。

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中断了古印第安文化的历史进程。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权欲迷、宗教狂、黄金热，同时还有旧大陆的文化基因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征服时期，作家本身就是探险家、征服者或他们的后代，其纪事体作品一般具有文学和历史的三重价值。这个时期的诗歌佳作不多，唯一的一部是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民族史诗——

《阿劳加纳》，作者是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1533—1594）。

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出生在马德里的一个贵族家

庭，二十一岁时参加了征服美洲的行列，先后转战利马和智利。大约在1557年他参加了对阿劳坎人的战争。土著居民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震撼了他的心弦，在战斗间歇时，他将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记录下来。在1569、1578和1589年分三次出版了《阿劳加纳》全诗。

正如拉丁美洲文学史专家安德逊·因贝尔特所说，“《阿劳加纳》在史诗中堪称妙笔，它是第一部以作者亲身经历撰写的史诗，是第一部以诗歌的形式歌颂美洲的作品。”诚然，埃尔西利亚是西班牙远征军的一员，他在创作这部史诗时，没有丝毫的美洲意识，然而可贵的是他摆脱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客观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史诗高于征服时期同类作品的原因所在。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在《论史诗》中对《阿劳加纳》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将科洛科洛的形象与《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人的勇猛将领赫克斯托相提并论。史诗的标题已充分表明，他着力赞扬的是阿劳坎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深谋远虑的科洛科洛，勇敢机智的劳塔罗，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考波利坎等真实的历史人物，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作者虽然一般地歌颂了西班牙征服者的功绩，但对征服者的残暴行径是持保留态度的。在全诗中，远征军总指挥门多萨的名字很少出现，这同作者对阿劳加纳的赞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因为这样，在史诗第二卷出版后，作者受到费利佩二世的冷遇和门多萨的仇视，遭到奸佞的诬陷；也正因为这样，史诗的出版引起西班牙文学界的重视，并赢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崇敬和赞扬。

在殖民统治时期，在拉丁美洲诗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巴罗克风格。这种过分雕琢、堆砌、豪华的艺术与殖民地统治阶级安富尊荣、浮夸虚饰的精神正相吻合。尤其是西班牙诗人贡戈拉的绮丽文风和克维多的警句主义对拉美诗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来源于意大利的巴罗克风格，经西班牙人传到美洲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不仅因为它所表现的对象与欧洲不同，而且还因为它吸收了印第安文化的成份，贝尔纳多·德·拉·巴尔武埃纳（1568—1627）的《伟大的墨西哥城》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这个时期，美洲诗坛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明星，这就是被人们称为“第十个缪斯”的墨西哥女诗人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651—1695）。

胡安娜·伊内斯自幼博学多才、容貌出众，被选为总督曼塞拉侯爵和夫人的侍从女官。为摆脱贵族们的追求，她在十六岁时进修道院，长期潜心读书并进行科学研究。后因教会势力和社会偏见对她的学术活动和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的巨大压力，被迫放弃写作和研究活动。

胡安娜·伊内斯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在流传下来的仅有的三卷诗集中诗人的得意之作是《初梦》。这首自由体长诗分为十二节，共九百七十五行。诗人通过变幻莫测的梦境，在色彩绚丽的太空遨游。她用生动的比喻和夸张的语言，将数学、物理、生物等科学知识形象化，并与哲理、神话融为一体，表达了自己对光明终将代替黑暗、知识必定战胜愚昧的信心。《初梦》不仅是女诗人的一夜之梦，而且是她一生精神悲剧的缩影。她终生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净化自己的灵魂，渴望通过读书使自己超凡脱俗，攀上智慧

的高峰。然而黑暗的社会使她的梦想破灭，而且过早地吞噬了她生命的光辉。

索尔·胡安娜的诗作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包括格律诗、自由诗和民间谣曲等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爱情十四行诗，写得含蓄、热情、凄楚、动人，《泪流慰痴情》是拉美抒情诗中的精萃。在民间谣曲中，她用拉丁语、西班牙语、印第安人的纳瓦特语乃至黑人的方言进行写作，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在节日里放声歌唱，这不仅表现了她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而且标志着诗人进入中年后，她的爱情向博爱转化。

在索尔·胡安娜的作品中，另一个鲜明的主题是对男女平等的追求。用四行诗形式写成的《对一味责备女性、自己言行不一的男人们的反诘》就是她的代表作。

在巴西，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格雷戈里奥·德·马斯托（1633—1696）。

进入十八世纪后，巴洛克风格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洛可可风格，然而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变种和发展。洛可可源出于十八世纪初法国的宫廷艺术，含“螺贝”的意思，用以形容造型艺术中卷曲的线条和繁琐的装饰。在诗歌创作上，洛可可风格迎合宫廷贵族的需要，用浮华、虚饰的词藻描绘他们奢靡的生活。因此，在这类诗歌中，不可能产生传世佳作。

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启蒙思想逐渐传入美洲。在土生白人的知识阶层中，渐渐形成“美洲意识”。一场席卷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日益迫近，它孕育的一代新的诗人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拉美诗坛。

二

1790年，海地革命爆发，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序幕。到1810年，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纷纷起义，形成了全面的革命浪潮。1826年1月，西班牙驻秘鲁卡亚俄港的残军向玻利瓦尔领导的起义部队投降，至此西班牙在南美大陆的殖民势力全部崩溃，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灭亡。

在文坛上，作为巴洛克风格的对立物，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和拉美各国的独立运动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新古典主义作家和诗人，往往又是政治家、思想家乃至军事家。他们为拉丁美洲的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典主义文学是和启蒙运动的思想一起通过法国和西班牙传入拉丁美洲的。古典主义到美洲以后，充实了新的内容和形式，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拉丁美洲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拉美作家主张文学应该成为斗争的武器，“独立和自由”、“科学与进步”是诗人灵感的源泉。

（2）在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学大师的同时，注意从古印第安文学中吸收营养，比如在许多新生共和国的国歌中、既有对奥林匹斯山众神的颂扬，也有对古印第安传说中诸神的赞美。一些学者积极发掘和整理古印第安文学。

（3）以共和国主人的姿态热情讴歌美洲大地的自然风

光。不少诗人以维吉尔的《农事诗》为楷模，以耕耘、放牧为题材，鼓舞人民去开发和建设家园。

（4）在诗歌技巧方面，诗人继承了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传统。当时最流行的诗体是七音节和十一音节诗句交替使用的席尔瓦。

著名的新古典主义诗人有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1780—1847）、安德雷斯·贝略（1781—1865）和何塞·马丽亚·埃雷迪亚（1803—1839）。

奥尔梅多是拉美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歌手、新古典主义诗坛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生于瓜亚基尔，毕生为拉丁美洲的独立而奔波。曾任瓜亚基尔三人执政委员会成员、厄瓜多尔共和国副总统等职。诗作《胡宁大捷：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和《献给米纳里卡的胜利者弗洛雷斯将军的颂歌》以雄浑磅礴的气势、奔放的激情、惊人的笔触使他成为同时代诗人中的佼佼者。

在《胡宁大捷》中，诗人热情讴歌了拉美独立运动的伟大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全诗可分为七部分，共九百零六行。前三部分写胡宁大捷，后三部分写阿亚库乔大捷，中间的“爱国者胜利之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安德雷斯·贝略是拉丁美洲新古典主义诗坛的杰出代表，启蒙文化的一代宗师，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他出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曾做过西蒙·玻利瓦尔的家庭教师和助手，对拉美独立运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早期发表了《疫苗的颂歌》、《阿纳乌科颂》、《船之歌》、《巴伊伦胜利颂》等诗歌作品，1823和1826年先后发表了《致诗神》（又译作《与诗谈论》）和《热带农艺颂》。安德雷斯·贝略在

政治、哲学、法学、历史、教育等方面都有很多著述，作出了卓越贡献。1861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

贝略的诗歌创作虽非他的主要成就，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致诗神》和《热带农艺颂》是他计划中的以《阿美利加》命名的组诗中已完成的两首。这两首长诗被称作“美洲席尔瓦”的典范，是新古典主义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形式与格调上，它们具有古典主义的风格和田园牧歌的神韵；在思想和内容上，它们又与古典主义不同，宣传了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气势和感情方面，又颇具浪漫主义的风范。因此，它们代表了拉丁美洲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典型特征。

贝略这两首“美洲的席尔瓦”是美洲主义文学的宣言，是用诗歌写成的美洲文化独立的纲领。当然由于贝略并没有脱离西班牙以及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传统，在他的诗中存在着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是不足为奇的。

在艺术技巧上，贝略的诗歌有其独到之处。明喻、隐喻以及拟人法的运用，使他的作品鲜明、生动，富有感染力；词序交错、句式参差、韵脚灵活、声情并茂，读来朗朗上口，悦耳动听。

至于古巴诗人何塞·马丽亚·埃雷迪亚是属于新古典主义还是属于浪漫主义，文学史专家虽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致认为他兼有这两个文学流派的特征，是一位典型的承上启下的作家。

埃雷迪亚同奥尔梅多和贝略一样，都是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歌手，但他的诗作却与后二者迥然不同。奥尔梅多和贝略的爱国热情是通过歌颂战争的胜利与共和国的诞生来表达

的。埃雷迪亚的祖国直到1898年才获得独立。他的一生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因此，他的爱国感情常常蕴含在思乡之中，

《流亡者之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作为长年在异国漂泊的游子，诗人的内心深处有着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对自己海岛的怀念是深切、自然的，也是理想化的。他怀念那里的海风、棕榈和阳光。他把美丽的家乡想象成乐土，他热爱自己的故土，但却不曾在那里扎根，或者说，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扎根。无论在美国或墨西哥都是如此。引起他怀念家乡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在人生旅途中萌发的第一次爱情。初恋虽然没有获得“投桃报李”的结果，却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它像一道绚丽的彩虹不时在他的诗作中折射出来。埃雷迪亚热爱祖国、渴望独立、正义和爱情，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景，实际伴随他的却是痛苦、不幸和孤独。因此，在他对美洲大自然的礼赞中，总是或明或暗地流露出忧伤、悲哀的情感。

《在乔卢拉的神坛上》和《尼亚加拉的颂歌》是埃雷迪亚的代表作。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拉美大多数共和国已经先后建立，但诗人们所追求和憧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并未产生，相反却出现了军阀（考迪罗）混战和独裁统治。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诗人们内心的疑惑和苦闷。这时，崇尚理智、注重教诲的新古典主义已经不能表达诗人的心声，于是抒发诗人的苦闷和愤怒感情的浪漫主义逐渐兴起。拉丁美洲气象万千的自然环境、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源泉。从此，色彩缤纷的浪漫主义之花在拉美诗坛上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长达半个世

纪之久。

拉美诗人深受雨果、拉马丁、拜伦、歌德、海涅等欧洲浪漫主义大师的影响和启迪。但是他们的根是扎在美洲大地上。他们歌颂美洲的自然风貌，叙述美洲的人世浮沉，抒发美洲人的喜怒哀乐。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诗人多将自己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而不像欧洲文坛那样明显地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派。

在拉丁美洲诗坛上，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古巴诗人埃雷迪亚已经站在浪漫主义的门口，与他同时代的新古典主义诗人一般也都具有浪漫主义的气魄和激情。

从题材上看，对大自然的讴歌和对爱情的吟咏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诗人生活的时代不同，作品的神韵也有所变化。在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诗人主要受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感情奔放，笔力雄劲，注重语言的创新；到六十年代以后，共和国已经巩固，社会日趋安定。诗人们主要受西班牙诗坛和法国单纯追求形式完美的帕尔纳斯派的影响，作品内容开始注意对社会和人生的探索，在情调上带有更多的感伤主义色彩，在艺术上更加注意语言的精巧、形式的典雅与韵律的和谐。

在西班牙语美洲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前期的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哥伦比亚的何塞·欧塞维奥·卡罗（1817—1853），墨西哥的伊格纳西奥·罗德里格斯·加尔万（1816—1842）和费尔南多·卡尔德隆（1809—1845），古巴的何塞·哈辛托·米拉内斯（1814—1863）、赫尔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

亚内达（1814—1873）和加夫列尔·德·拉·贡塞普西翁·巴尔德斯（1809—1886），玻利维亚的里卡多·何塞·布斯塔曼特（1821—1884）等。

浪漫主义后期的著名诗人有：墨西哥的伊格纳西奥·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1834—1893）、曼努埃尔·阿库尼亚（1849—1873），哥伦比亚的拉斐尔·蓬博（1833—1912），委内瑞拉的何塞·安东尼奥·麦丁（1804—1874），何塞·佩雷斯·博纳尔德（1846—1892）、阿根廷的奥莱加里奥·维克托·安德拉德（1839—1882）、秘鲁的曼努埃尔·贡萨莱斯·普拉达（1848—1918）以及乌拉圭的胡安·索里利亚·德·圣马丁（1855—1931）等。

浪漫主义诗人继承了新古典主义诗人的传统，尤其是前期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与反对军事独裁、争取民族独立（在古巴）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就是在讴歌美洲的大自然和英雄人物的时候，也注意突出本大陆的特色，而且常常揉进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

在文学美洲化的进程中，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诗歌形式——加乌乔诗歌^①。它起源于潘帕斯草原上的民间歌手（Payador）的演唱。到1810年左右，由帕亚多尔（民间歌手）创作的民歌在走向没落，而由文人模仿帕亚多尔以加乌乔人名义创作的诗歌则开始兴起。巴托洛梅·伊达尔戈（1788—1822）是第一个创作加乌乔叙事诗的诗人。他的诗首先是口头传诵的，然后才用传单的形式散发。在加乌乔史诗的创作中，有三位诗人获得了特殊的声誉：

^① 亦译为高乔诗歌。

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1807—1875）的代表作是《桑托斯·维加》（又名《拉弗洛尔的双生兄弟》）。

埃斯塔尼斯拉奥·德尔坎波（1834—1880）的代表作是《浮士德》。

然而，使加乌乔叙事诗真正达到史诗规模的是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的《马丁·菲耶罗》。

在论及《马丁·菲耶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有人将它与西班牙黄金世纪的古典名著《堂吉珂德》做了一个类比。虽说有些牵强，却也不无道理。如果说《堂吉珂德》达到了一种文学形式——骑士小说的顶峰并结束了骑士小说的时代，《马丁·菲耶罗》同样达到了另一种文学形式——加乌乔史诗的顶峰并结束了加乌乔史诗的时代。自出版以后，它一直受到阿根廷人民的爱戴，他们把它看作自己的民族史诗。

巴西诗坛的情况与西班牙语美洲大致相同。十八世纪下半叶，巴西出现了“米纳斯吉拉斯州”诗人。从文学流派上说，他们属于新古典主义范畴。克拉乌迪奥·曼诺埃尔·达·科斯塔（1729—1789）和巴西利奥·达·加马（1741—1795）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1822年，巴西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从而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诗人们把自己的眼光转向葡萄牙以外的欧洲。于是，浪漫主义诗歌在巴西大地上蓬勃地发展起来。在浪漫主义诗人中，安托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823—1864）、阿尔瓦雷斯·德·何塞维多（1831—1852）、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巴西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

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最后一支殖民军向玻利瓦尔投降。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就此宣告基本结束。但是长期沦为殖民地的拉美各国，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都很薄弱，无法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经济的落后为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提供了有利条件。英国金融资本大量渗透到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等国，将那里的铁路、矿山、港口和农牧业加工厂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自从宣布了臭名昭著的门罗主义之后，更是迫不及待地向南扩张，侵吞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干涉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独立，控制了整个加勒比海地区。这样，在拉丁美洲就形成了前门逐狼、后门进虎的局面。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渺茫、颓唐沮丧。这种思想感情首先在最能反映时代气息的文学形式——诗歌上表现出来。在拉丁美洲诗坛上，独立战争时期朝气蓬勃、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诗歌凋零了，代之而起的是逃避现实、脱离群众、讲究形式、注意技巧的现代主义诗风。在艺术上，诗人们追求构思的新奇、用词的典雅和韵律的自由与和谐。他们消极地沉醉在自己的诗歌天地里，企图通过艺术技巧的改革，来摆脱宗主国文学的影响，从而表达要求民族独立的愿

望。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是资产阶级文人处在精神危机之中而又不甘寂寞的产物。从本质上说，现代主义诗歌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它是浪漫主义要求超脱现实而走向极端的表现。在艺术上，它又是对浪漫主义的否定，将无可奈何的哀怨忧压迫缩在精雕细镂的华贵造型之中。

现代主义诗歌从法国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诗歌中吸取了营养。印象派和颓废派也给它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前者表现在对色彩印象的捕捉和对朦胧意境的追求，后者则表现在诗歌主题的“非道德观念”。

但是现代主义诗人的借鉴绝不仅仅限于法国文坛，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他们向沃尔特·惠特曼学习了文学自由，向爱伦坡学习了音乐性。他们不但学习和模仿同时代的西班牙作家，而且也从中世纪和黄金世纪的宗主国文学中吸收了营养。

尽管有上述形形色色的因素，现代主义诗歌却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流派。无论题材、感情、词汇、形式都是新的。这种创新也波及到散文和小说。这种崭新的华丽文风，象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使伊比利亚半岛对拉丁美洲的文学影响发生了逆转。拉丁美洲文学第一次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对欧洲文坛产生了反作用。

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诗人要成为自己作品的主宰，要由自己来决定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卢文·达里奥在《世俗的圣歌》的前言中就引用了德国音乐家华格纳对其弟子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尤其是不要模仿我。”在前言的末尾，他再次强调：“第一条法则就是创造性：创造。当一个缪斯为你生了儿子，其余八位也就怀了

孕。”正是这种态度使外来的艺术借鉴与美洲的主题思想得到了统一；也正是这种态度，使现代主义诗人的格调截然不同，有的在“象牙之塔”里陶醉，有的发出了抗议的呼声。

现代主义诗人的个人主义气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主观色彩、对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对自由的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实现了浪漫派作家所追求的双重自由：人的自由和艺术家的自由。前者使这个流派与颓废派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它成了第一个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文学流派。

总起来说，现代主义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逃避现实、脱离群众：大多数现代主义作家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他们热衷于纯粹的美，不承认文学的社会作用。他们将自己封闭在虚构的“象牙之塔”里，逃避眼前残酷的现实，没有勇气正视贫穷、落后和非正义的人压迫人的社会。

（2）追求纯粹的艺术，热衷韵律的革新：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现代主义使拉丁美洲的诗歌和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革新。独立战争结束以后，拉美各国文学界的主要倾向是渴望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创造自己的民族风格。因此，西班牙教士曾大力推广的十四行诗受到摒弃，诗人们从欧美、尤其是从法国文学中吸取了营养。他们推崇龚古尔兄弟所倡导的富于想象力的“艺术文笔”，赞赏勒孔特·德·李勒的帕尔纳斯派的诗歌理论，采纳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音乐性及其朦胧的意境，将惠特曼的自由诗奉为楷模，甚至也不拒绝西班牙古老的、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罗曼采。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在格律上都有所创新，尤其是西班牙语中的自由诗，正是在现代主义运动中诞

生的。

(3) 优美的形象，典雅的语言：出于对纯粹美的追求，现代主义诗人多喜欢用天鹅、百合、宝石、玛瑙等美好的事物来作比喻。在遣词造句上，深思熟虑，反复推敲，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卢文·达里奥在《世俗的圣歌》中说：“正如每个字都有灵魂一样，每行诗除了词藻的和谐，还要有理想的旋律。在现代主义诗歌中，西班牙语有了发展，不少词汇的寓意更加含蓄和深刻，同时也吸收了不少外来语。但应该指出，由于过分追求词藻的华丽，现代主义诗歌未能完全摆脱西班牙贡戈拉派的影响，以致堆砌夸张、艰深晦涩，使人难于捉摸和理解。

(4) 虚幻的意境，忧伤的感情：诗歌是形象思维的艺术，当然要有虚构和想象。但现代主义诗人一般是借想象的翅膀，在虚无缥缈的幻境里翱翔，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卢文·达里奥称这种想象中的意境为“蓝色的世界”。蓝色象征着纯洁美丽的天空和烟波浩淼的海洋，它绝不会和尘世混为一谈。然而虚幻的意境，优雅的形象并不能掩饰现代主义诗人的哀怨和忧伤。天鹅纵然纯洁优雅，它那弯弯的长颈却象个问号一样，引起诗人对尘世的疑虑。诗人们不仅为国难、家愁而悲伤，也为个人的不幸而叹息。他们中的许多人家业凋零，穷愁潦倒，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深恶痛绝却又无力抗争。在他们当中，有的身患重病，有的身陷囹圄，有的相貌奇丑，有的落地就成孤儿，有的全部诗稿被大海吞没。命运的打击更加重了现代主义诗人的伤感情绪。

(5) 世界主义和异国情趣：现代主义诗人所描写的常

常是遥远的异国。日本、中国、印度是他们喜欢神游的地方。墨西哥的塔夫拉达和阿根廷的卢贡内斯都曾将日本的“俳句”移植到拉美诗坛。哥伦比亚诗人吉列尔莫·瓦伦西亚还翻译了一本题为《震旦》的中国诗选。此外，他们为了逃避眼前的现实，还常常沉湎在古代的王国中。东方的公主、希腊神话中的仙女、法国的凡尔赛宫都是他们憧憬的对象。

总之，现代主义是一种贵族的艺术，尽管诗人们大多在政界或新闻界供职，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它是一种现代人的艺术。尽管它广泛溶合着古代的文化；它是美洲人的艺术，尽管它有着深刻的欧洲文化的烙印；它是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艺术，尽管诗人们大都陶醉在“象牙之塔”里寻求内心平衡和精神寄托。正如卢文·达里奥所说：“你们在我的诗中会看到公主、国王、皇宫的陈设以及那些遥远国度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厌恶自己出生的时代和环境。”由此可见，现代主义诗人对现实不满而又不愿奋力抗争，便采取了消极回避的态度。然而这毕竟是“对艰难痛苦的现实的一种抗议”。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使现代主义诗人不可能一味地逃避残酷的现实。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影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进程，促使它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在此期间，有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拉丁美洲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889年10月至1890年1月，在“泛美主义”外衣的掩护下，成立了“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即今天的美洲国家组织（OEA）。这个组织的建立为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

洲的渗透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使现代主义运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并促使它向新世界主义转化。

（2）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美国控制了古巴和加勒比海地区，西班牙失去了在美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这不仅使西班牙蒙受了损失和耻辱，也震撼了西班牙美洲作家的心灵。北方邻居的扩张野心使他们重新感到与西班牙的血缘关系。他们意识到，纵然法国文学培植了他们的艺术细胞，可西班牙与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美西战争提高了现代主义诗人对美国的警惕，同时密切了与西班牙的关系。

（3）巴拿马共和国的“诞生”进一步暴露了“山姆大叔”的侵略本性。

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使得拉丁美洲作家不能不重新考虑眼前的现实。在他们中间，有人完全脱离了“象牙之塔”，成了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何塞·桑托斯·乔卡诺）。就连卢文·达里奥也一改《世俗的圣歌》的格调，写出了象《致罗斯福》这样的作品。从此，美洲开始成为诗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他们已经不再迷恋遥远的东方和古老的希腊，对土著文化传统的挖掘和对印第安英雄的歌颂使他们的作品产生了新的活力。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就是卢文·达里奥所说的“具有印第安血统的天真无邪的美洲”。达里奥的《生命与希望之歌》、乔卡诺的《美洲魂》以及卢贡内斯的《百年颂》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作。

作为一个运动、一个时代、一个流派，现代主义文学经历了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在文学史上，一般将1882年——何塞·马蒂的《伊斯马埃利约》发表作为这个运动的开始。1888年——卢文·达里奥的《蓝》问世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形

成。现代主义文学以诗歌为主，可以分为先后两个时期，《世俗的圣歌》的发表（1896年）是它们的分界。1916年卢文·达里奥逝世以后，现代主义诗歌走向没落。诗人们开始分化，各自以独特的形式反对异国情调和精雕细镂。现代主义诗歌逐渐为先锋派所取代。

现代主义初期的著名诗人有：何塞·马蒂（1853—1895，古巴）、迪亚斯·米龙（1853—1928，墨西哥）、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纳赫拉（1859—1895，墨西哥）、胡利安·德尔·卡萨尔（1863—1893，古巴）、何塞·阿松森·席尔瓦（哥伦比亚）等。

何塞·马蒂是我国读者熟悉的诗人。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为古巴的独立和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最后在战场上牺牲。他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批评家，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艺术主张和诗歌创作上，何塞·马蒂与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纳赫拉一样，堪称现代主义的开路先锋。然而崇高的境界，充实的内容和激越的情感又使他的作品独树一帜，与许多现代主义诗人的格调迥然不同，这正是有些人不愿将他划入现代主义范畴的原因所在。

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位蜚声欧美诗坛的大师，这就是尼加拉瓜诗人卢文·达里奥（1867—1916）。

卢文·达里奥于1867年1月18日出生在尼加拉瓜内地的小镇梅塔帕（即今天的达里奥城）。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后来他也象自己父系亲属那样，将一位高祖的名字达里奥作为姓氏。在他出生前一个月，他的父母

就分居了，一位姨外祖母收养了他。这位寄人篱下、生活艰难、神经过敏的少年聪颖、早熟，从小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诗歌天赋。11岁时就以布鲁诺·埃尔蒂亚等笔名发表诗作；13岁已经在中美洲崭露头角；14岁便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其风格显然受了蒙塔尔沃的影响；15岁时，他应邀在国民议会上朗诵一百首十行诗，受到广泛的好评。为此，国民议会曾通过一项派遣他赴欧访问的专门决议，但由于他朗读的诗句过于激烈，近乎“无神论者”的观点，总统本人将这项决议废除。在这个时期他常在人们婚丧嫁娶的礼仪上即席赋诗，借以挣钱糊口，因而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第一个职业诗人。

由于爱情纠葛，他曾被关进监狱。1886年6月，在朋友的劝告下，他到了智利，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三个年头。在圣地亚哥，他为报刊撰稿，过着清贫劳碌的生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时代报》文艺批评版编辑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门多萨和智利总统的儿子佩德罗·巴尔马塞达。前者学识渊博，熟悉各种文学流派，后者拥有收藏丰富的图书馆，使达里奥接受了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作家的深刻影响。此外，巴尔马塞达也使他接触了上流社会，那里的奢侈豪华、奇珍异宝为他日后躲在“象牙之塔”里的创作提供了素材。1886年末，他在瓦尔帕莱索海关任职，同时为《先驱报》撰稿。1887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牛蒡》和《智利光荣颂》，后面这部集子在智利诗歌比赛中获奖。1888年他又出版了《诗韵》和《蓝》。诗文集《蓝》不仅为他本人赢得了声誉，也是现代主义文学成熟的标志。1889年，他开始与阿根廷的《民族报》合作，并回到中美洲，参与了萨尔瓦

多、危地马拉以及他的祖国尼加拉瓜的政治活动。同年，他作为《民族报》的记者访问了北美和欧洲。在巴黎与诗人魏尔兰交往，向这位嗜酒成性、颓废潦倒的象征派诗人倾注了青年人的热情和崇拜。

此后，他一直以记者和外交使节的身分活跃在欧美文坛，先后发表了《世俗的圣歌》（1896）、《生命与希望之歌》（1905）、《献给米特雷的歌》（1906）、《献给阿根廷的歌》（1910）、《秋天的诗及其他》等诗作。

1911年，由于酗酒过度，他几乎完全丧失了意志能力，沦为商业广告杂志的工具。1914至1916年，卢文·达里奥侨居美国。这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对世界的前途更加迷惘、惶惑，每日借酒浇愁，健康日益恶化。1915年他创作了《和平》一诗，谴责美国对大战袖手旁观的态度。1916年2月6日，在孤独、苦闷、贫穷、绝望之中，由于严重的肝硬变，卢文·达里奥在手术台上与世长辞。

出身贫寒而具有超人的天赋，生活困窘又具有目空一切的清高，道德崩溃却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达里奥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中，充满了矛盾。当我们分析达里奥的作品时，应当和他的身世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卢文·达里奥的诸多作品中，有三部诗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蓝》、《世俗的圣歌》和《生命与希望之歌》。最后这一部诗集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现代主义诗歌从逃避现实向新世界主义转化的标志。

1896年，卢文·达里奥的《世俗的圣歌》问世，巩固了现代主义在美洲和西班牙诗坛的地位。恰恰到了这一年，现代主义的几位先驱人物都已与世长辞。达里奥成了拉美诗坛

公认的领袖，现代主义成了风靡整个大陆的文学潮流，现代主义诗人大批地涌现出来。在现代主义晚期的诗人中，不少人反对他们前辈那种逃避现实，只描写天鹅、仙女和异国风光的唯美主义倾向，要求把注意力“转向西班牙美洲自己的历史、景色和人民”。他们既是现代主义的继承人，又是现代主义的叛逆者。其中比较重要的诗人有以下几位：

里卡多·海梅斯·弗雷伊雷(1868—1893，玻利维亚)、阿马多·内尔沃(1870—1919，墨西哥)、恩里克·贡萨莱斯·马丁内斯(1871—1952，墨西哥)、吉列尔莫·瓦伦西亚(1873—1943，哥伦比亚)、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1874—1938，阿根廷)、胡里奥·埃雷拉·伊·雷西格(1875—1910，乌拉圭)、何塞·桑托斯·乔卡诺(1875—1934，秘鲁)等人。

当现代主义诗歌在西班牙语美洲盛行的时候，在巴西先后出现了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诗歌。前者的代表人物有奥拉沃·比拉克(1865—1918)、赖蒙多·科雷亚(1860—1911)、维森特·德·卡尔瓦略(1866—1924)和阿尔贝托·德·奥里维拉(1859—1937)等。后者的代表人物有克鲁斯·伊·索萨(1862—1898)和阿方索·恩里克斯·德·科斯塔(1870—1921)等。

四

1916年，卢文·达里奥与世长辞，人们将这一年做为现代主义的结束和当代诗歌的开始。在这以后，虽然现代主义晚期的诗人马丁内斯、卢贡内斯和乔卡诺仍在继续创作，但他们的作品中已经包含着背叛现代主义和孕育新的诗风的因素。

从1910年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几次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墨西哥革命（1910）、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十月革命（1917）、西班牙内战（1936—1939）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都对当代拉丁美洲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战争与革命引起诗人们对世界的怀疑、对人生的探索、对前途的迷惘和对社会的抨击。在文学领域中，诗人们要求打破一切旧的统传，创造新颖的诗歌形式。于是，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下，拉丁美洲的先锋派诗歌开始崛起。

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时期的诗歌，它的创作时间一般是从1910年至1930年。后现代主义诗人虽然还在沿用现代主义某些传统的形式，但他们已经摒弃过分雕琢和堆砌的唯美主义倾向，他们注重用朴实无华的形式抒发真挚的内心感受和描绘外界的现实。这样的特点在恩里克·贡萨莱斯·马丁内斯的作品中已经有所表现。1910年，他重新发展十四行诗《扭断那天鹅的脖子》，决心抛弃现代主义

“阳春白雪”的高雅象征，回到身边的景物中来。阿根廷诗人巴尔多梅罗·费尔南德斯·莫雷诺是“朴素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他摒弃现代主义诗人对异国或宫廷的描写，着眼于自己周围广泛的现实生活。他说：“对华而不实的文学的自然反感使我产生了这种描绘外部现实和表述精神境界的纯朴、概括的方式。”与莫雷诺异曲同工的是墨西哥诗人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从《赤诚的血》问世（1916）以后，他就成了描绘日常生活和外省风情的典型诗人。

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出现了几位女诗人。她们是乌拉圭的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1886—1914）、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1895—1979）、阿根廷的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1892—1938）和智利的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她们虽然都为拉丁美洲的女性赢得了荣誉，但是她们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却是极不相同的。

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1886—1914）的一生是个令人惋惜的悲剧。她于1886年10月24日出生在蒙得维的亚一个富裕家庭。从小表现出诗歌天赋，受到家庭宠爱。十六岁时开始在《红与白》杂志上发表诗作。曾学习法语、绘画和音乐。她是一位苗条的、引人注目的漂亮姑娘。1913年8月13日，经过五年恋爱之后，与恩里克·何布·雷耶斯结婚。她敏感的心灵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同年10月6日即与他分居，回到父亲家里。1914年7月6日雷耶斯将她杀死，并在她身旁自杀。就这样，拉美诗坛上的一颗新星过早地陨落了。

阿古斯蒂尼的生活和人品有两面性。表面上，她是一个聪明、美丽、天真的小姑娘，有着光明的前途；然而她的内心却蕴藏着惊涛骇浪般的可怕的激情。在人们对她的描述

中，都只谈到了她的表面形象，对于她的内心世界，只有通过她的作品才能看出来。

阿古斯蒂尼生前发表了三部诗集：《白色的书》（1907）、《晨曲》（1910）和《空杯》（1913）。《爱神的念珠》和《阴间的天体》是在她死后于1924年出版的。

斯托尔尼的诗作有《不宁静的玫瑰》（1916）、《甜蜜的创伤》（1918）、《无可挽回》（1919），《消沉》（1920）、《赭石》（1925）、《七口井的世界》（1934）和《假面具与三叶草》（1938）。此外，她还有剧本《世界的主人》（1927）和散文集《爱情的诗篇》（1926）等著作，正当她的文学事业成绩辉煌的时候，斯托尔尼患了癌症。1937年她的好友、乌拉圭著名作家基罗加的自杀更加重了她的沮丧和恐惧。1938年10月25日，在疾病和痛苦的折磨下，她投海自杀，年仅四十四岁。

在几位女诗人中，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是最幸运的。幸福的童年、美满的婚姻、崇高的荣誉，她兼而有之。1929年，乌拉圭人民授予她“美洲的胡安娜”的光荣称号。后来她又在瑞士、秘鲁、玻利维亚、巴西、比利时等许多国家荣膺勋章。1947年她成为乌拉圭科学院文学院士；1950年出任全国作家协会主席；1953年她被授予“美洲妇女”称号；1959年获全国文学大奖。她的主要诗作有《钻石之舌》（1919）、《野根》（1920）、《罗盘》（1930）、《迷失的女性》（1950）、《苍鹰》（1953）、《金子和风暴》（1956）等。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真名叫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是智利杰出的女诗人，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她的主要作品有《绝望》（1922）、《柔情》（1924）、《有刺的树》（1938）和《葡萄压榨机》（1955）。

翻开米斯特拉尔的诗集，我们很快便会发现，它并不是以语言的典雅使人爱不释手，更不是以韵律的精巧令人拍案叫绝，而是以它那火一般的爱的激情在感染着读者，吸引着读者，呼唤着读者。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炽烈的情爱、深沉的母爱和人道主义的博爱。正是这种闪耀在字里行间的爱的激情，使她的诗歌在群星灿烂的诗坛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辉，使她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未尽的年代，在“厄瓜多尔”号轮船上，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手中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和证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文学艺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革。历史视野的开阔，现代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分化，精神危机的加剧，使人类的意识和情感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倡导文学艺术与资产阶级现存秩序和古典主义的传统模式彻底决裂，这一系列新兴的艺术流派统称作先锋主义。

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下，拉丁美洲也出现了先锋派诗歌。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智利诗人维多夫罗的创造主义和以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为代表的极端主义。

维多夫罗主张艺术家要超越眼前的现实，提出诗人的天职“第一是创造，第二是创造，第三还是创造”的口号。维多夫罗主张摒弃一切流派，打破一切传统，系统地阐明了创造主义的诗歌理论。帕斯称他是“打开当代拉美诗歌大门”的诗人。

极端主义是以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为首的一伙诗人于1919年在西班牙创建的，当时博尔赫斯也在那里。他们在宣言中说：“我们的口号是‘极端’，在我们的信条中，能一视同仁地容纳表现新的追求的一切倾向。”博尔赫斯于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将这一新的文学流派移植到拉丁美洲。

以创造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的先锋派诗歌对拉丁美洲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杂志应运而生，宣传它的美学主张和创作原则，如阿根廷的《多棱镜》（1921—1922）、《船头》（1924—1925）、《马丁·菲耶罗》（1925—1927）、墨西哥的《视野》（1925—1927）、《当代人》（1928—1931），古巴的《前进》（1927—1930）、哥伦比亚的《新人》（1920），秘鲁的《阿玛乌塔》（1926—1930）和委内瑞拉的《星期五》（1937—1941）等。

先锋派诗歌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倾向，例如在波多黎各称做“泛美学主义”、在古巴称做“纯粹诗歌”、在墨西哥称做“噪音派”等，然而在打破一切文学传统、反映新的时代特征和精神危机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特征。拉丁美洲先锋派诗歌不仅受欧洲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影响，而且还借鉴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艺术形式。

这些形形色色的先锋主义流派，从个体来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显赫的成就，然而在总体上却造就了一代伟大的诗人。象塞萨尔·巴列霍、巴勃罗·聂鲁达、尼古拉斯·纪廉等诗坛巨星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并且发出了耀眼的光辉。他们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循规蹈矩，没有拘泥于某一个流派的束缚，而是从不同的流派中吸取营

养，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这才铸成了他们遐迩闻名的大家手笔。

塞萨尔·巴列霍是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拉丁美洲特色。对他来说，诗歌创作首先要通过语言的创新去寻求真理。他的诗歌语言既抒发了自己汹涌的激情，又表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当然，也正是这种标新立异、独出心裁的追求和探索，使他的作品变得晦涩艰深。

巴列霍的诗歌创作是围绕着时间、死亡、人生、历史等题材进行的，家庭和故乡也是他吟咏的对象。他的语言风格虽然不断变化，但却始终以令人心碎的声音来抒发人生的痛苦。

《黑色的使者》是巴列霍的第一部诗集，当时他明显地接受了现代主义诗人卢文·达里奥、埃雷拉·伊·雷西格和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的影响。然而与现代主义诗歌不同的是，在巴列霍的作品中，并没有世界主义的因素，却具有地方的、民族的、本土主义的特点。这是不同文化传统的融合，是美洲大地的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美学观念。

尽管《黑色的使者》具有现代主义诗歌的明显烙印，然而在许多方面却已经孕育了《特里尔塞》的先声。诗人在这部集子中毫不掩饰地抒发了自己的内心情感，表现了独具一格的人道精神和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

《特里尔塞》（1922）是巴列霍于1919至1922年间在利马写成的。首次出版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31年何塞·贝尔加敏在西班牙为该书作序并再次出版时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赞赏。

在巴列霍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经济萧条和危机之

中。他所看到的不是人类的繁荣，而是不幸的加剧。当他创作《人类的诗篇》（1923—1938）时，已经不是狂热追求诗歌的“绝对自由”的青年，他已经看到了人类所受的重重桎梏。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不是乌托邦的变种。他始终在号召人们与非正义的社会进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诗篇》与《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1937）是相辅相成的作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的革命思想和斗争精神在中篇小说《钨矿》（1931）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部作品中，他强烈地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对秘鲁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并号召人民进行反抗。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歌与这部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在《特里尔塞》和《人类的诗篇》中，巴列霍没有直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目的，而是通过忧伤的情调、神秘的意境、讽刺的口吻、肢解的语言将恶梦般的、支离破碎的现实焊接起来，不过焊接的目的却正是为了将它打碎。他的诗歌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这是我们中国的读者不容易体会到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先锋派诗歌出现在古巴文坛。在先锋派诗歌的发展过程中，“黑人诗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它将古巴黑人的天然活力与朴实无华的日常口语融为一炉。尼古拉斯·纪廉（1902—）和埃米里奥·巴利亚加斯（1910—1954）是具有代表性的人。尤其是前者，善于将非洲黑人的语言与西班牙语结合起来，并使音乐与诗歌相映生辉，在黑人诗歌、社会诗歌和新民歌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主要作品有《松的旋律》（1930）、《松戈罗·科松戈》（1931）、《西印度有限公司》（1934）、《西班牙，四种苦

恼和一种希望》（1937）、《给士兵的歌和给游客的歌》（1937）、《人民的鸽子在飞翔》（1958）、《爱情的诗》（1964）、《伟大的动物园》（1967）、《齿轮》（1972）等。

巴勃罗·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是继卢文·达里奥之后拉丁美洲诗坛上最灿烂的明星。他的作品已译成多种文字，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一生创作了数十部诗集。我们可以把他的诗人生涯分为四个时期：

（1）1917—1927，代表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2）1928—1934，代表作是《大地上的居所》；

（3）1935—1961，这是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主要作品是《第三个居所》、《漫歌集》、《遐想集》等；

（4）1962—1973，主要作品有《黑岛纪事》、《船工号子》、《孤独的玫瑰》等。

《漫歌集》是聂鲁达的代表作，是他的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是他献给整个拉丁美洲，当然首先是献给智利的史诗。在这部宏伟的诗集中，这位代表着大自然的声音、来自智利南方林区的青年，在经受了城市生活的磨练和政治斗争的洗礼之后，现在成了人类的代言人。

《漫歌集》分为十五章，共有二百四十八篇诗作。从美洲对人的召唤——第一章《大地上的灯》象征着人的潜意识——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即最后一章《我是》。其中包括对“征服者”的描述，对“解放者”的颂

扬，对压迫者、剥削者、掠夺者，独裁者的谴责，对鞋匠、水手、渔夫、矿工、农民和民间诗人等穷苦大众的赞美以及诗人的生平、愿望和理想。尤其是第二章《玛丘·碧丘之巅》和第九章《伐木者，醒来吧》更是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是全书的精华部分。

“玛丘·碧丘”在印第安土语中是“古老”的“金字塔形山丘”的意思。聂鲁达于1943年9月1日辞去驻墨西哥总领事之后，途经巴拿马、哥伦比亚和秘鲁回国。在秘鲁境内，他专程来到古印第山区旅行。回忆这段经历时，他写道：“在到达祖国之前，我路过秘鲁，来到玛丘·碧丘的废墟。因为山区没有平路，我们骑马来到这里，从高处眺望被安第斯群山所包围的石建筑物。白色的雾气从大河上（指的是乌鲁班巴河）袅袅升起，我显得非常渺小，感到自己也曾在这里挖过壕沟，凿过石头，便产生了创作这首诗的激情……”。

《玛丘·碧丘之巅》是一部小的史诗。在这首近五百行的诗中，作者不仅回顾了历史的足迹，讴歌了美洲的风光，赞美了人民的品德，同时也表现了他本人从一个空虚的个人主义者发展成为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的过程。

聂鲁达的作品，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他的题材的人民性是分不开的。尤其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他所描写的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如西班牙内战，智利人民的斗争，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等等。在将政治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他注意保持语言和艺术形象的魅力，注意将现实主义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正

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折扣的……”。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我们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他属于什么“主义”，我们只能说他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互相结合的产物。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是墨西哥当代最著名的诗人，是继聂鲁达之后在拉丁美洲诗坛上升起的又一颗明星。他的父亲是墨西哥革命（1910—1917）中著名将领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驻纽约的代表之一。但是帕斯并没有继承父业，而是走上了文学道路。他从十七岁开始创作生涯，曾和一些作家共同创办《巴朗达尔》（1931）和《墨西哥谷地手册》

（1933）等诗歌杂志。1937年他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作家联盟。马德里的严酷现实震撼了诗人心灵，《在法西斯炸弹下》（1937）就是他精神状态的写照。回国后又主办了《车间》（1938）、《浪子》等文学刊物，成为“车间”派诗人中重要的一员。1944至1945年在美国研究拉丁美洲诗歌。从1945年起从事外交工作，曾出使法国、印度、日本、瑞士等国。旅欧期间，与超现实主义作家过从甚密，参加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活动。1963年获比利时第六届国际诗歌大奖。1968年为抗议本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辞去了驻印度大使职务，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学科研机构中供职。1971年回国后继续从事创作活动。1981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在思想上，帕斯热衷政治而不满现实；在创作中，他满怀激情又富于想象，即有对社会的满腔义愤，又有对生活的

浓厚兴趣。他的人生道路就是在政治活动与孤独寂寞的矛盾中徘徊的。诗人以赤诚的叛逆和热烈的追求，极力维护正义和美的双重价值。帕斯认为诗人不仅要有鲜明的个性，而且要成为社会的一员，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人民的喉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帕斯反对“噪音派”和“现代人派”诗歌，认为它们是脱离人民的特殊的文学世界，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当然，他并不否认这两个流派在诗歌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帕斯主张将“纯粹诗歌”和“社会诗歌”这两种水火不容的倾向统一起来。

在诗歌创作中，帕斯反映了墨西哥当代知识分子彷徨、迷惘的情绪，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品格。他的创作道路是环形的，即从“自我”出发又回到“自我”，诗人自己是其作品内在冲突的根源。他继承了维森特·维多夫罗、塞萨尔·巴列霍等拉美诗人的开拓精神，通过对“自我”、“非我”、时间、空间、生命、死亡、性爱等各方面的探索来表现社会和人生的本性。他的作品既富于深刻的哲学含义，又具有明显的玄学色彩。

帕斯认为：“在二十世纪，一切语言的创造都是批判，一切批判又都是创造。我们发现语言不仅是一种手段，它我们将我们合成，又将我们分解。”从这样的论断中，可以看出帕斯对语言的激进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从十九世纪法国诗人马拉梅开始的，《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性》是这种态度典型表现。这种倾向导致了诗歌的隐晦和朦胧。有人将这种倾向与贡戈拉派诗人的巴洛克风格进行对比，然而两者恰恰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贡戈拉派的隐晦在于诗风绮丽，这种倾向的隐晦则在于它的批评精神，在于它的潜在含义和弦外

之音。如果说巴洛克主义是使人眼花缭乱，这种当代的新诗歌则令人头晕目眩：这是一种对于“眼睛所看不到的事物”的揭示，是对现实的“背面”和人生的“奥秘”的研究。帕斯正是这种拉美新诗歌的一面旗帜。

帕斯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对当代拉丁美洲诗人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他们要么遵循帕斯的诗歌理论，追求诗意的朦胧深邃与着眼于对人类自然属性的揭示和探索，要么就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致力于政治诗和讽刺诗的创作，注重对人类社会本性（包括阶级性）的刻画和表现（如尼加拉瓜当代诗人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这两种不同的倾向，是互相矛盾的，但是也有彼此相通的内在联系。

帕斯在当代世界诗坛上也占有一定地位，正如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说：“目前，帕斯不仅是墨西哥最伟大的作家，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水平的作家也是当之无愧的”。

当代的拉美诗坛，五光十色，相映生辉，难以尽述。在这篇名符其实的“漫谈”中，只能有选择地作些介绍，使读者有个大致的了解。在此还应简单地补充一点本世纪巴西诗坛的情况。从1922年的“现代艺术周”开始，年轻的巴西诗人引进了欧洲现代派诗歌。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所提的现代派（或现代主义）与西班牙语美洲以卢文·达里奥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是两回事。巴西的现代派文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2年至1930年，重要诗人有马里奥·拉乌尔·德·莫赖斯·安德拉德（1893—1945）、奥斯瓦尔德·德·索萨·安德拉德（1890—1954）、吉列尔莫·德·安德拉德·伊·阿尔梅达（1890—1969）、卡西亚诺·里卡尔多·莱特（1895—1974）、梅诺蒂·德·皮克希亚（1892—）

等；第二阶段是从1930至1945年，卡尔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1902— ）、科里洛·门德斯（1901—1975）、若望·德·利马（1895—1953）、维尼休斯·德·莫赖斯（1913—1980）、塞西莉亚·梅雷莱斯（1909—1964）是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第三阶段始于1945年，这时巴西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即“45年代派”。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1920— ）。

最后还要就这本诗选本身说上几句。这是一本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编排时基本以诗人的生年为序。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有一些著名诗人未能入选，但所选各家大都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巴西诗人的作品是请孙成敖和范维信二同志选译的。西班牙语美洲诗人的作品，除署名者外，都是我在编写和讲授《拉丁美洲文学史》的过程中翻译的。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同行们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希望有更好的选译本问世。

赵振江

1987. 6. 15

目 录

移植·借鉴·创新

——拉丁美洲诗歌漫谈（代序） 1

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1533—1594）

〔智利〕

阿劳加纳（节选） 1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

（1651—1695）〔墨西哥〕四首

对一味责备女性、自己言行不一的男人

们的反诘 13

泪流慰痴情 17

抱怨命运：厌恶陋习、取悦缪斯 18

神爱有感 19

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1780—1847）

〔厄瓜多尔〕

胡宁大捷：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节选）

..... 21

安德雷斯·贝略（1781—1865）〔委内瑞拉〕

一首

热带农艺颂.....29

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 (1803—1839)

[古巴]二首

在乔卢拉的神坛上.....44

流亡者之歌.....51

戈麦斯·德·阿维利娅内达 (1814—1873)

[古巴]二首

离开祖国的时候.....57

日暮沉思.....58

何塞·欧塞维奥·卡罗 (1817—1853) [哥

伦比亚]三首

钦波拉索的颂歌.....63

告别祖国.....64

和你在一起.....66

贡萨尔维斯·迪亚斯 (1823—1864) [巴西]

一首

流放之歌.....69

胡安·克莱门特·塞内亚 (1832—1871)

[古巴]四首

一八五一年八月十六日.....71

菲德利娅.....72

十四行诗.....78

致燕子.....79

拉法埃尔·蓬博 (1833-1912) [哥伦比亚]二首

夜间 (十四行诗) 81

有一位老太太·····	82
何塞·埃尔南德斯 (1834—1886) [阿根廷]	
高乔诗歌—马丁·菲耶罗(节选)·····	85
奥莱加里奥·维克多·安德拉德 (1839—1882)	
[阿根廷]一首	
神鹰之巢·····	100
曼努埃尔·贡萨莱斯·普拉达 (1848—1918)	
[秘鲁]四首	
世界主义·····	111
致爱情·····	112
生与死·····	113
永恒的规律·····	114
曼努埃尔·阿古尼亚 (1849—1873) [墨西哥]	
一首	
夜曲·····	115
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龙 (1853—1928)	
[墨西哥]二首	
致葛罗丽娅·····	122
打开池塘的闸门·····	125
何塞·马蒂 (1853—1895) [古巴]九首	
我的小骑士·····	127
两个祖国·····	128
心中的树·····	129
硬马鬃·····	130
纯朴的诗(五首)·····	131
曼努埃尔·何塞·奥冬 (1858—1906)	

〔墨西哥〕二首

寄托.....136

播种.....137

曼·古铁雷斯·纳赫拉 (1858—1895)〔墨

西哥〕四首

复活.....138

倘若你死去.....140

那时.....143

蝴蝶.....144

阿尔贝尔托·德·奥里维拉 (1859—1937)

〔巴西〕一首

墙壁.....147

赖蒙多·科雷亚 (1860—1911)〔巴西〕二首

感怀.....149

鸽子.....150

若昂·达·克鲁斯·伊·索萨 (1861—1898)

〔巴西〕一首

囚禁灵魂的监狱.....152

波尼法西奥·毕尔内 (1861—1936) 〔古

巴〕一首

我的旗.....154

胡利安·德尔·卡萨尔 (1863—1893)

〔古巴〕一首

思乡.....157

何塞·阿松森·席尔瓦 (1865—1896)

〔哥伦比亚〕一首

夜曲（第三首）	162
欧拉沃·比拉克 (1865—1918) [巴西] 一首	
老树	165
维森特·德·卡尔瓦略 (1866—1924)	
[巴西] 二首	
花儿与小溪	166
旧题重谈	168
卢文·达里奥 (1867—1916) [尼加拉瓜]	
十四首	
牛蒡（选四首）	169
小奏鸣曲	171
神游	174
天鹅颂	175
金星	177
鸽子	181
一双眼睛的歌	184
忧郁	185
至罗斯福	186
向我们的堂吉诃德先生祈祷	189
命中注定	193
路易斯·贡萨卡·乌尔比纳 (1868—1934)	
[墨西哥] 二首	
我望着她去了	194
独白	195
里卡多·海梅斯·弗雷伊雷 (1868—1933)	
[玻利维亚] 二首	

总是.....	198
英雄.....	199
阿马多·内尔沃 (1870—1919)[墨西哥]三首	
如果一根刺将我刺伤.....	200
你，还在等.....	201
平静的海洋.....	202
阿方索·恩里克斯·德·科斯塔 (1870—	
1921) [巴西]一首	
伊斯马利亚.....	204
恩里克·贡萨雷斯·马丁内斯 (1871—	
1952) [墨西哥]三首	
扭断那天鹅的脖子.....	206
明天，诗人们.....	207
没见过海的姑娘.....	208
吉列尔莫·瓦伦西亚 (1872—1943) [哥	
伦比亚] 一首	
骆驼.....	210
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 (1874—1938)	
[阿根廷] 二首	
闲趣.....	214
失去的巢.....	215
胡里奥·埃雷拉·伊·雷西格 (1875—	
1910) [乌拉圭]一首	
梦的颜色.....	216
何塞·桑托斯·乔卡诺 (1875—1934)	
[秘鲁]二首	

夸耀·····	217
征服者的战马·····	218
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 (1888—1921)	
〔墨西哥〕三首	
早开的花·····	224
妹妹，让我哭吧·····	225
我的表妹阿盖达·····	226
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 (1886—1914)	
〔乌拉圭〕三首	
不速之客·····	228
难言之隐·····	229
我的爱恋·····	230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1889—1957)	
〔智利〕七首	
痴情·····	234
死的十四行诗·····	236
天意·····	239
孤独的婴儿·····	242
大树的赞歌·····	243
热带的太阳·····	246
工人的手·····	253
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 (1892—1938)	
〔阿根廷〕五首	
祖传的负担·····	256
渺小的男人·····	257
祈求·····	257

新家族·····	258
神圣的爱情·····	259
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 (1895—1979)	
〔乌拉圭〕六首	
像春天一样·····	261
无花果·····	262
生命与根·····	263
村居·····	264
野趣·····	265
傍晚·····	266
无缘无故的幸福日子·····	267
若热·德·利马 (1895—1953)〔巴西〕一首	
那个黑女人富洛·····	269
塞萨尔·巴列霍 (1893—1938)〔秘鲁〕七首	
黑色的使者·····	274
悲惨的晚餐·····	275
遥远的脚步·····	276
逝去的恋歌·····	277
悼亡兄米格尔·····	278
一个人肩上扛着面包走过·····	279
群众·····	281
维森特·维多夫罗 (1893—1948)〔智利〕五首	
诗的艺术·····	283
水镜·····	284
夜·····	285
海员·····	285

离去.....	287
路易斯·帕莱斯·马托斯 (1898—1959)	
〔波多黎各〕二首	
村镇.....	289
地貌.....	290
卡洛斯·佩利塞尔 (1899—1977) 〔墨西哥〕二首	
风暴与宁静.....	293
在波哥大致赫尔曼·阿尔希聂卡斯....	297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900—1986)	
〔阿根廷〕三首	
诗的艺术.....	300
葡萄酒之歌.....	302
局限.....	303
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贝尔南德斯 (1900—)	
) 〔阿根廷〕二首	
为一个山区儿童的灵魂祈祷.....	304
恋爱.....	307
何塞·戈罗斯蒂萨 (1901—1973) 〔墨西哥〕一首	
谁给我买个桔子?	310
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1902—)	
) 〔巴西〕二首	
若泽.....	312
在路的中央.....	315
尼古拉斯·纪廉 (1902—) 〔古巴〕五首	

我的小姑娘·····	316
两个祖先的歌·····	317
我不知你为什么以为·····	320
城墙·····	321
甘蔗·····	323
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 (1902—)	
〔墨西哥〕三首	
平静的歌·····	325
秋游·····	326
罗曼塞·····	327
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 (1903—1950)	
〔墨西哥〕二首	
空气·····	330
杜撰·····	331
巴勃罗·聂鲁达 (1904—1973)〔智利〕八首	
情诗(第二首)·····	332
情诗(第十五首)·····	333
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	334
十一月七日：胜利节日的颂歌·····	337
玛丘·碧丘之巅·····	340
天上的诗人·····	361
侵略者·····	363
海滨之花的颂歌·····	365
萨尔瓦多·诺沃 (1904—1974)〔墨西哥〕三首	
钟·····	367
归来·····	368

我的生活像个湖泊·····	369
曼努埃尔·德尔·卡夫拉尔 (1907—)	
〔多米尼加〕一首	
黑人，你家中一无所有·····	370
埃里伯·坎波斯·塞维拉 (1908—1953)	
〔巴拉圭〕一首	
一杯土·····	374
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 (1908—)	
〔委内瑞拉〕二首	
播种·····	379
诗歌·····	380
巴勃罗·安东尼奥·夸德拉 (1912—)	
〔尼加拉瓜〕二首	
画着政治家形象的票箱·····	382
夜色是一位陌生的女子·····	383
维尼休斯·德·莫赖斯 (1913—1980)	
〔巴西〕二首	
大海·····	384
至爱·····	385
爱德华多·卡兰萨 (1913—)〔哥伦比亚〕三首	
例外·····	386
诗韵·····	387
火与海·····	388
尼卡诺尔·帕拉 (1914—)〔智利〕四首	
幸福的日子·····	389
过山车·····	392

礼仪.....393

自己.....394

奥克塔维奥·帕斯 (1914—) [墨西哥]

十四首

致一位牺牲在阿拉贡前线的战友的

挽歌.....396

姑娘.....400

夏夜.....401

鸟儿.....403

情侣.....404

两个身体.....404

大街.....405

观海.....406

诗人的墓志铭.....407

太阳石 (节选) 408

你的眼睛.....414

真实.....415

谚语.....415

另一个.....416

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1925—)

[尼加拉瓜] 五首

政治诗.....417

阿多尔夫·巴埃斯·保奈的墓志铭.....418

诗篇 (五) 419

有一个尼加拉瓜人在国外 (节选).....421

塔万蒂苏约的经济.....422

〔智利〕埃 尔 西 利 亚 · 伊 · 苏 尼 加
(1533—1594)

阿 劳 加 纳

(第一部分第二章节选)

托梅和其他酋长
迅速地来到土人中间，
艰难地分开人群
使他们费力不浅；
尚未来得及血战
怒吼声令人胆寒，
最老的酋长科洛科洛
就这样开始发言：

“捍卫国家的酋长们，
我已不奢望掌权，
由于我，你们争斗，
见此情，令我心酸，
先生们，按我的年纪，

已经在死亡边缘；
对你们一贯的热爱
促使我向诸位进言。

“我们为什么谋求光荣职务
并让人知道重任在肩
既然不能使黎民百姓
免于被征服的苦难？
我们不能互相争斗
却忍受西班牙人的熬煎；
最好以这愤怒的举动
与残暴的敌人周旋。

“啊，阿劳加人！你们的怒气冲天
会导致国土无谓的沦陷。
你们的手在捣毁自己的内脏，
却不去抵抗强权！
天主教徒已经打到眼前，
你们却将利刃刺向自己的心房？
即便你们情愿一死
也不要这样可悲、可怜。

“请将武器和怒火
转向那些人的胸膛，
他们用无耻的挑衅
将残酷统治加在你们身上，

我要向大家宣告：抛弃可恶的枷锁，
显示勇气和力量：
不要让国家的鲜血白流
要用鲜血来挽救危亡。

“看到你们内心的骄傲
我并不感到沉重，而是受到鼓舞，
不过我担心你们的勇气
会因失去控制而误入歧途：
我们之间要是各不相让
祖国会因此而灭亡，
如果一定要走到这个地步
请先割断我的脖腔。

“我这个干枯的身躯
受命运多少打击，
多少灾祸都躲过去，
如今只求在利剑下安息，
来生会交上好运，
早点死早点安心。
然而要关心公共利益，
我在此还要讲一番道理。

“你们的勇力相近，
苍天一视同仁，
地位、财富、出身，

你们势均力敌；
品德高尚，勇气超群，
你们都能统领大军：
你们都有受之无愧的高贵的天分
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标准。

“我希望凭你们的臂力
尽快地解决问题；
但是要选出最高首领，
大家都听从他们调动；
这树干谁扛得时间最长，
首领就由谁担当；
诸位机会均等，
各自要去力争。”

大家聚精会神
聆听老人明理；
会场一片沉寂，
也曾有意见分歧：
按照最佳方案
终于使众人统一：
酋长们一致赞成
年迈老者的建议。

会有人产生疑团
这件事不难发现：

在一个强大的省份，
军队如此活跃的时间，
法律、命令比比皆是，
难道没有确定的长官，
非要经过这竞争的场面
才能确定谁掌军权？

对此我要作如下答复：
这里本来有议会选举的头目，
在盆科·埃尔·艾纳维略——如前所述，
被我们搞得一塌糊涂，
都说为和平而来，
其实与事实不符，
在饭中给他投毒，
使得他一命呜呼。

霎时间弄来木桩
我不敢估计重量：
粗大的雪松树干
转动它十分艰难；
帕伊卡比轻松地抓起
稳稳地扛在健壮的双肩，
小伙子坚持了六个钟点，
想达到七小时未能如愿。

卡约古皮尔飞步向前，

自以为众人中数他勇敢，
将树干放上高高的肩膀，
五小时已使他疲惫不堪；
瓜莱莫是一个聪明的青年，
超不过前者，便结束试验；
安格尔紧接着扛起了木桩
也只坚持六个钟点。

普伦随后坚持了半天，
翁格尔莫比他稍多一点；
莱包皮亚扛了四个半小时，
再也无法延长时间；
莱莫莱莫扛了七个钟头，
在此期间从未停闲，
从这里到那里又蹦又跳，
直到将他的精力耗完。

埃里古拉准备迎接考验，
用力地撑起雪松树干：
九小时后放在一边，
拈棵草的力气都已用完；
杜卡佩罗坚持十四个钟点，
他的优势遥遥领先；
林科亚忽然异军突起，
喧哗声又变得鸦雀无言。

他从肩上扯下斗篷，
露出可怕的两把宝剑，
将笨重的木桩举起
放在结实的双肩：
轻松地踱来踱去，
似乎是并无重担：
从日出扛到日暮
还没有感到疲倦。

黑夜很快地垂下帐幔，
没有阳光令人心烦；
但狄安娜^①给人带来光明，
这时节她显得分外耀眼；
林科亚还没有放下重担，
尽管已经破晓亮天，
他一直坚持到次日中午，
才将树干扔在一边。

在场的诸位观众
一个个噤若寒蝉，
都以为不会有人

① 即阿耳弥忒斯，古希腊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宙斯和勒托的女儿，阿波罗的孪生姐姐。有关她的神话各种各样，这就使人们认为她的形象是许多地方性神祇的统一体，因此成为狩猎女神、分娩女神、庇护野生动物的女神和月亮女神。在现代语中，她成为志行高洁的淑女的同义词。

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这优势会使他赢得
发号施令之权，
他成为名符其实的首领
乃是理所当然。

看到自己像鹤立鸡群，
那莽汉洋洋得意，目中无人，
这时候考波利坎
悄悄地来到台前：
生来就有一只失明的眼睛
像一颗小石榴颜色发红，
如果说他的视力较弱，
身体可是力大无穷。

高贵的青年是彪形大汉，
严肃、稳重、凜凜威风，
处事从来一丝不苟，
刚烈、耿直、公正廉明；
身材魁梧、胸肌丰满，
结实、敏捷、轻巧、机灵，
足智多谋、善于应变，
坚决果断、遇事从容。

大家对他表示欢迎——
尽管我不知他们是否高兴：

关于比赛的前因后果
人们向他一一说清。
当看到阿波罗已经
藏入深深的海中，
便决定将对他的考验
推迟到翌日的黎明。

考波利坎的来临
使人们议论纷纷：
有人支持林科亚
有人说后者勇气超群；
有人在二者中间打赌，
纵不打赌，也有疑云，
他们面向东方耐心等待
太阳神的骏马驰骋飞奔。

玫瑰色的黎明冉冉升起
使云朵变得色彩缤纷
唤醒农夫和可怜的人们
日复一日从事耕耘，
它使枯萎的田野
恢复了失去的颜色和清新。
当考波利坎迎接考验
旭日为山谷撒满黄金。

他漫不经心、充满自信，

将那坚硬、多结的树干抓紧，
宛如将一根轻细的木棒
放在自己强劲的肩上。
看到他那健壮有力的体魄
观众们惊得张口结舌，
林科亚的面孔也变了颜色
对他的胜利已失去把握。

那莽汉在空场上谨慎地移动，
白昼全速地向前运行；
阳光缩短长长的阴影，
他的斗志却未放松
黄昏时太阳收拢了光线，
也未能使他有半点怠慢；
繁星清晰地露出了面庞，
那勇士依然未感到疲倦。

明月从潮湿阴冷的卧室出来
将这节日的活动观赏，
使农田花木停止了生长，
用阴暗的黑纱将它们遮上：
考波利坎的斗志不衰
精力反而更加高涨，
动作自如、表情轻松
好似没有承担任何重量。

从两个居高临下的村社中央
提托诺斯^①的妻子露出了脸庞，
披散着金黄的秀发，
抖落冰冷的清霜，
使草地上打蔫的花草
带着湿润的露珠重泛绿光，
水珠儿镶嵌在花朵上
宛似彩石中的珍珠一样。

法厄同^②的金车驶出海面
沿着习惯的轨道运行：
迎着太阳的目光炯炯
群山收起了阴影朦胧，
拚搏的汉子支撑着重担
不知疲倦地来回走动，
尽管浓厚的夜色
又迈开脚步匆匆。

月亮重又东升
光芒迷漫着长空；
渐渐模糊，懒散、发红，
露出了苍白的面容，

① 提托诺斯是希腊神话中黎明女神厄俄斯的丈夫。

② 在希腊神话中，法厄同是太阳神赫里阿斯之子，曾驾着太阳神的四马金车出游。

当她最美丽的时候
伫望那新奇的竞争，
看到那时他已登榜首，
坦然地坠下苍穹。

那莽汉依然肩扛木桩，
丝毫未露出痛苦的模样，
努力遏制疲倦的侵扰，
精神一如既往地高涨。
阿波罗追寻着他的女友
已经撒下了万道光芒；
莱奥坎之子的表情
比开始时更加刚强。

当太阳在高空升起，
重负离开了肩膀，
他向前跨出一步
表示精力并未耗光：
观众发出一致的呼喊，
宣布了结论，对他言讲：
“我们将这艰巨的重担
放在如此坚定的肩上。”

.....

〔墨西哥〕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651—1695） 四首

对一味责备女性、自己言行不一的男人们的反诘

（四行诗）

男人们多么愚蠢
无端地责怪女人，
全然不见自己
正是责怪的起因。

既然以无限的渴望
向她倍献殷勤，
为何怂恿她作恶
又要她安守本分？

你们反对她们的抗拒
然后又煞有介事地

把她的爱恋
说成放荡不羁。

你们疯狂的想法
恰似这样的“勇气”：
先让孩子做鬼脸
然后又产生恐惧。

你们用愚蠢的自负
寻求意中的她，
追求时，她是泰斯^①
到手后，露克莱西娅^②。

这是何等滑稽
正如缺少教诲的人，
自己弄脏了明镜
又怪它模糊不清。

失意或者受宠，
你们的本质相同：
失意时，牢骚满腹
受宠时，得意忘形。

① 泰斯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爱姬。

② 露克莱西娅是一位罗马妇人，为“狂妄者”塔克文·苏佩布（古罗马第七王）之子所辱而自杀。

即便最谨慎的女子
也难得好的名声，
答应你们，杨花水性
拒绝你们，无意无情。

你们是如此愚蠢
一味地责备女人：
怪这个生性残忍
怨那个不够坚贞。

追求你们的女子
该如何掌握分寸：
薄情会使人不快
多情又使人气愤！

但你们的口味
在气愤与伤心之间
但愿她不爱你们
让你们怨气冲天。

你们爱恋的激情
为她们插上自由的翅膀，
将她们玷污之后
却又要她们高尚。

在一时冲动之下

谁应负更大的责任：
是经不住献媚而堕落的女子
还是因堕落而去献媚的男人？

尽管都有不轨的行为
谁更应受到责备：
是为了酬报而作孽的裙钗
还是为了作孽而酬报的须眉？

对于所犯的过错
何必如此惊慌？
要么就让她们保持贞洁
要么就敢作敢当。

你们先别去献媚
然后才有充分的理由
去责备女性的献媚
因为是她向你们乞求。

打消你们的傲慢无礼
我能铸造许多武器，
因为无论承诺或者请求
你们总是将魔鬼、肉欲和世界混在一起。

泪流慰痴情

亲爱的，今晚当我与你说话
正如你的面孔和行动所表明
用语言已经无法说服你
但愿你能看透我的心胸。

爱神啊，增强我的毅力，
战胜那似乎不可战胜的情绪；
因为在痛苦倾泻出的泪水里
破碎的心啊，渗着血滴。

够了，亲爱的，不要再严酷无情，
别让狂暴的激情折磨你，
别让卑鄙的疑惧打扰你的安宁——

那全是虚假的迹象、愚蠢的阴影：
在点点珠泪中，你已经看到
并接触到我破碎的心灵。

抱怨命运：厌恶陋习、取悦缪斯

世人啊，究竟为什么要将我冤枉？
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我只是想
使自己的理智变得高尚
而不是将它美化装璜。

我不重视金钱宝物，
是什么使我心满意足？
只有让智慧更加高深
而不是将它变成财富。

我不重视美貌动人，
它只是年龄庸俗的战利品，
虚荣富贵也不能使我欢欣；

我只愿在真理的追求中
消磨人生的空虚
而不愿在空虚中消磨人生。

神 爱 有 感

当神恩激励我
去攀登天梯，
可怜的重负
却压得我深深入地。

美德和习俗
在心中较量，
当它们搏斗时
心灵在衰亡。

尽管美德是那么坚贞
我仍担心它被打垮，
因为习俗是那么强大
而美德却是稚嫩的幼芽。

在黑暗的朦胧中
思维模糊不清；
既然理智失去了眼睛
谁还能给我光明？

我是屠杀自己的凶手
我是禁闭自己的监牢；
谁见过同一个人
自己将自己煎熬？

令人欢快的事情
我使它变成忧伤；
而我所造成的忧伤
却落在自己的身上。

我爱上帝并感到上帝的存在
而我自己的意志
却将安慰、十字架、避风港
变成了惊涛骇浪。

忍受吧，一切由上帝安排，
不过请按照这样的方式定夺：
罪过的确是痛苦
而痛苦并不是罪过。

〔厄瓜多尔〕何 塞·华 金·德·奥 尔 梅 多
(1780—1847)

胡宁大捷：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

(节 选)

可怕的雷声
震耳欲聋，地裂山崩
在燃烧的天空滚动
向主宰苍穹的上帝声明。

西班牙的乌合之众
空前残酷，
用血与火、奴隶制永恒的镣铐
威胁逞凶，
胡宁的闪电
将他们驱逐、瓦解，
胜利的凯歌
回声迭起、响彻群峰，
震撼了幽深的峡谷、陡峭的山顶，

这闪电和凯歌一齐宣告
玻利瓦尔主宰着
大地上的和平与战争。

人类豪放的艺术
竖起高耸云天的金字塔
使万国敬仰，百世流芳——
为将暴君们虚幻地神化
奴隶的双手建造了庙堂，
如今变成时间的笑柄，
疾风轻而易举地
将它们的镌刻抹光，
时间又用轻柔的翅膀
将它们推倒在地上；
将上帝和庙宇混为一谈的教士
长眠在那里，
头上一片瓦砾，周围阴暗凄凉——
啊，狂妄和可悲的榜样！

而那巍峨的群峰
昂首仰望苍穹，
俯瞰脚下的暴风雨
闪光、咆哮、暴怒、从容，
安第斯山，神奇的庞然大物
矗立在黄金的根基上
岿然不动，

用他的体重将大地平衡。
他将旁人的妒忌、
坏天气的狂怒、强权戏弄，
他是自由和胜利永恒的先锋，
他用深沉的回声
向世界最后的年代宣告：
“我们曾目睹胡宁大战的进行，
当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战旗飘舞
不可一世的军团失去纵横，
野蛮的西班牙人抱头鼠窜
或者投降乞求和平。
玻利瓦尔胜利了，秘鲁自由了，
在太阳庙的祝捷大典上
神圣的自由诞生。”

.....

是谁漫步在
俯瞰胡宁的山头上？
是谁在察看地势
选择决战决胜的沙场？
是谁在观察敌情
推敲打乱和歼灭敌人的韬略
使最猖狂者也难逃灭亡。
犹如矫健的雄鹰
自豪地从高空眺望，
在吃草的羊群中

使猎物魂飞魄丧！
是谁顷刻间
披挂上阵，奔下山岗，
孕育风暴的乌云
围绕在他的身旁，
剑光熠熠是荣耀的生动体现，
喊声如雷的轰鸣
视线似电的闪光！
是谁在战斗刚刚打响
便像胜利的使者神采飞扬，
驱使骠悍的骏马不停地驰骋
把捷报传向四面八方？……
除了他，还能有谁？
哥伦比亚和战神的儿郎！

他的声音在回响：“啊，秘鲁人，
那就是你们祖国
残酷的压迫者，
看吧，勇猛的哥伦比亚人，
那就是你们
在上百次获胜的鏖战中
从奥里诺科河
一直寻找的凶狠敌人：
他们有能力，你们有勇气，
光荣属于你们，
勇敢地为祖国战斗

是胜利最好的兆头。

前进！胜利向来
属于最勇敢的人：
谁不把胜利期待，
就注定失败！”

.....

一阵又一阵的战鼓
夹杂着号角的喧嚣
响声隆隆，
枣红马仰天长嘶
四蹄腾空，
两眼喷着怒火
迫不及待地向战场驰骋，
空中呼啸的子弹
所到之处，留下亡灵。
可怕的撕杀
长矛林立，剑树刀丛，
血光闪闪，杀气腾腾，
丢弃的利刃，肢解的尸体
在血流中浮动，
武士们冲锋陷阵
伤势越重，搏斗越凶，
刀来剑往，越拼越勇，
宁死不屈，甘愿牺牲.....
这一切都表明

命中注定的时刻到了，
为美洲人民报仇雪恨
向西班牙人将耻辱算清。

.....

那英雄神采奕奕
在第一线冲锋。
呼声震耳，宝剑闪动，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所向披靡，攻无不克.....
旷世奇才啊
千古留名！
哥伦比亚美丽的名字
写在他的前额上，他的周围
放射出耀眼的光明，
照得西班牙人眼花缭乱
昏迷、颤抖、失音、麻木，
剩一口气只为逃生。

正像黑夜里的歹徒
要挥动作恶的魔掌，
天空中突然一道闪光
吓得他将抖动的匕首扔在地上，
淫威变成了死的冰霜，
他只好退却，不寒而慄，惊恐万状。
战斗已结束。

敌人甘拜下风，丢弃了整个战场；
像受伤的麋鹿东逃西窜
逃到哪里，都是灭亡。
坐骑是他们战斗中的希望，
受伤的惊马在战场或队伍中
东奔西闯，溅起鬃毛滴下的血浆，
摔下骑手并把他践踏，
乌合之众仓皇逃命
或者胆战心惊地互相碰撞。

混乱加剧，恐惧增长，
在呐喊声中随风飘荡，
雷声隆隆的群峰一片惊慌。
这时节，胜利者
踏着伤亡者的躯体奔驰沙场
将逃者紧追，对降者宽宥。

万物之父哪，光辉的太阳，
秘鲁之神啊，请停下
火红疾驰的金车，
别藏起不可缺少的光芒……
再多照耀一小时^①！……
但这一小时不属于命运，
神听到了人民的愿望，

① 据诗人原注，胡宁战役在下午五点开始，天很快便黑了。

解开了头上宝石的光环；
转瞬间，天边镶上了金黄，
辽阔的苍穹光线转暗，
安第斯山背后一片迷茫。

夜展开了黑色幕帐：
败兵们丢盔弃甲
和伤心、惊恐的首领一道
战兢兢，不知逃向何方！
连自己的影子也使他们颤抖，
终于在夜色中消失
带着耻辱和惊慌。

祖国的胜利！啊，上帝！
胜利属于哥伦比亚！
光荣属于玻利瓦尔！啊，胜利！
.....

[委内瑞拉]安德雷斯·贝略（1781—1865）
一首

热 带 农 艺 颂

啊，肥沃的土地
太阳神的恋人
时刻围绕你的情侣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将阳光爱抚的万物孕育！
你用沉甸甸的谷穗
为夏天编织花环；
你用葡萄
将酿酒的木桶装满；
你的果园美丽娇艳
赤橙黄绿
五彩缤纷颜色全；
微风习习，馨香缕缕
洋溢在花间；
从无边的草原

到终年积雪的山巅，
碧毯上
牧群无数，点点斑斑。

你盛产美丽的甘蔗
榨糖似蜜
世人抛弃了蜂房。
杏子红得像珊瑚一样，
杯中泛起甘甜的果浆；
仙人果嫣红耀眼
使蒂罗^①的染料失色；
靛蓝草色泽丰润
与蓝宝石争光……
酒是你的，受伤的龙舌兰
为幸福的阿纳瓦克^②的公子们
倒出琼浆；
叶子是你的，当厌倦
在轻烟缭绕中消失，
使悠闲如愿以偿。
你为咖啡树丛
披上茉莉的衣裳，
你赋予它的芳香
使节日里酒神的狂热下降。

① 蒂罗是古代腓尼基人的著名商业港口。

② 阿纳瓦克在此是墨西哥的代称。

高尚的椰林
为哺育你的子孙
经营它丰富多彩的领地，
菠萝为他们酿制佳饕，
木薯是天然面包，
马铃薯结出黄橙橙的果实，
棉花沐浴和煦的微风
绽开金黄的玫瑰，雪白的绒桃。
鲜艳的西蕃莲
伸开碧绿、茂盛的藤蔓，
为你挂满了多汁的果实、成串的花苞。
高贵的玉米——谷物之王
为你充实了颗粒；
赤道地区幸福的人们啊，
在造物主伸长手臂
赐予你们的美好礼物中
手屈一指是香蕉
累累硕果压弯腰。
对人类的劳作
用不着更高的奖赏，
修枝的剪刀和犁铧
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稍事耕作足矣！
奴隶的手
摆脱了繁重的劳役；
作物迅速生长

上茬刚刚枯萎
下茬已在周围挺立！

然而，肥沃的土地
如果不向任何地方献出宝藏
如果不是天生的仔细周到
你懒散的居民将会怎样！
啊，如果真正的幸福终于懂得
朴实的农夫在门口的召唤
胜过那虚伪的宣扬！
抛开愚昧、幻想、
龌龊的懒惰、虚假的闪光！
那些先生，有幸成为
如此富饶、快乐、多姿多彩的土地的主人，
他们出于什么可悲的幻想
竟把祖国的产业弃置不顾
丢给唯利是图的信仰，
将自己禁锢在可怜城市的混乱中
那里有野心勃勃的邪恶
帮派势力的嚣张，
懈怠使爱国热情冷却；
那里的奢华毒化了风尚，
陋习将天真的年龄严重地损伤！
那里没有男子汉的工作
年轻人无法锻炼成长，
却在用金钱买来的

廉价、污秽的色情中
糟踏自己的健康；
在纯洁的胸怀里点燃了
淫荡的烈火，
以此来消磨宝贵的时光；
或者在喧闹、无耻的赌桌旁醉生梦死，
直到朝霞升起在东方。
难道这样能够培养
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创建和支撑国家的栋梁？
难道酒绿灯红、轻歌曼舞
会使青年人谦逊、坚定
变成祖国的骄傲和希望？
这样的人
耳听靡靡音响
身宿温柔之乡，
以女性的纤细
涂脂抹粉、打扮梳妆，
游手好闲地度日
只知纵欲荒唐，
难道会坚定果断地
遵循严酷的法则，
在吉凶未卜的格斗中
会冷静地对待剑影刀光，
在法庭上
面对目空一切的法官的狂妄

难道他会斗志昂扬？

对待战争与和平的事业

胜利的罗马并非这样；

他们首先将国家的命脉

交与粗壮的手掌，

它受过犁把的磨炼

沐浴过炎热的骄阳；

在农夫熏黑的茅屋

他们将子女教养，

这才用拉丁人的勇气

扫平了世间的强梁。

啊，幸运的主人

出生在美丽的地方，

仁慈的造化

将它的恩赐描绘

为了赢得你们的欢畅！

请冲破强大的引力——

囚禁你们的城墙。

庸庸碌碌之徒，

需要奢华

而又为奢华需要的贾商，

一步一趋地

追逐高官显位的诱饵的人们，

阿谀奉承的寄生虫

在那里津津乐道地经营混乱、肮脏！

田园是你们的遗产：那里有你们的欢畅。
你们热爱自由？自由在田野
而不在那样的地方
权贵们前呼后拥，
显赫的太太身着时装，
真理牢牢地拴在胜利的战车上，
昏庸的平民追逐财富，
贵族酷爱百姓的颂扬。
或者你们喜欢高尚？
啊，生活最好的老师
是偏僻乡村的幽静安祥，
在那里，心灵是自己的法官
将口头的标榜落实在行动上！
你们寻求长久的欢乐
寻求人生最大的幸福
和安稳的地方——
有欢笑又有哭泣
芒刺总是陪伴着花香？
去吧，去享受田园的幸福
和平、宁静，
农民们没有妒忌埋怨
与世无争；
劳动、快乐、纯洁的空气
为你准备了舒适的环境；
粗茶淡饭的味道
使你免受暴饮暴食的病痛；

安定的起居，古朴的茅棚
能增进健康、陶冶性情。
每日清晨
呼吸山间的空气，
会使你疲惫的身体
精力旺盛，
减缓恼人的衰老，
染红少女青春的面容。
难道幸福的爱恋
会使包含着端庄的激情
不够缠绵？
或者少女的异国情调
和迷人的梳妆打扮
不讨人喜欢？
要么是心灵无动于衷地
听取毫不掩饰地表达情感
言行一致的天真的语言？
那里的手势、脚步、笑颜
不是从镜子到讨厌的排练，
那里不缺少
诚实、红润的脸庞，
将它染红的是谦虚和健康，
也不乏
注视腴腆爱情的眼睛，
那里的小径，条条通向心灵。
你们将等待

系结更幸福的婚姻的红绳？
那时，利息会贬值，
性爱的主宰
会使灵魂和双手不再追求利禄功名，
相同的喜好，合适的年龄，
自由的选择，相互的激情
尽在爱情中。

那里也有应尽的义务：
治愈战争的百孔千疮。
肥沃的田野
变成了不毛之地，
让它重新变作人类农艺的奴隶
驯服地进贡纳粮。
让河水认出昔日的归途
流向水磨和干涸的池塘。
让斧头劈开茂密的森林，
大火吞噬一切，
在毫无价值的黑暗的林莽中
开出一条条街巷。
让山谷为干渴的甘蔗
披上御寒的服装，
在清凉的山上
让苹果、梨树和天空
将西班牙母亲遗忘，
让咖啡种植园

装点山岗；
让龙牙花慈母般的树荫
为旁边的可可幼苗遮阳，
让这里花开如笑，那里果木飘香……
这是迷人的胡思乱想？
农艺之神啊，
人类的母亲，
手持弯镰的奴仆们
听从你的声音。
我看到昏暗、茂密的丛林被占领，
我听到各种各样的响声，
我感到混乱的动静，铁器铮铮，
远处的回声使撞击倍增。
年老的木棉在呻吟，
使人们长时间地疲劳，
在上百把斧头下颤动，
终于倒下，庞大的树冠失去了威风。
野兽逃遁；飞禽抛弃宝贵的巢穴
丢下羽毛未全的幼雏
伤心地去找人迹未至的林丛……
我在将什么观看？
劈啪作响的烈焰
火光冲天
在枯萎森林的废墟上
四处蔓延。
大火在远处怒吼，

黑烟向上盘旋
一团压着一团。
娇艳的翠绿，旺盛的生机
只剩下死去的树干，灰烬一片；
昔日繁华的遗迹
任风儿戏弄翻卷。
且看粗犷的林莽
在有条不紊、自豪的斧砍声中
已经变成富饶的田园。
枝叶相交
白昼掩映在茁壮的树干之间；
第一朵花蕾已经开放——
美的欣赏，欢乐的希望：
笑容可掬
揩干净辛勤的农夫的前额，
从远方
描绘出饱满的果实、丰收的景象，
将田野的贡献
装满了箩筐，盖遍了山岗；
和巨大的财富一起
向垦荒者奔来
胀破了广阔的粮仓。

仁慈的上帝！莫让汗水白白地流淌，
愿赤道地区的农民将你感动
用意志和善良。

经历了多少劫难、动乱、渴望，
经历了多年的野蛮摧残和扫荡，
今天终于从痛苦的昏迷中
重新焕发出勇气
向你乞求更多的仁爱慈祥。
他那粗犷而又真诚的善良
在你的眼里找到了仁慈，
那并不是减轻痛苦的动人的未来
并不是使哭泣消散的金色梦境的幻象；
不要让突然袭来的暴雨
虐待娇嫩的蓓蕾；不要让蛀虫冷酷的牙齿
将它吞掉，
不要让狂风将它吹倒，
不要让漫长的炎夏将树木母体的汁液消耗。
命运的主宰啊，我终于赢得了你的笑颜，
美洲人甩下颈项上外国的锁链，
让他在苍天下巍然屹立，
让你赐予他的自由扎根、蔓延；
将罪恶的战争
葬入无底的深渊，
莫再让杀戮的刀剑
恐吓疑惧的农民，
他用乐善好施的农艺
滋养着祖国和家园；
让心灵摆脱惊恐，
让犁铧摆脱凄凉的锈斑。

为报复对不幸先辈的野蛮征服
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无论在什么地方
看到良田或城市的寂寞
怎不感到惊讶？
谁会历数可怕的
死亡、流放、漂泊、酷刑？
阿塔瓦尔帕和蒙得祖玛^①的身影
睡在伊比利亚人的血泊中。
啊，从高尚的座位，
飘逸的颂歌是你的踏凳，
阳光下，在肃然起敬中
歌声笼罩你的面容
——如果不幸的人们
有幸让你看上一眼——
为我们派遣天使吧，
和平的天使，让残忍的伊比利亚人
忘却古老的暴政，
对你神圣地赐予人们的永恒的法律
尊重、服从；
让他把没有握着武器的右手
（它曾鲜血淋漓）
伸给受伤害的弟兄；

① 阿塔瓦尔帕（1500—1533）是秘鲁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蒙得祖玛是墨西哥阿兹台卡帝国的末代皇帝。

如果天生的温柔在昏睡，
让它在美洲的怀抱中甦醒。
自豪的心灵
对幸福的黑暗不屑一顾
在血腥战斗的不幸中
激烈地跳动，
对权力或荣誉充满渴望，
对高尚的危险满怀深情，
只重视谴责与耻辱、
未从祖国得到的荣誉、
比王权更可爱的自由、
比桂冠更美好的和平。
公民啊，士兵
请脱下军服：
胜利的花束
悬挂在祖国的祭坛上
只有荣誉装点着伟业丰功。
亲爱的祖国，
在渴望的日子里
将看到胜利的和平；
在和平之神的眼前
世界会使灵魂充满喜悦和平静：
人们重新对工作感到鼓舞，
航船起锚，勇敢坚定
乘着友谊的和风，
车间生机勃勃，庄园热气腾腾，

镰刀割不尽五谷丰登。

啊，年轻的国家
戴着胜利的桂冠
屹立在惊愕的西方面前！
将农村赞美吧，赞美农民的简朴生活、
节衣缩食、粗茶淡饭。
这样你们将永远享有难得的自由，
野心不会泛滥，法律保持尊严。
尽管小径蜿蜒，崎岖艰险，
人们也会以你们为榜样
勇于登攀。
你们的后代将和你们
进行激烈的竞争；
荣誉簿上
将补充新的姓名，
它将向人间宣告：
“这就是那些人的后代，
他们的父辈
曾胜利地翻越安第斯山顶
在巴雅卡、在麦普沙滩、在胡宁
在阿普里玛^①光荣的战场上
使西班牙雄狮一蹶不振，丧失了威风。”

① 阿普里玛是一条河的名字，它流经阿亚库乔，在那里进行了最后打败西班牙军队的战役。

〔古巴〕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
(1803—1839) 二首

在乔卢拉的神坛上

多么美丽啊，
阿兹特卡人栖息的土地！
在她的怀抱里
从极地到赤道的各种气候
令人惊奇
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地区。
金黄的谷物和喜人的甘蔗
覆盖着平原。
柑桔、菠萝和飒飒作响的香蕉——
昼夜相等的大地的儿子们
和茂盛的葡萄、田野的青松、
潇洒的密涅瓦^①之树混成一片。

① 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密涅瓦之树即橄榄树。

终年不化的白雪为纯洁无瑕的伊斯塔西瓦尔、
奥里萨瓦和波波卡特佩尔^①戴上了王冠，
冬天具有破坏性的手臂
从未能加害肥美的农田。
印第安人满心欢畅，
眼看它们从淡紫变成金黄，
映衬着西边的太阳
平静地将金色的光芒
倾泻在终年不变的冰雪和永不凋谢的绿荫上，
眼看被感动了的大自然
以温暖的柔情在生活中激荡。

傍晚，和风在寂静中
收拢了翅膀，
在草木中进入了梦乡，
硕大的太阳将光环
沉入伊斯塔西瓦尔身后，
终年积雪在它的周围颤抖
溶化在金色的海洋；
廖廓的穹隆从夕阳的余辉
吸收了缤纷的彩色
在凌霄的天顶消亡
像苍天的门廊披上了光辉荣耀的盛装。
夕阳的闪烁渐渐失去活力，

① 这是墨西哥三座著名的火山，山峰终年积雪。

洁白的月亮和孤独的金星
挂在冷漠的天上。
幸福的黄昏啊！比绝妙的夜色
和闪光的白昼更美好的时刻，
你的和平使我的心灵多么舒畅！

我坐在乔卢拉
著名的金字塔上。
茫茫平原在我面前蔓延
一眼望不到边。
多么寂静！多么和平！谁会说
在这美丽的原野竟笼罩着
野蛮的压迫，谁会说这盛产谷物的土地，
这人血育肥的良田
曾有迷信和战争^①泛滥？

这时，黑夜垂下幢幔。
苍穹的淡蓝变得越来越暗；
在无边的平原上可以看见
平静的云彩的身影移动，
乘着微风的翅膀漫天飞翔。
纯洁的伊斯塔西瓦尔
映着银色、柔和的月光，
东方闪烁着千万颗星星

① 指伊杜尔比德发动的反对墨西哥独立的反动战争。

犹如无数的斑点金黄……

啊，光的源泉，

我向你们致敬，你们照亮

黑暗的夜幕，

你们是苍穹的诗章！

随着月亮的倾斜，

随着灿烂黄昏缓缓下降，

波波卡特佩特尔像巨大的精灵

在那黑暗的穹顶扩张，

它笼罩着我，轮廓不断地伸展，

直到使整个大地都笼罩着黑暗。

我将目光转向高耸的火山

迷漫着透明的云团，

巨大的身影

在西方的天空镶嵌。

阿纳瓦克^①的巨人！飞逝的岁月

如何不在你雪白的前额

留下一点痕斑？

时间奔驰，卷走了

年代和世纪，像北极凛冽的寒风

催促面前大海的波澜。

你曾见百姓和诸王

① 阿纳瓦克泛指墨西哥高原。

在脚下乱做一团，
像我们现在一样搏斗，
将他们永恒的城市呼唤，
用自己的光荣使大地疲倦。
到头来没留下记忆半点。
而你永生？或许有一天
你失常地从深深的基础上跌下，
巨大的废墟
将压垮阿纳瓦克荒原；
新的后代将站立在上面，
他们像你一样骄傲
将会推翻……

由于自然的法则，
一切都要死去。
就连这个我们赖以生存
如此光辉美丽的世界
也是另一个世界
变形、苍白的尸体……
在令人陶醉的观察中
瞌睡向我袭来。
时代的光荣驶入并消失在沉沉黑夜，
它向我降下了漫长的梦幻。
阿兹特卡人乡间的盛典
展现在我惊奇的眼前。
我看到在身披羽毛、沉默不语、

成群的首领中间
野蛮的暴君从富丽堂皇的王座上站起，
王座上镶着羽毛、黄金、白银；
伴随着鼓舞斗志的螺号的声音
庞大的队列向庙宇缓缓行进，
可怕的教士们在那里等候，
脸部和全身溅满人的斑斑血痕。
奴隶们惊得呆若木鸡，
将头埋在尘埃里，
对首领连看也不敢看，
他的眼里泛着
强权的横蛮。

阿纳瓦克，这就是
你的君主们，他们的傲慢，
暴政和可耻的迷信
已沉入非人的深渊。
是的，死亡，这无所不在的女神
同时损害着奴隶和君王
将平等写在坟墓上。
遗忘用它仁慈的斗篷
向现在和将来的种族
掩盖了你的昏庸和嚣张。
这庞大的机构
看到最不人道的迷信
在自己身上称王，

听到挣扎的牺牲品的呼喊，
那时节，教士残酷无情、毫无惧色
剜出了他们血淋淋的心脏；
只见浓浓的鲜血
热乎乎地迷漫了受辱没的春光，
用悲哀的面纱遮住了太阳；
只听教士们用恐怖的呼号
掩盖了痛苦的叫嚷。

金字塔啊，现在你
已经醒来，不声不响，
这比你无动于衷地睡上几个世纪
比你侍奉的迷信
在地狱的深渊里昏睡要强！
尽管如此，对于我们最近的子孙
你要成为有益的教训；
今天对那对苍天盲目无知的人
请像提坦^①一般，骄傲地发出轰响，
成为人类愚昧和狂暴
不光彩的榜样。

① 提坦是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的子女。

流亡者之歌

阳光普照，胜利的船头
劈开周围平静的波浪，
航船将浪花闪光的痕迹
深深地留在海上。

“陆地！”人们在呼喊，
我们热切注视着宁静的地平线，
远处出现一座小山……
我认识它……哭泣吧，悲伤的泪眼！

那是……面包山，我坚贞的知己，
我漂亮的女友们，我的情侣
都在它的山坡上呼吸……

“我有多少珍贵的爱留在那里！”

更远处，我亲爱的姊妹，
和我的母亲，尊贵的母亲
被寂寞和痛苦折磨，
终日为我呻吟。

古巴，古巴，你给了我生命，
光明、美丽、可爱的家乡，

在你幸福的土地上
凝聚我多少光荣和幸运的梦想！
我回首将你伫望！
今天严峻的命运压迫着我，冷若冰霜！
竟用死亡将我威胁，
企图让我葬身在出生的地方。

然而能奈我何，暴君的雷霆！
我毕竟获得了自由，尽管贫穷；
孤独的灵魂才是灵魂的中心；
没有和平、光荣，黄金又有何用？

虽然我被驱逐、流放，
严酷的命运压在身上，
我却不愿以自己的命运
换取伊比利亚暴君的权杖！

既然失去了幸福的幻想，
光荣啊，请赋予神圣的勇气。
我决心为胜利献身
还不敢诅咒自己的命运？

古巴将会有众多的心灵
对我烈士的命运充满羡慕之情，
他们宁愿光明磊落地死
也不愿痛心疾首地生。

坚贞的爱国志士

四周邪恶纵横，
或在将过去剖析
或在将未来辨明。

像光辉的安第斯山
穿过宁静的云层
聆听雷鸣电闪
在脚下震耳欲聋

甜蜜的古巴！在你的怀抱
人们会深刻、透彻地看到
物质世界的美好，
精神世界的糟糕！

上天使你成为大地的花朵；
可你不晓得自己的力量和使命，
却喜欢西班牙的暴君
血腥统治的罪行。

既然在你的田野上只能听见
暴君蛮横地发号施令，
奴隶可怜的呻吟，
恐怖的鞭挞声声，

你将终年常绿的衣裳伸向天空，
将缠着棕榈的前额
献给大海的亲吻，
又有什么作用？

在傲慢的恶习下面
道德被压成瘫痪，
力量被卖给
法律的罪恶和金钱。

千百个自高自大的蠢货
以论斤买来的荣誉
对亵渎神明的暴君
崇拜得五体投地。

对强权要靠勇气，
对死亡用死来抗拒：
恒心能将命运征服，
善于死的人总会胜利。

将千百年来光荣的名字
和迅速的飞驰紧紧相连：
我们展望未来的岁月
也展望头上的苍天。

与其痛苦地躺在床上
忍受着折磨死亡，
不如以勇敢的胸膛
抵挡敌人的刀枪。

愿战斗中的光荣
激励爱国志士的热情，
当他幸福地死去
用光环照亮他的身影。

你们害怕流血？

我们情愿在搏斗中血流汹涌
也不愿让它在陋习、苦闷和恐惧中
在迟钝的血管里慢慢腾腾。

你们有什么？在古巴的土地上
我们连一块安全的坟穴也找不到。
难道我们的血液不是用来
为西班牙暴君当作肥料？

如果这是实情：

人民只能戴着沉重的镣铐谋生，
残酷的苍天使他们命中注定
要受可耻、永恒的压迫欺凌。

这同样是不幸的实情：

我的心正与可悲的恐惧绝裂
要效法华盛顿、布鲁图
和加图高尚的癫疯^①。

古巴，你终将变得自由、纯洁，
如同你呼吸的光明的空气一般，
就好像你眼前的激浪
在亲吻你海边的沙滩。

① 布鲁图（约公元前85—42年）是古罗马政治家，共和主义者；加图有大加图和小加图二人，前者是古罗马政治家和作家，后者是其曾孙，也是古罗马政治家，共和制的保卫者。

尽管可耻的叛徒为他效劳
暴君的残酷也是枉然，
因为在古巴和西班牙之间
大海不会徒劳地掀起波澜。

〔古巴〕戈麦斯·德·阿维利娅内达
(1814—1873) 二首

离开祖国的时候

大海的珍珠！西方的明星！
美丽的古巴！像痛苦笼罩
我悲伤的前额，昏暗的夜幕
笼罩着你闪光的天空。

我即将起程！……为促使我
离乡背井，动作敏捷的劳工
升起船帆，你热带的微风
也急忙赶来吹个不停。

再见吧，幸福的祖国，可爱的伊甸园！
无论发狂的命运将我推向何方
你甜蜜的名字都将萦回在我的耳旁！

再见吧！……膨胀的船帆吱呀作响……

已经起锚……震荡的船身
劈开层层波浪，默默地飞翔。

日 暮 沉 思

夕阳染红奇妙的天边，
微风在阴暗的丛林中飘荡，
气息奄奄的落日的柔光
在山峦的背影里消亡。

沉默的河流升起云雾，
笼罩着平静温和的乡土，
为将草地充分地浇灌
落下来化作晶莹的露珠。

这是甜蜜休息的美好时刻，
沉沉夜色的忠实先行……
家畜入圈，飞禽归巢，
快乐的农夫回到家中。

这是悲伤的时刻，朦胧渺茫，
一切空间都变成梦乡，
在空中——那里清风习习——

建起了幻想的殿堂。

金星在西方出现，
从蓝宝石的座位撒下珍珠，
当看到它在平静地闪烁
我不知自己在赞颂什么。

爱的明星！银的闪烁！
神秘的光明！你喜欢我什么？
或许你是个美好的精灵
负责收集我们的叹息声声？……

是用回忆苦涩的甜蜜
来安慰我们的心灵？
还是用你闪烁着希望
来欺骗我们执著的憧憬？

啊，凄凉的傍晚！我爱你
并伤心地拜倒在你的眼前……
你愉快、宁静和清新的呼唤
会平息我心中的火焰。

我要远离那疯狂的喧嚷，
呼吸你喜人的芬芳，
同时在愉快的孤独里
回忆过去梦中的向往。

啊，但愿万能的清风
吹起氤氲朦胧，
结束我沸腾的渴望，
使爱化做永生！……

你啊，在大地的生活中无以名状，
我的誓愿，美好的理想，
你给激昂的灵魂多少神圣的享乐，
你给世界多少未知的渺茫。

你在何处？可在将我倾听？
我为何不能——摆脱压迫——
到你身边，我为何昏迷不醒，
受压迫的灵魂为何在锁链中哀鸣？

如果我在此挣开系紧的绳结
将会怎样划破长空飞翔，
就像朴实、轻盈的云彩
在纯洁无声的太空飘扬！

但是，天空中遨游的女郎
哪条是你们的路线？你们去向何方？
啊，你们全然不晓！……只是听天由命
顺从变化莫测的风向。

可我为什么要以狂热的激情

对等待我的命运寻根亮底？
为什么我充满渴望的理智
要弄清前途无限的神秘？

我们的智慧无法揭开
圣父布下的幕幃，
但他使我们的智慧
在广阔的希望中飞翔。

黄昏已经逃离：月亮乘着彩车
抹掉了红色的痕迹，
一支由繁星组成的沉默的军队
来守护夜的王位。

黑夜啊，我同样爱你：
我爱用鸡冠花和玫瑰
染红天空的霞光
但更爱你柔和神秘的月亮。

当我在你沉重的孤独中呼吸
当我在你平静的怀抱中
赞美苍白的繁星，
便会有一股神圣的暖流沐浴我的心灵；

如果太阳在旺盛的光焰中
显示上帝的美好和力量，

而你庄重宁静的温柔
则体现他的爱情，表明他的善良！

〔哥伦比亚〕何塞·欧塞维奥·卡罗
(1817—1853) 三首

钦波拉索^①的颂歌

啊，神圣的山中之王
暗淡的银盔戴在头上，
狂风在他的手中大作，
暴雨像大旗呼啦啦地飘扬！

伟大的钦波拉索！你热烈的目光
注视我们，今天又变得令人欢畅，
如今圣坛上的美洲人
尝到了灵魂的解放。

啊，倘若在倒霉的一天，
在祖国的棕榈树下面，
罪恶的阴谋篡夺了政权，

① 钦波拉索是厄瓜多尔境内的火山，高6310公尺。

啊，伟大的火山！显示神威吧，
用不可战胜的利剑，将暴君践踏的
齷齪的土地沉进大海的深渊！

告 别 祖 国

啊，远离了神圣的屋顶
它曾见我摇篮的摆动，
我，不幸的流亡者
拖着痛苦和贫穷。
靠在高高的船尾
逃离急匆匆，
眼望我们的山峦
沐浴日光中。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我像个孩子，在痛苦中
抓住你的斗篷；
然而你却从我的手里
将斗篷扯下，脸上怒冲冲；
用巨人的手臂
将我抛向大洋的彼岸，

气急败坏，充耳不闻
我的哭泣和喊声。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从今后，在大地的另一侧
我凄惨的飘零，
用哭泣向陌生人
乞求痛苦的面包：
我的拐杖将敲响
一个又一个门庭，
啊，在异地
有谁熟悉我的声音？徒劳无用！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有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啊，我只向你
要一块简陋的坟茔！
每天傍晚，迎着落日的余辉
挖土掘坑：
“去向外国人要吧！”
你的驳斥多么冷酷无情，
用石头将坑填满，
用脚掌将它踢平。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我带走一枝盛开的桔花
将它插在花瓶；
祖国蓓蕾的芳香
我嗅个不停！
它将用自己的阴影
笼罩我的墓穴，那时
我将听着叶子的窃窃私语
进入最后的梦中。
再见吧，祖国！亲爱的祖国，
我依然不恨你，何日再相逢！

和你在一起

啊，对骄傲我已厌倦，
对理智同样腻烦；
总之让我说吧，在你身边
就像心灵自语自言！

我不和你说重大的事件，
只想沉默不语，将你观看，
不去数可恶的钟点，
听着你的笑声娓娓而谈！

我愿和你在一起
就像上帝造就你的灵魂，
对你就像对一位少年时代
爱我们的好友故人；

重温我过去的生活
将现在知道的一切忘记，
在空虚中陶醉
并不知为何哭泣！

啊！上帝为了爱而造人！
是谁在那无名的时辰
使这不幸的人
得不到幸福的命运，

当漫长的不幸
将他爱的能力扭曲，
整个心灵燃烧着
倾注在一个女性的心里？

啊，亚当父亲！当你喜欢
空洞的智慧而不喜欢幸福，
人类在你的身上
犯了多大的错误！

什么是这里所谓的幸福

还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恐惧，
和你真心相爱的夏娃
天真无邪地相爱在一起？

唉！这一切竟在我们身上发生：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青春，
我们的故居，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天真，我们的品行！

当我们有的时候，对它小看，
失去以后，却又遗憾；
而我们哭泣那美好的事物
已经离去，再不回还！

[巴西]贡萨尔维斯·迪亚斯 (1823—1864)
一首

流 放 之 歌

我的故乡有茂盛的棕榈，
智慧鸟在林中欢声歌唱，
而这里婉转啼鸣的小鸟，
与我故乡的鸟儿唱得两样。

我们的天空星星更密，
我们的草地鲜花更多，
我们的森林更具有生命，
我们的生活更富有爱情。

深夜里我一个人苦思冥想，
欲寻得更多欢乐是在故乡，
我的故乡有茂盛的棕榈，
智慧鸟在林中欢声歌唱。

我的故乡充满着无穷乐趣，
在这里我却无法将它寻觅。
深夜里我一个人苦思冥想，
欲寻得更多欢乐是在故乡，
我的故乡有茂盛的棕榈，
智慧鸟在林中欢声歌唱。

上帝啊不要让我死在这里，
使我不能返回我的故乡，
不能享受在这片土地上
我无法寻觅到的无穷乐趣，
看不到有智慧鸟欢歌的
那一片片枝繁叶茂的棕榈。

(孙成敖 译)

〔古巴〕胡安·克莱门特·塞内亚
(1832—1871) 四首

1851年8月16日^①

一群食肉的恶狼
从山地奔到平原上，
嗅到血滴的气味
出自温驯的羔羊，
原来是老鹰的利爪
抓进它们的内脏，
这群食肉的恶狼
蜂拥扑向村庄，
一见痛苦的牧人
哭得好不心伤，
发出凶狠的嗥叫
将他手中的猎物争抢
并在原地吞光。

① 1851年，纳尔索·洛佩斯将军领导的争取古巴独立的远征失败，遭到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十九岁的作者写下了这首“席尔瓦”。

这一天我看到人群
如同恶狼一样，
闻到未掩埋的尸体，
便搜索广场和街巷，
在愚蠢的欢笑声中，
伴随军乐的轰响，
震耳欲聋的吼叫响彻天空，
争先恐后，扑向
野蛮，残酷的停尸场，
对人们僵硬的尸体
肆无忌惮地逞狂，
尽情欢乐，发泄愤怒，
将尸体撕碎，唾在死者身上。

菲 德 利 娅

**在每片落叶上
我都看到死的象征。**

——米利沃耶

我清楚地记得！十年前
一个宁静的傍晚！
我年轻，热情，

她纯贞，娇艳！
在一个树林中
坐上青石板，
看着河两岸
草儿在抖动。

我已不是当时的那个人：
心灵逢春，
火气凌云，
没有过失和痛苦的灵魂！
你也不是同一个你，
和从前完全两样，
命运发生了变化！
我多么悲伤，你已经死去！

我在她耳边窃窃私语，
她垂下头，
突然像孩子放出哭声，
我体验到初恋的爱情。
我们山盟海誓，
甜蜜的感受，永久的和平，
爱和信任，
都带到来生。
唉！我们
请流去的河水
和枯萎的花草

为这次崇高的会面作证，
还有匆匆飘逝的白云，
习习吹拂的微风，
森林的馥郁，
树叶儿的歌声。
那时候，我们
没有将未来的命运思量，
而是把纯贞的心愿
抛向希望的翅膀；
没看到在我们身旁
花儿已经发黄，
病态地弯下腰肢
开在娇弱的花茎上；
在神魂颠倒的时刻
竟没预感到
我终将悲伤，你终将死亡！

后来，在快乐的人群中
是舞蹈和欢笑，
她向高傲的世界
显示自己的谦恭、美貌。
口蜜腹剑的诱惑，
别有用心地讨好，
要亲吻她的痕迹，
抹去我的记忆。
但她的守护天使从天而降，

用翅膀
保护她的纯洁，
维护她最初的理想；
保持她美好的梦境
为了更实在的光荣，
保留森林的馥郁
在她深深的心灵，
保留宁静的傍晚
那记忆的温柔多情；
神圣安慰的没药①，
天真无邪的油葱②……

我没有守护的天使，
自从那个时辰，
我的星被吞没，
这最令人痛心；
在客厅里，一天晚上
伴随乐队快乐的音响，
我不知何故
心中笼罩死的惆怅；
我感到一种神秘的痛苦，
回过头来将她伫望，

① 没药 (mirra) 属橄榄科，是一种小乔木，枝上有棘刺。复叶，小叶三片，夏季开白花，总状花序，其味芬芳，可入药。

② 油葱 (Aloe) 又称芦荟，百合科，多年生草本，夏秋开黄花，或带红色斑点，可供观赏，亦可入药。

预感到将会发生的事情；
我会悲伤，她会死亡！

我走到远处的岸边
怀着这朦胧的恐惧，
用一滴辛酸的泪水
洗涤我的记忆。
用自己的情判断她的意，
我的坚毅变冷，
在归来的疑虑中
忘却了她的娇容。
当我回到自己的河滩
上帝给我留下什么东西？……
一种强烈的内疚
和菲德利娅的遗体！

阿图罗^①降到西方
沐浴灿烂的霞光，
温顺的风神
将竖琴的弦儿拨响，
鸟儿在柳枝上
懒洋洋畅游梦乡；
人们呼吸清爽的空气，
田野洋溢鲜花的芬芳；

① 阿图罗（Arturo）是牧夫星座中最明亮的星，即大角星。

傍晚的钟声
向黑暗致意，
在安静的怀抱里
造化伸向无际……
你已经闭上双眼！
永恒的黑暗已经降临，
我来将你陪伴，
可你已经在地下安身！……

我清楚地记得！十年前
那神圣的誓言，
今天最后一次来看你
实现我的心愿……
我已知发生的一切，
理解你的爱情和遗憾，
一个声音告诉我
你将我记在永生的心间。

然而……菲德利娅，
过去意味着荣幸，
现在却是悲伤，
我多么痛苦，你已经死亡！

十四行诗

温柔多情、幸福的男子
继承了家产，满怀希望；
春天播下作物的种子
秋天获得丰收的食粮！

幸福的男子满怀喜悦
庆幸自己美满的婚姻，
选中一位邻居的少女
作为自己的妻子和情人！

啊，高烧中的男子多么悲伤，
身在异地，远离家乡，
哀叹灵魂在昏睡中死亡！

啊，请将我运回故乡，
让我用自己灼热的光芒
去温暖古巴的太阳！

致燕子

奇异的信使啊，
在我牢房的脚下
快乐地飞翔，
燕子啊，你来自何处
又去往何方？

随着鲜花，浪花
你来到这个地点，
我在铁窗中呼唤
九月天空的
白雪和云烟。

我多么愿意
欣赏你留下的痕迹。
我愿置身于海上
重见凄凉的北方
变成燕子，飞翔。

我愿重返家园，
在那里，按照自己的习惯，

没有任何可怕的不幸
和女儿，妻子一起
沐浴火堆的爱情。

如果我那失去的温柔的爱人
托你带来什么信息，
当你回到这里的时候，
燕子啊，请继续旅行，
不要把我惦记。

旅行家，如果你要寻觅
柳树垂下前额的土地，
燕子啊，燕子
在曾经种植柳树的土壤上
只要有我，就没有你要寻找的地方。

你不要不安地飞舞
寻找我黑暗的，无人知道的坟墓。
燕子啊，难道你没看见？
在诗人的坟墓上
没有柳树也没有柏树。

[哥伦比亚]拉法埃尔·蓬博（1833—1912）

二首

夜 间

（十四行诗）

昔日的魔幻
已不能使我的心焦躁不安。
啊，祖国！家园！灵感！
安静吧！这一切都与我无缘！

串串果实
已不再将珍馐向我奉献：
他人快乐的喧哗
只能激起我惆怅的波澜。

这是上帝的意志。指责、埋怨
都是目光短浅。尊重天意
胜过主人，才会幸福陶然！

衰老是夜间的游客，
随着大地将它吞没
苍天的大门却友好地敞开在眼前。

有一位老太太

有一位老太太
除了水果、点心、烙饼、
鸡蛋、面包、鱼和肉，
什么吃的也没有。

品着鲜汤、巧克力、牛奶、
咖啡、茶和葡萄酒，
可怜的老太太却觉得
吃的、喝的都没有。

这位老太太连一座茅屋
都没有，她无处安身，
只有一所宽大的住宅
配置有花圃和园林。

没有人将她服侍
只有安德雷斯、胡安、吉尔、

八个女仆和两个穿制服、
打领结的佣人。

她从来无处可坐
只有椅子和沙发，
还有小凳、坐垫
和带靠背的软榻。

她只有一张大床
比祭坛还要辉煌，
铺着鸭绒和软垫
有多少绫罗、绸缎。

可怜的老太太
一年活到头，
只多了一岁年纪
少了一年阳寿。

每当地面对明镜
总使她又惊又怕，
另一个老太太戴着眼镜、
护耳小帽和假发。

可怜的老太太
没什么穿戴，
不过是各式各样的成衣、

五光十色的布匹。

除了皮鞋、拖鞋、高腰靴、
薄底鞋，她无鞋可穿，
因此在行走时
她总是光着脚板。

她从没有胃口
每当吃罢饭，
当她生病时
也没有康健。

她的背像弓一样驼，
她死于皱纹太多，
她再也不会抱怨
饥渴的折磨。

可怜的老太太，
临死时什么也没留下，
不过是土地、住宅、黄金、珠宝、
八只猫和一只黄鹂鸟。

愿她安息，愿上帝使我们
都能享受
可怜的老太太的贫困
并死于同样的病因。

[阿根廷]何塞·埃尔南德斯 (1834—1886)

高 乔 诗 歌

马 丁·菲 耶 罗

(节 选)

—

我在此放声歌唱，
伴随着琴声悠扬。
唱个人夜不能寐，
只因有莫大悲伤。
像一只离群孤鸟，
借歌声以慰凄凉。

我祈求天庭诸圣，

请将我思绪理清；
因为在此时此刻，
要吟咏在下生平；
请让我理解透彻，
并让我记忆分明。

众神仙各显奇迹，
齐为我排忧解难：
眼朦胧金花缭乱，
舌打结不能动弹。
我请求上帝保佑，
摆脱这困窘难关。

曾见过多少歌手，
俱都已功成名就。
可就是从此以后，
未能将声誉久留。
赛前奔跑耗气力^①，
赛时无力占鳌头。

克里约所到之处^②，
菲耶罗更能到达。
征途中从不却步，

① 赛马前，两匹马要同时从起跑线起，否则无效。有时为了使对手的马产生疲劳，骑手们故意反复起跑。

② 克里约即美洲出生的欧洲人后裔。这里指高乔人。

鬼怪也无奈于他。
人人在吟咏高歌，
我也将豪情抒发。

我情愿吟唱而死，
一直到入殓盖棺。
我本当引吭高歌，
直唱到圣父跟前：
在母腹孕育之时，
已神往人世歌坛。

愿舌儿莫要失灵，
愿新词滔滔不尽：
我将把光荣业绩，
在此处开怀吟咏。
我定要放声高歌，
哪怕它地陷天倾！

坐在这山脚平地，
唱一段佳话传奇。
像是那清风习习，
吹牧草瑟瑟寒栗。
各种牌应有尽有①，

① 各种牌即金币、金棒、金杯等花色的纸牌。在此即唱什么都可随心所欲的意思。

出什么随心所欲。

我根本不通文墨，
但却要引吭高歌。
歌喉将永无休止，
直唱到耳聋齿落。
音色清清如泉水，
似浪花滚滚成河。

轻抚动六弦古琴，
喜格调高雅清新。
一旦我开怀吟咏，
自当是盖世超群。
挑大弦哀如嫠妇，
拨小弦游子沉吟。

羊群里我是头羊，
牛群里我亦称王。
生来便不同凡响，
不服气可来较量。
站出来唱它一曲，
比一比谁弱谁强。

风险当前无所惧，
白刃加颈有何愁？
善以善报我知晓，

恶有恶报仇对仇。
艰难困窘般般有，
几曾见我锁眉头。

祸福吉凶由天定，
事到临头我从容。
便将天下擂台比，
此举有谁会吃惊：
既然你亦是好汉，
处处应要占上风。

堂堂高乔非小可，
凡事先前曾说过：
茫茫大地何足道，
我志无垠更辽阔。
毒蛇岂敢把我伤，
骄阳不炙我前额。

我如同自由之鱼，
出生在深深海底。
诸凡是天主恩赐，
任何人休想夺取。
本来是我的东西，
不能少一分一厘。

自由是我的荣光，

生活像飞鸟一样。
不在此建窝筑巢，
只因是苦多愁长。
任何人休想追上，
一旦我展翅翱翔。

我未曾享受爱情
但自由给我报偿；
恰如同美丽小鸟，
在枝头跳跃不停。
苜蓿草权作卧榻，
身披着闪烁星辰。

陈述我痛苦遭逢，
大家要仔细听真。
只是因万不得已，
我才去厮杀拼命。
不平事屈指何多，
受凌辱最难容忍。

诸位请赏光细听，
听高乔诉说衷情；
他曾是贤夫慈父，
既强干又复精明。
竟拿他当作强盗，
看世人多么无情！

二

切莫要向我诉苦，
苦海中我最知情。
尽管你身跨雕鞍^①，
显威风万万不行：
算高乔精明强干，
也难免道多不平。

谁如在生活里面，
饱尝了苦难悲伤，
他就能积累经验，
为他人提供良方。
唯有这受苦流泪，
对人们教育深长。

男子汉满怀希冀，
盲目地降生人间。
可是你刚刚起步，
灾难却接二连三。
教训会永无休止，

① 即处在优越的地位。

时间乃过眼云烟！

我熟悉这块土地，
乡亲在这里栖居。
各有座小小茅屋，
还有那妻室儿女……
看他们欢度岁月，
那真是无穷乐趣。

启明星升上天角，
在空中灼灼闪耀。
听鸡啼此起彼伏，
向我们及时报晓。
高乔人兴致冲冲，
都连忙奔向厨灶。

先坐在炉火一旁，
将等待天色大亮。
品尝着马黛苦茶，
一直到腹内发胀。
看妻子睡得香甜，
把篷秋盖她身上^①。

① 篷秋（poncho）是高乔人类似斗篷的衣物。一般用毛线织成，无袖，中间有圆洞，套在脖子上。

已然是拂晓时分，
东方正渐渐发红。
小鸟儿鼓噪歌唱，
老母鸡跳下枝藤^①。
干活儿时间宜早，
各自都前去上工。

这一位系紧马刺，
那一位低吟启程。
有人找柔软鞍垫，
有人挑皮鞭索绳。
栅栏里烈马嘶鸣，
待主人同去出征。

他本是驯马短工，
正走向牲口厩棚。
有匹马不耐久等，
肆意地咆哮嘶鸣。
这畜生实在可恶，
尥蹶子乱踢乱蹬。

那高乔聪明伶俐，
一下子套住马驹。
再给它备好鞍鞯，

① 鸡栖于树，天亮便下来。

便飞身跨上马去。
天赐他矫健敏捷，
表现出游刃有余。

荒滩上四蹄翻腾；
劣畜生横撞直冲。
高乔人扣紧马刺，
接连将马肋刺疼。
耳听得鞍韁作响，
看怒马前蹄腾空。

昔日里乡亲驯马，
真令人骄傲自豪！
高乔人技艺精巧，
不怕它打滚放刁^①。
只要将缰绳握紧，
哪匹马敢不站牢！

一些人驯马犹酣，
另一些离开家门。
他们去围拢牲畜，
或是在集合牧群。
全不觉时光流逝，

① 有的马会前腿腾空而立，然后仰卧下去，在地上打滚。这对驯马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技艺高超者才能驾驭。

欢快中日已西沉。

当夜色垂下帐幔，
全家在厨房聚餐。
燃起了熊熊炉火，
说不尽万语千言。
畅胸怀洋洋自得，
直要到吃罢晚餐。

只要将肚子吃饱，
万事中唯它重要。
在爱人怀抱当中，
美美地睡上一觉。
第二天清晨早起，
继前日再去操劳。

忆往昔多么美妙，
高乔人多么自豪！
跨骏马前去劳作，
乐陶陶喜上眉梢……
可如今受人凌辱，
像破鼓随人乱敲！

那高乔最为不幸，
原曾有马群纯青，

他而且不乏安慰^①，
论处事强于精明……
牧场上放眼观望，
但只见蔽野畜群。

给马群加盖烙印，
这活计动魂惊心！
套马手成群结队，
显本领勇敢过人。
昔日里各显绝技，
真可谓美妙绝伦。

已不像艰苦劳动，
简直是佳节美景。
这一下套得精采，
论技艺炉火纯青。
主人便将他叫住，
犒赏他烧酒一瓶。

细脖子大肚太太，^②
常挂在小车底下。

① 这里的安慰有人理解为妻子，有人理解为金钱。

② 指一种泥制的细脖子大肚的酒瓶。

那汉子顺手取来，
抱瓶颈英姿如画。
对着嘴开怀畅饮，
吮母乳何须多话。

每逢有集会场合，
早准备事事停当。
都去为工友帮忙，
少不了谦恭礼让。
大伙儿聚在一起，
玩耍得多么欢畅！

妇女们清晨忙起，
到黄昏未曾稍停。
烹调好佳肴美味，
款待着诸友众亲。
高乔人如此度日，
生活得多么舒心。

带皮的肉块端上，
烘烤得扑鼻喷香，
玉米粥磨得精细，
更有那馅饼酒浆……
可命运偏不作美，
这一切皆化黄梁。

高乔人住在家园，
原本是理得心安。
好家伙，你看现在……
世道竟如此艰难，
穷人为逃避官府，
连性命都难保全。

如果你走进茅屋，
又恰被村长发现，
像老鹰捕捉蓬雀，
哪管你妻子流产……
夜再长终有尽头，
绳再粗迟早会断！

倘若被村长抓住，
立刻会性命难保。
就原地给予严惩，
好一顿棍棒犒劳。
高乔人若是反抗，
反诬你流氓强盗。

打得你脊背红肿，
打得你脑瓜开瓢。
你已是鳞伤遍体，
他那里淡写轻描。
五花绑将你捆好，

送你去品尝“塞包”①。

不幸便从此开始，
好戏就从此开场②，
不叫你充军服役，
就叫你前往戍边。
也不管是否愿意，
想得救难上加难！

我如此遭灾受罪，
就如同诸位一样。
各位请赏光细听，
待我再细说端详。
人若是陷入绝境，
连神仙都不帮忙。

① 塞包 (cepo) 是一种刑具。通常是用两根方木制成，一端用合页连结，另一端用锁锁起来。方木上有圆孔，可以将囚犯的手足或脖子固定在里面。

② 原文中的 Pericón 是一种四人舞蹈，因为至少要两对人参加，这里译为“好戏”是意译。

〔阿根廷〕奥莱加里奥·维克多·安德拉德
(1839—1882) 一首

神 鹰 之 巢

一

黑夜中多么明显
像臂膀伸向空间，
使空中万籁俱寂
像一堵昏暗的绝壁山岩。

白雪的绷带将它缠绕
滴滴雪水正在消融，
宛似战斗中
伤口的黑色血液在流动。

周围万籁俱寂！
连云彩都悄悄溜去，

风暴似乎在发酵，
雷电似乎在安息！

那黑色的庞然大物
惴惴不安地抖动：
难道它正在做梦
山间的老者将它摇醒！

它没有梦见
迷人的山谷和山崖；
更没梦见溅湿
翅膀的激流的浪花！

没梦见那不可逾越的险峰
在夜里喷射火焰，
燃着的石块、
滚下峭壁、山涧！

没梦见过往的烟云
在清晨飞飘，
在辽阔的田野
拖着五谷的长袍！

它越过多少火山，
多少烟云在眼前缭绕，
多少激流和暴风雨

打湿并卷曲它的羽毛！

然而更可爱的东西
使它奇异地颤慄：
山中年迈的长者，
在心中沸腾的记忆！

前一天傍晚
它凛然获胜归来，
用强劲的利爪
抓着活生生猎物的碎块，

两个匆忙的行人，
奔下陡峭的山坡：
一个小孩和一个，
高个子的白发长者。

他们高声谈论，
老人用颤抖的声音，
喊道：“喜爱这高峰的英雄
很快就要来临！”

神鹰听到呼喊，振动翅膀飞翔，
发出嘶哑的怪叫
躲进寂寞的巢房
去休息疲劳的翅膀。

它不安、颤抖，
宛如奄奄一息的伤兵，
这样过了一夜，直到黎明
看到它熬红的眼睛。

二

一个个恼人的回忆
纷纷从心头掠过，
灿烂辉煌的业绩
昔日光荣的时刻，
风云迷漫的寥廓
对它的勇气又算得了什么！

白的脖子，闪光的翅膀，
在飘逝的迷雾中，
追逐东方的云彩翱翔，
或者带着高傲的目光
站在强劲的利爪上
犹如巨人支撑着木桩！

在那难忘的早晨，
它不可一世地飞翔，
划破阴暗的天空

降落在平原上，
对生肉的鲜血淋漓的节日
怀着迫不及待的渴望，

这时它感到一种从未听过的声音
在西方的深谷回响：
似激流一泻千里
像即将可怕地爆发的火山
在深渊中
翻腾怒吼的岩浆！

随后是武器碰击，
战歌嘹亮。
阿根廷的战马嘶鸣
从那沉默的山岗；
安第斯大军^①的号角
响彻四面八方！

越来越多的人群互相拥挤，
宛如大海岸边的激浪；
步兵、骑兵冲锋陷阵，
明晃晃举着刀枪；
高山也大惊失色
垂下前额、撕裂内脏！

① 圣马丁将军统率的军队。

杀向哪里？奔往何方？对祖国和自由的热爱
将他们引导，上帝给他们力量！
哪里的风暴更猛烈地咆哮，
哪里野蛮的波浪
更粗鲁地拍打深深的海洋
他们就到哪里献身或将世界解放！

三

不朽的英雄走在前面，
冥思苦索，似乎在
与命运进行无声的论战，
在岸边抓住西班牙雄狮的鬃毛
并把它拖向浴血的沙滩！

神鹰看他一眼，飞回安第斯山
最高的山峰，
用刺耳的叫声重复：“这是伟大的英雄！”
圣马丁闻听，
犹如历史的先兆，
便说：“看吧！那是我的光荣！”

四

它总是振动呼啸的翅膀
驾云乘风，
夜晚能与它相遇，黎明能与它相逢；
冷静的西班牙人听到它嘶哑的啼声
吓得战战兢兢
在他人的门庭！

一天……听到恶战的声响
它停止飞翔；
风暴将海潮的怒吼
传到它的巢房；
伴随战争的乐曲
它降落并张开弯弯的利爪抓住山梁。

激战正酣！勇敢的部队
冲下山峦，
盔缨、盔翎、宝剑，
炮架、炮弹，
和令人目不暇接的伤员一样
纷纷跌入致命的深渊！

激战正酣！自由战士的旗帜
飘在云雾间，
快乐的微风抚弄着它
飘扬、招展；
胜利的双臂在光荣的闪电中
终于将它擎入云端！

神鹰发出一声快乐的啼叫，
这是野性、激昂的呐喊；
展开绚丽的羽毛
在辽阔的空间，
将西班牙战旗的碎片
撒遍平地和群山！

五

从那时起，长空的骑士
驾驭乌云密布的狂风，
在山巅和阴暗的荒原，
在冰雪和火山的后面，
遵循他爱慕的旗帜
生动耀眼的光焰！

在海边看到那旗帜

它踮起脚看着它掠过
伴随海浪青铜的琴弦高歌，
像一声愤怒的呐喊，
它正是唱着这样的歌
将岩石和沙滩的牢笼冲破！

它见过这旗帜飘扬在麦普、胡宁，
直至那可诅咒的决战之夜
在天空和云的后面
像一颗星似的失踪；
它凄惨的啼声起伏
在熟睡的人中散布惊恐！

它总是，总是跟着那旗帜！
直到有一天，新的阳光将世界照亮：
在乌云的后面
升起自由的太阳；
它沐浴光辉的晨曦
自豪地飞回家乡的山上！

六

在雄踞高山的秃头先生的心中
旅行者唤起了多少记忆！

它奇怪地焦躁不安
在自己的巢里；
当旭日的光辉将它亲吻
它再次振动双翅
在东方的云中销声匿迹！

向何处去？是什么鬼使神驱？
是什么幻想使它扑朔迷离？
竟到大西洋畔
等候那伟大的胜利者中的胜利者
神圣的遗体，
暴君和压迫者一听到他的名字
就要跪倒在地！

它要栖息在一座山顶
岩石沐浴着巨浪狂风，
海岸在那里
痛苦地埋怨，
因为当它感到外国的威胁经过
却听不见警告的轰鸣！

它要到那里去！当战舰出现
载着那位英雄和光荣，
当战舰经过时，
巴达哥尼亚海奏起凯旋的歌声，
神鹰将再次向他致敬

就像那天在安第斯山峰
向世界宣告：“那是伟大的英雄！”

〔秘鲁〕曼努埃尔·贡萨莱斯·普拉达
(1848—1918) 四首

世界主义

多么厌倦、烦恼、惆怅，
生活中，总是看着
同样的田野、同样的脸庞，
同样的天空、同样的烟雾茫茫！

我要从白色的浪花里逃脱，
让远方的太阳温暖我的前额。
啊，倘若大河将它的激流，
雄鹰将它的羽毛给我！

我不会是懊悔的游人，
踏上异国的海滨
不会叹息呻吟。

哪里向我伸出热情的手臂，

哪里的春天将我沐浴，
那里就有我的祖国和兄弟。

致 爱 情

如果你是令苍天感动的好事
为何会有怀疑、呻吟、泣涕涟涟，
不信任的、恼人的懊丧，
紧张、失眠、烦躁的夜晚？

如果你是大地上的坏事
又为何会有享受、微笑、歌唱，
希望、迷人的乐趣，
和平与安慰的目光？

如果你是雪，为何有火光熊熊？
如果你是火，为何有严寒冰冻？
如果你是黑暗，为何又泛着光明？

如果你是光明，为何会有黑暗？
如果你是生命，为何让我身丧黄泉？
如果你是死神，又为何让我活在人间？

生 与 死

一片渺茫，毫无生灵的气息：
人、鸟、花，统统死去，
奔向爱情忘却之海，
快乐逃往狭小的墓地。

昨日的光明何处可见？
一切光辉都会暗淡，
一切美酒都蕴藏着胆汁，
一切都要将出生的罪过偿还。

享乐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谁能欢笑而从不呻吟？
疯狂的感觉，徒劳的热忱！

徒劳的思考，疯狂的渴望！
什么是生活？身在梦乡而没有睡觉，
什么是死亡？已经入睡又失去梦乡。

永恒 的 规 律

用骄傲对待骄傲的前额，
用善良对待善良的心肠：
这是我一生永恒的规律，
只有采摘玫瑰才弯下脊梁。

〔墨西哥〕曼努埃尔·阿古尼亚（1849—
1873）一首

夜 曲

—

好吧！我必须
对你说：我爱你
我一心一意地爱你，
我有多少苦恼，
我有多少哭泣，
我已无法忍受
只好以
最后幻想的名义
呼喊着请求，
和你一叙。

二

我要你知道
已经有多少天，
由于彻夜不眠
我面色苍白、病得恹恹，
一切希望
都已化做灰烟，
我的夜晚
多么漆黑、昏暗，
我不知道
哪里有前途可言。

三

夜晚，当我的太阳穴
枕在枕头上，
让我的精神
回到另一个世界中，

一天到头
我走啊，走啊，
母亲的面容
在虚无中消失，
你又重新
出现在我的心灵。

四

我知道你的亲吻
永远不属于我；
我知道你的眼睛
永远不会看见我；
可是我爱你，
在热昏的梦呓中
我感激你的蔑视，
喜欢你的冷漠，
这非但不使我对你的爱减弱，
反而使我对你的情意更多。

五

有时候我想
和你永远分离；
使你在我的热恋中沉没，
将你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但这一切全是徒劳
我的心灵无法将你忘记，
既然如此，你叫我怎么办，
我的生命；
你叫我怎么办啊，
怀着这样的心灵！

六

你的神殿
已经建完，
你的灯火燃起，
祭坛挂上帷幔，
清晨的太阳
从钟楼后面

将火炬照亮，
香炉中清烟缭绕，
家门洞开
在远方……

七

在那个屋顶下生活
将是何等甜蜜，
两个人相亲相爱
永远不分离；
你，总是多情，
我，向来满意；
两个人一个灵魂，
两个人同一颗心，
在我们中间
是如同上帝的母亲！

八

这样生活的时间
你想会多么美满！

在这样的土地上漫游
会多么幸福、甘甜！
神圣的意中人啊，
这就是我的梦幻。
我这样想入非非
怀着一颗颤抖的心，
我只想，只想成为
你如意的人。

九

上帝清楚
这是我最美的梦境，
我的希望，我的渴慕，
我的欢乐，我的幸福；
上帝清楚
我没有任何目的，
只想深深地爱你，
在那可爱的家庭里——
它一看到我出生
就用亲吻将我沐浴！

十

这就是我的希望……
但是在它的光辉面前
横亘着你我之间
无底的深渊，
最珍贵的爱情啊，
永别了，再见。
再见吧，我黑暗中的光明，
我的花朵的芳魂，
我诗人的灵感，
我的青春！

〔墨西哥〕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龙
(1853—1928) 二首

致葛罗丽娅

你不要顽固地企图
用疯狂头脑的胡思乱想将我说服：
我的理智既坚定又光明，
既光明又坚定，就像岩石的结晶。

我永恒的希望如同
夜间的朝圣者不看路径：
在地上只能看到阴影
因此他只注视晴空！

朦胧的神殿，你的精神
包含的形象缥缈如云！
你的灵感，犹如山中的黄金
正因纯贞反而不纯！

通过这令人发抖的旋风，
我贪婪光明，奋飞或爬行，
如同爱慕火花的毛虫
或者迷恋星体的苍鹰！

你用坚持不懈的窃窃私语
徒劳地将我陷入的情网夸张；
我自视甚高，满怀豪情的人
手持盾牌，对恐惧筑起铁壁铜墙！

我相信激励自己的本能，
蔑视你所指出的险情：
“鸟儿在歌唱，哪管枝头嘎嘎作响，
它对自己的翅膀似乎了若指掌！”

在顽固打击下昂首挺胸，
我感到比胜利更高一层。
我对自己信心百倍：对手能
夺走胜利，却夺不走我的光荣！

随你让卑贱者将我陷害！
我愿引人妒嫉，尽管将我压伤！
害虫钻心的花朵
更富于色彩和芬芳！

邪恶如同舞台，在它的天幕上

美德，这悲剧性的角色会更加出众；
金口玉言的女预言家啊，
如同夜色，使星星更加闪烁、光明！

照耀是燃烧！点燃的灵感
是消耗我的贪婪的火焰！
珍珠在受伤的蚌壳里长成，
维纳斯在苦涩的浪花里诞生！

我喜欢的清脆的音响
要出自安全无恙的中伤。
有的羽毛穿过泥潭
却一尘不染……我的羽毛正是这样！

我的激情遭受的苦难就是力量！
波涛拍打的海岸，椰子树在生长。
荣誉是灵魂中的遇难者：
活着，会沉没；死去，会浮上！

舒展紧蹙的眉头，发出求爱的吟唱！
安慰你的爱慕者的心房！
上帝叫激流的水：奔腾，
叫岸边的百合花：放香！

接受吧，姑娘！我们来到
泪水的河谷，它在汹涌激荡：

我，像雄狮去搏斗，
你，像鸽子回到巢房！

打开池塘的闸门

我打开了池塘水流的闸门，
然而面对痛苦和气愤
却不能将果断、严肃的语言关紧。
我想叫方式退让或沉默
而她对她的兴趣格外小心，
一旦出现便耀眼、迷人。

她来了，珠光宝气，打扮梳妆……
宛如夜间在塞勒涅^①的海上
只想将人诱惑并炫耀自己的容光。
在决斗和愤怒中，最大的羞耻
是调情！诗歌并不是
白白地具有女人的曲线和神经！

有什么可多的？对待恶意和损害

① 塞勒涅是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她曾和恩底弥翁、潘相爱。经常驾着银车在天空巡游。

我对它们的外表精心加工，
在痛苦和狂怒中
歌唱显得幽默、妙趣横生：
金钱豹身上的丝绸，
泪珠上的彩虹。

[古巴]何塞·马蒂 (1853—1895) 九首

我的 小 骑 士

每天清晨
我的小宝贝儿
用热吻
将我唤醒。
叉开双腿
骑在我前胸，
将我的头发
编作马缰绳。
他如梦如痴
我如痴如梦。
我的小骑士
刺马向前行：
脚丫儿作马刺
情意多么浓！
我的小骑士
笑得真高兴！
他的小嫩脚儿
我吻个不停，

虽说有两只，
一次就吻成！

（译自《伊斯马埃利约》）

两个祖国

我有两个祖国：古巴和黑夜。
两个，或者就是一个！
太阳陛下刚一离开
古巴就像个伤心的寡妇
凄凉寂寞，
蒙着长长的黑纱，
拿着石竹花朵朵。
我知道那使她颤抖的
血红的石竹花
究竟是什么！
因为我失去了心灵，
胸中一片空阔。
死神已经开始降临，
对于与世长辞
黑夜更适合。
阳光和话语都是干扰，

宇宙无声
却比人类的语言好得多。
像鼓舞斗志的战旗，
红烛的光焰闪烁。
我敞开心灵的窗口，
它已在胸中紧缩。
古巴——这伤心的寡妇
将石竹花的叶子打破，
像扰乱天空的云朵
默默地闪过……

（译自《流放的花朵》）

心 中 的 树

我心中的树
像鸟儿在天空飞翔，
你的形象展开翅膀
要将巢儿筑在我的心房。
我心中的树鲜花盛开，
它的枝条颤抖
就像小伙子鲜红的嘴唇，
他第一次拥抱美丽的姑娘；

树叶儿窃窃私语，
像嫉妬的女仆们喋喋不休，
忙着为富户的千金准备洞房。
我的心胸宽广，而且完全属于你，
容得下世上所有的痛苦、
悲伤、哭泣和死亡！
我要将枯枝落叶和灰尘除净，
小心翼翼地使青枝绿叶闪光；
我要将害虫和蛀蚀的花瓣去掉，
让周围的草地散发出芳香。
为了迎接你，纯洁无瑕的小鸟啊，
我的心如痴如狂！

（译自《自由的诗》）

硬 马 鬃

我破碎的诗句
就像受惊的马
在干枯的林中
看到恶狼的利爪尖牙，
鬃毛直立？
是的，然而它更像匕首刺进马颈，

血柱冲天而起。
只有爱情才会产生悦耳的旋律。

(译自《自由的诗》)

纯朴的诗

(五首)

五

当你看到白浪滔天，
那就是我的诗篇：
它像一座高山
又像一把羽扇。

我的诗像一把短剑
从剑柄放射光焰：
我的诗像一眼喷泉
喷出银珠儿串串。

它有时碧绿晶莹
有时炽热火红，
像一只受伤的小鹿

在山中寻求庇护。

我的诗使勇士高兴，
我的诗简洁、赤诚，
宝剑的锐气钢锋
铸就它的魂灵。

九

忧郁笼罩着我的心，
我要讲的故事多么动人：
危地马拉的姑娘^①
为爱情献出了青春。

百合的花枝装点，
木樨和茉莉的花环；
我们将她安葬，
用衬着丝绸的木棺。

……对那负心的男子
她送了一个香囊；

① 马蒂在危地马拉结识了马利娅·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她是一位将军的女儿。这首诗就是献给她的。

他携妻而归，
她为爱情而亡。

大使和主教们抬着她，
惋惜而又惊讶；
后面是成群的人们
手里拿着鲜花。

……姑娘跑到阳台，
为了与他重逢；
他娶别人为妻，
她以生命殉情。

在诀别的时刻
亲吻她的前额——
炽热的青铜铸就，
我平生爱得最多！

……傍晚跳入河中，
救上岸已经丧生；
都说她死于寒冷，
我知她死于爱情。

在两条长凳上安歇，
葬进冰冷的墓穴；
我吻她纤细的手

又吻她洁白的鞋。

黑夜垂下幕帐，
掘墓人叫我前往，
今后再不能见到
为爱情献身的姑娘！

二十三

当我离开这世界
要从自然之门：
绿叶围成的彩车
引我去见死神。
别将我放在黑暗的地方
如同将一个叛徒埋葬；
我是好人，作为好人而死，
我要面向太阳！

二十五

我多么高兴
像个朴实的学生，

想起那金丝鸟——
一双乌黑的眼睛！

当我长眠在异地，
没有祖国，但也不是奴隶，
只愿我的坟墓上
放着一束花、一面旗。

三十五

纵然匕首刺进我的心脏，
又能将我怎样？
我有自己的诗句
比你的匕首更强！

纵然大海干涸、苍天无光，
这痛苦又能将我怎样？
诗歌是我甜蜜的安慰，
痛苦会使它生出翅膀！

〔墨西哥〕曼努埃尔·何塞·奥冬
(1858—1906) 二首

寄 托

在你的祭坛，我献上
最后的玫瑰并点燃最后一支香。
在我女神庙宇耸立的地方
只剩下无限的沙荒。

我愿深入你的灵魂，下了多大的坡！
走了多少路，四周是废墟和坟墓！
由于想起这样的事情
一想便感到内心痛苦！

过去了！……从一次又一次昏倒
留下什么？你既没留不贞的征兆，
也没留道德的残疾，又没留哭泣的味道。

可在我身上，有多么深重的灾难！

在精神上留下多少恐惧、阴暗
和对自己可怕的抱怨！

播 种

请听那神秘而又深沉的声音
伴随着春天的灵魂，
这宏伟壮观的劳作
在我富饶多产的胸怀里延伸。

请听那红润的种子如何萌动，
火热的太阳给它在畦田里加温，
待到五谷丰登的秋天来临，
我为世界披上锦绣缤纷。

我是母亲大地：请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让丛生的杂草躲开，
为你提供丰富的营养和舒适的外衣。

当你的身躯耗尽了精力
紧紧地畏缩在我的怀里，
我将用无限的柔情保护你的遗体！

〔墨西哥〕曼·古铁雷斯·纳赫拉
(1858—1895) 四首

复 活

在巢中死去的鸟儿
去往何方？
没有给人的亲吻，
睡着或死亡，
在何处躲藏？

它们刚一诞生便想
调皮地找到出路；
但作为俘虏
我的亲吻顿时病倒
刚刚诞生便死掉！

用飞快的旋转
它徒劳地来到我唇边。
如果我远远地看着你的双唇……

你可知什么是叹息？
一个没有得到的亲吻！

如此封闭的双唇！
用锁链和门闩
将亲吻严厉地监管，
囚犯们几乎不能
溜进我的眼帘！

请立刻打碎那锁链
它们是如此不公，
别再叫亲吻痛苦地死去，
它们已经充满
心灵的坟莹。

什么是口？口就是巢。
什么是吻？疯狂的鸟！
因此，它们刚刚诞生
就从厌倦的巢里出去
将另外的唇儿寻找。

为什么鸟儿的巢
变成葬身的监牢？
为何对它们如此凶狠
既然你的珊瑚唇儿
掌管着牢门的锁钥？

“亲吻，你们刚刚醒来
就要离开巢房
向她半张着的双唇飞翔，
在我死去的双唇，你们的坟墓上
她说：请你们复活！”

倘若你死去

昨晚，当你用坚定的目光注视我，
当你痉挛的双手将我的双手紧握，
突然间，面无血色。

“还想干什么？”你对我说：“既然今晚
你的光明会消散，你的明镜要打破
我也难再活？”

啊，请你将痛苦留给抛下的巢房，
将黑暗留给夜晚，将投枪留给兵士，
将乌鸦留在柏树上。
不要想那悄悄到来的心酸；
爱神木为你戴上王冠，小溪和你
赤着的双足游玩。

青春将我们萦绕，为我们歌唱；

它是你面颊上的胭脂，头脑中的思想，
 鬓发上的花朵。

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在我们心中，
能将人战胜，也能将物战胜：
 爱情和生命！

让我的灵魂分担你的痛苦和忧伤，
我愿换取你的十字架，用我的诗句、鲜花
 和黄金的梦想。

怕什么岁月，你有美貌娇容，
怕什么黑夜，你有洁白，怕什么死亡，你那么纯净，
 怕什么阴暗，你那么光明！

如果你愿意，我将作你坚固的盾牌，
为你赤诚的心抵御袭来的悲哀；
 如果你是向日葵，
我将是那阴暗的部位，满怀深深的忧伤，
永远不见天日，总是俯视地上，
 而你，面向太阳！

死神相距遥远；四处流浪，老态龙钟，
避开金色的太阳哺育的路径
 在阴暗中潜行；
她在雪上行走，路上静悄悄，
躲避着星宿，躲避着玫瑰，
 死神不会来到！

生命，满面微笑，献出她的珍宝：
睁开你黑色的眼睛，张开嘴唇和毛孔，
面对爱的和风！
就像母亲为孩子将果皮剥去，
上帝给你沉浸在亲切中的生命
去掉忧愁和悲痛！

现在一切都在歌唱，放出芬芳或光芒，
一切都在模仿你洁白如玉的脸庞，
一切都与你相像，
我吸吮发自你发辫的馨香，
在你的灵魂中刚刚萌发的幻想
就是我的意志和愿望。

啊！请你将痛苦留给抛下的巢房
将黑暗留给夜晚，将投枪留给兵士，
将乌鸦留在柏树上。
不要想那悄悄到来的心酸；
爱神木为你戴上王冠，小溪和你
赤着的双足游玩。

那 时

当夕阳西下，我愿死去，
在大海上，仰望着天空，
在那里，挣扎犹如梦境，
灵魂像鸟儿在展翅飞腾。

最后的时刻，在海上
孤身只影，面向天空，
只听波涛的汹涌，
不闻哭泣的祈祷和嘈杂的人声。

当我死去时，光线从绿色的波浪
回收金色的网，
就像奄奄一息的太阳：
渐渐消失的耀眼的光芒。

死，而又年轻；在叛逆的时间
毁掉高贵的王冠之前，
生命还在说：“我属于你。”
尽管我们知道它会背叛。

蝴 蝶

时而像洁白的雪片，
时而乌黑、翠蓝、殷红，
纷纷扬扬，在空中起舞，
与鲜艳的花瓣戏耍调情。
在开放的花萼上轻轻跳动，
像玫瑰脱窍的魂灵，
在绿叶的吊床上悠来荡去，
风度优雅，妙趣横生。
一丝闪烁的光线赋予她们生命，
一滴落下的露珠将她们淹没在水中。
黎明时纷纷出世，
夜幕下已经丧生。

谁认识她们隐蔽的巢穴？
在何处度过黑夜茫茫？
善变的人儿没有寓所！
多情的人儿没有闺房！
出生、爱恋、闪烁、死亡；
死后不留任何痕迹，变成了空气，
如同细雨霏霏，纷纷扬扬。

有些或许变成了花朵，
其余的应召上了天堂，
用无数只密密麻麻的翅膀
汇成彩虹——美妙的桥梁。
流浪的姑娘，哪里是你们的住处？
高贵的女王，何处是你们的厅堂？
多情的人儿，你喜欢什么样的情侣？
蝴蝶啊，你们安息在什么样的坟场？

那灵魂的闪光的翅膀
时而洁白，时而翠蓝或殷红，
幻想着光荣和爱情，
就这样飞翔、生活、丧生……
蝴蝶啊，你们就是幻想，
谁知道你们消失在什么地方？
当阴影笼罩魂灵
成群的蝴蝶飞得多么轻盈！
白色的蝴蝶，你为什么不再来临？
你不是鲜艳的桔花，为了我的情人？
我用从小带到教堂的一块
蜡烛，为你塑像；
你贞洁、虔诚、朴实，
颤抖着落在我的唇上，
你在窃窃私语，快乐的传令官：
“你的新婚之夜就在眼前！”

白色的，美好的蝴蝶已不来临！
红色的蝴蝶也不登门，
我将它染成血色，动人的吻，
当我咬紧玫瑰色的双唇。
蓝色的不再来叫我：诗人！
金色的也不再来，它是光荣的化身。
当傍晚降落在灵魂上面，
黑夜里……已没有蝴蝶出现。
请你们将黄色的蜡烛点燃……
其它的蝴蝶将蜂拥着来临，
它们有漆黑的翅膀，
像送葬的队伍越来越近……
伙伴啊，蜡烛已在点燃；
伙伴啊，房间已经孤单……
如果身着丧服是为了我的灵魂，
蝴蝶啊，请你们马上光临！

〔巴西〕阿尔贝尔托·德·奥里维拉
(1859—1937) 一首

墙 壁

这是一堵旧墙，到处都是缝隙，
破败且乌黑，岁月留给它的礼物
是一株开着血红色花朵的仙人掌，
每个缝隙里还都有苔藓少许。

很久以前，它用来围挡一座宅院，
看守和护卫住宅是它的责任。
也许它明白自己的这一使命，
总是在它的岗位上坚定挺立。

死寂的时刻，月亮解开了面纱，
发出了全部光亮，荒漠上繁星闪烁，
到处都泛起一片银光。

而这堵旧墙，这堵光秃秃的高墙，

在月光的吻与泪水中，
环视着四周，窥视着阴影，在夜间守卫。

(孙成敖 译)

[巴西]赖蒙多·科雷亚 (1860—1911)

二首

感 怀

从前这里赞美诗绕耳回响，
在而今已荒废了的石路和广场上
许许多多皇家的马车
来来往往，一派富丽堂皇……

鲜花的拱门，殷红的火炬，
礼炮轰鸣，旌旗飞扬，
烟火冲天，号角齐响，
人群拥挤，钟声回荡……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可在
乌黑的拱门下，在巨大的高塔旁，
有一个人坐在冰冷的石板上。

他那充满忧伤的泪眼环顾四周，

像耶利米对着梦境中的耶路撒冷
久久地凝视，失声痛哭！

(孙成敖 译)

鸽子

第一只鸽子醒了，飞出窝……
又一只……又一只……
几十只鸽子飞向天空，
凌晨，血红、清澈……

下午，凛烈的北风吹过，
它们神态安详，成群结队，
盘旋着返回鸽窝，
羽毛抖动，翅膀窸窣发声……

锁在心中的梦，
也飞出来了，一个，一个……
像鸽子飞出窝。

在青春的蓝天展翅，出没。

鸽子返回鸽窝，
而梦，却回不到心窝……

(范维信 译)

〔巴西〕若昂·达·克鲁斯·伊·索萨
(1861—1898) 一首

囚禁灵魂的监狱

啊，所有的灵魂都被囚禁在监狱，
在黑暗中哭泣，透过铁栅
从地牢里观望无垠的苍穹，
大海，黄昏，自然和群星。

这一切都具有同样的宏伟
当被镣铐锁着的灵魂
幻想着自由，在洁净的太空
划破不朽而得到永生。

囚禁着的灵魂默默无语地被关进
巨大的和被遗弃的牢房，
在残忍悲哀的地牢里痛苦万状！

在这孤独沉痛的静默之中，

那掌管天国钥匙的人
能否为你们打开那神秘的大门？！

(孙成敖 译)

[古巴]波尼法西奥·毕尔内 (1861—1936)
一首

我 的 旗

当我从远方的海岸归来
心儿多么凄凉、黯然，
焦急地寻找我的旗帜，
却看到另外还有一面！

我的古巴的旗在何方？
世上的旗中，它最漂亮。
今天我从军舰上看见它，
还有什么比它更加悲伤！……

怀着纯朴灵魂的信仰，
今天我以深刻的动力
坚持不该双旗并举，
一面足矣：我的旗！

今天的田野是停尸地，
看到勇士们挤在一起，
它就是光荣的裹尸布
覆盖阵亡战士可怜的遗体。

它在战斗中骄傲地闪光，
毫无天真浪漫的夸张：
古巴人如不将它信仰
鞭挞应落在胆小鬼的身上！

在阴暗的牢房深处
它听不到任何哀叹的声息，
在其他地区，它的足迹
是雪地上闪光的标语……

君未见？那就是我的旗帜，
它从来不是商品，
上面闪烁着一颗星星
越是孤独，越是光明。

流亡归来，我将它珍藏在心底
许许多多零散的记忆中，
让它飘扬在我的诗句上，
这是我在向它致敬。

尽管它在痛苦悲伤地飘扬，

我的雄心就是让太阳的光芒
只把它——只把它——照亮
无论在山峰、平原、海上！

我的旗，如果有一天，
又被撕成细小的碎片……
我们的烈士仍会举起手臂
捍卫这旗的尊严！……

〔古巴〕胡 利 安·德 尔·卡 萨 尔
(1863—1893) 一首

思 乡

一

我思念那样的地方
翠鸟在海面上
 飞翔，
海风吹来寒意
就像在运动中
 哭泣，
苍穹降下的白云
为芬芳田野的
 碧绿
为湍急河流的
吼声，穿起

寿衣，
透过空气的帐幔
那里的天空总在炫耀
灰色，
月亮显得更加美丽，
每颗星星都是一朵
百合。

二

有时候我只想
在坚实的船上
远航
或生活在遥远的国度，
不考虑飘忽不定的
前途。
看看另外的天空，另外的山峰，
另外的海滩，另外的地平线，
另外的海洋，
另外的村镇，另外的人群，
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思忖。
啊！如果有一天我能

兴高彩烈地向阿尔及尔
启程，

那里有石竹花的
美丽动人、五彩缤纷、
鲜艳清新。

然后和旅行队一起
跋涉在非洲的平原上
沐浴着太阳，
它用耀眼的光芒
给成群的骆驼涂上
金黄。

当白昼奄奄一息
我的阿拉伯的帐房
建立

在炎热的平原上
沐浴着明亮的
灯光。

然后再将航向变化
离开那火热的国家
直到

繁花似锦的帝国，
那里的鸦片使人忘掉
生活。

在那里闲居，多么舒畅，
脚下有高高的翠竹在
生长，

或者在丰富多彩的逗留中
渴望品尝茶叶迷人的
芳香。

借着明媚的月光
去到黄河旁
等候

蓓蕾开放，藕荷
开始闪烁的
时光。

或许我的视线
使诸多罕见的奇迹
迷人耀眼

以至被遗忘的可怜的艺术
家
用雕刻刀把它们刻在象牙、铜板
紫檀。

就这样四处漂泊
只觉得梦幻悄悄地
溜过，

甚至忘却了死神到来
那模糊而又可怕的
时刻。

三

但是我哪儿也不去。
如已动身我愿立即
返回原地。
啊！命运之神几时
让我在旅途中
安息。

〔哥伦比亚〕何塞·阿松森·席尔瓦
(1865—1896) 一首

夜 曲

(第三首)

那天晚上，
充满喃喃细语、翅膀的乐音、缕缕芳香，
那天晚上，
奇异的流萤在湿润和交织的阴影中闪光，
好像有一种无限痛苦的预感
在内心深处激荡，
你紧紧地抓住我，面色苍白，不声不响，
沿着穿过原野、鲜花盛开的小路
缓缓走在我的身旁。
一轮圆月
将白色的光芒
迷漫在深邃、无限、湛蓝的天空，
你的影子

清秀、柔弱
和我的影子
被月光
投射在小径凄凉的沙地上，
我们两人的影子融为一体
融为一体
融为一体，
合成了一个长长的形象
一个长长的形象
一个长长的形象……

今天晚上
我独自徬徨
灵魂充满无限的痛苦和你的死留下的忧伤，
时间、坟墓、距离，
茫茫黑夜
使你我天各一方
黑夜茫茫，我们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
我独自徬徨，不声不响，
漫步在小路上……
远处，狗在吠
对着苍白的月亮，
蛙在叫
吵吵嚷嚷……
我感到寒冷。这是卧室中
你的面颊、太阳穴和金色的双手的寒冷，

在雪白的随葬的床单上。
这是坟墓的寒冷、空洞的寒冷
死亡的冰凉。
我的影子
映着月光，孤苦伶仃
孤苦伶仃
孤苦伶仃地走在荒凉的原野上；
你苗条、敏捷的影子
清秀、柔弱，
就像在那个死去的春天温和的夜晚，
就像在那个充满喃喃细语、翅膀的乐音和缕缕芳香
的夜晚一样，
你的影子靠近我的影子并和它走了，
靠近我的影子并和它走了
靠近我的影子并和它走了……
啊！交织在一起的形象！
啊！和灵魂的影子交织在一起的身体的影子！
啊！互相寻觅的影子
在泪水和悲哀的晚上！

[巴西]欧拉沃·比拉克 (1865—1918)

一首

老 树

请看株株老树，
比小树苍劲、慈祥。
历尽岁月的磨砺、暴风雨的肆虐，
越老越漂亮。

在它们的荫护下，
人、野兽、昆虫、消除了疲劳与饥饿；
在它们的枝桠上，
饶舌的鸟儿歌喉呀啞，卿卿我我。

朋友，切莫悲叹青春已过。
以笑靥迎接苍老吧，
像老树一样健壮、快活。

为欢乐、为善良而自豪，
把枝叶奉献给鸟儿，
把阴凉和慰藉送给受苦受难的人们！

(范维信 译)

[巴西]维 森 特·德·卡 尔 瓦 略
(1866—1924) 二首

花 儿 与 小 溪

花儿心惊胆战：
“小溪，放开我！”
清冷的溪流载着花儿，
唱着响亮的歌。

花儿哭出声：
“小溪，放开，放开我！
我的家在山上，
不愿到大海生活。”

小溪不停地奔跑，
冷漠无情，
带着花儿，
跳过沙砾，汨汨淙淙。

“那枝儿摇曳的地方，
是我的家乡故地。
晶莹的露珠，
来自蓝天，大气……”

花儿脸色苍白，苍白，
一面呻吟，一面抽泣。
清冷的溪流载着花儿，
高声唱着，朝前奔流而去。

“再见吧，枝头的绿荫，
再见吧，鸟儿的啁啾，
再见吧，清晨的喧闹，
再见吧，暮色的甜蜜。

再见吧，轻柔的清风，
你每每划破月夜的静谧。”

“小溪，放开我，小溪，
不要把我带进海里……”

生活的湍流，
和我心中残留的爱，
像小溪和花儿，
一泻千里……

(范维信 译)

旧 题 重 谈

整整一生，只有轻微的希望
给生活的苦难披上一层伪装，
归根结底，人生不过是一个
沦为泡影的巨大幻想。

被放逐的心灵的永恒梦幻，
为心灵带来渴望与欢愉，
这是个幸福时刻，却总是一再拖延，
整个一生都永远不会露面。

我们想象的这种幸福，
我们梦幻的神奇之树，
那金黄色的果实缀满枝头。

幸福的确存在，而我们却无法把它抓住，
因为它总在我们把它安放在的那个地方
而我们却从未把它安放在伸手可得之处。

(孙成敖 译)

〔尼加拉瓜〕卢文·达里奥（1867—1916）
十四首

牛 蒺

（选四首）

六

诗人在自己的诗句里
放进大海的全部珍珠，
东方的全部象牙，
矿山的全部黄金；
放进戈尔康达^①的钻石，
巴格达的宝贝
和印度总督
百宝箱中的首饰和贵重物品。
然而他却没有
一块面包，

① 戈尔康达是印度一座古城的名字。

因此在做完诗的时候
却由于饥饿而死掉。

八

穷人在贫困中度过一生，
谁曾听一听他的苦衷；
当他去沿街乞讨，
被赶出一座座门庭。
乞丐死去以后，
人们为他立一尊雕像……
让死者永垂不朽
反正他没有嘴巴和胃囊。

十

啊，可爱的姑娘！
我要对你实说：
你那一双眼睛
是水晶后面的火；

你的鬘发是黑色的丧服；
你举世无双的嘴唇
是匕首的利刃
留下的血的印痕。

二十一

这是乞丐与流浪汉的合唱：
“和装满腰包的银行家们血战到底！”
穷人仇恨富人——
这是普遍的规律。

小奏鸣曲

公主为什么……忧心忡忡？
草莓色的唇儿嘘出叹息声声，
失去了红润，失去了笑容。
面色苍白，坐着金椅，
悦耳的琴声悄然沉寂，
被遗忘的鲜花在瓶中枯萎凋零。

花园中到处是孔雀开屏。
女管家喋喋不休，谈吐平庸，
红衣小丑跳跳蹦蹦，
公主没一丝笑意，无动于衷。
她望着东方的天空，
注视茫茫幻境中渺渺的蜻蜓。

难道她在想戈尔康达或中国的王子
或想着那个人——他停住阿根廷马车
来看她温柔多情的眼神，
或者在想芬芳的玫瑰岛上的皇帝，
拥有晶莹宝石的国君，
想那霍木兹^①珍珠的骄傲的主人？

啊，口似玫瑰的可怜的公主啊，
她想有一双轻盈的翅膀，
化做燕子或蝴蝶，在天空飞翔；
沿着光芒耀眼的阶梯奔向太阳，
用五月的诗句向百合花致敬
或者乘风而去，消失在雷声隆隆的海上。

她不再喜爱王宫、纺线的银器、
红衣小丑、迷人的猎鹰、
动作单调的天鹅在蓝色的湖上游弋。

① 霍木兹是波斯湾上的一个岛屿。

百花都为宫中的伙伴伤心：
北方的藕荷，东方的茉莉，
南方的玫瑰，西方的大丽。

可怜的蓝眼睛的公主！
被黄金束缚，被绫罗羁绊，
被囚禁在大理石的皇家宫殿，
巍峨的皇官有卫兵把守，
上百个黑人持枪看管，
还有巨龙和不眠的警犬。

啊，谁能像脱蛹而出的蝴蝶！
（公主面色苍白，内心忧伤。）
啊，黄金、玫瑰和象牙的幻想！
谁能飞向那王子生活的地方！
（公主内心忧伤，面色苍白。）
比四月绚丽，比黎明闪光！

“公主啊，你听，”保护女神说道，
“幸福的骑士正飞马驰奔，
腰悬宝剑，手擎鹰隼，
与你虽未相见却早已倾心，
他来自远方，战胜了死神，
要用爱的亲吻点燃你的双唇。”

神 游

难道是异国的情意缠绵……？
像东方的玫瑰使我梦绕魂牵：
丝绸、锦缎、黄金令人心花怒放，
戈蒂耶①拜倒在中国公主面前。

啊，令人倾倒的美满姻缘：
琉璃宝塔，罕见的金莲②，
茶盅、神龟、蟠龙，
恬静、柔和、翠绿的稻田！

用中文表示对我的爱恋，
用李太白的响亮的语言。
我将像那些阐述命运的诗仙，
吟诗作赋在你的唇边。

你的容貌胜过月宫的婵娟，
即使可享天上的厚禄高官

① 戈蒂耶（1811—1872）是法国诗人。

② 原诗中“不可能有的脚”指中国妇女缠足。

也不如去精心照看
那不时抚摸你的象牙团扇。

天 鹅 颂

——致佩拉尔塔伯爵夫人

奥林匹斯山雪白的天鹅
嘴巴像红玛瑙一样鲜艳，
炫耀着纯洁的短翅
向太阳展开无瑕的羽扇。

像一只七弦竖琴的手臂，
希腊古坛的提手一般，
憨态可掬的脖子
使人想起理想的航船。

天鹅具有神圣的血缘，
它的亲吻越过彩绸似的农田
升到勒达^①可爱的

① 勒达是希腊神话中的仙女，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之妻。当她沐浴时，宙斯曾化作天鹅，藏到她的怀里。

玫瑰色的山峦之巅。
卡斯塔利亚泉^①洁白的国王
他的胜利将多瑙河照耀；
洛亨格林^②是金发王子；
达芬奇是他在意大利的男爵。

他的洁白可以和亚麻花朵、
白玫瑰的花蕾、
洁白的金羊毛骑士勋章
和圣诞节的羊羔儿媲美。

天衣无缝的诗人，
纯贞无瑕的神韵，
神奇高雅的珍禽
至死还在将灵魂化作歌吟。

身有双翼的贵族
炫耀着蓝色田野的洁白的百合，
在自己的羽毛上感到
潇洒、可亲的蓬帕杜^③右手的抚摸。

在赏心悦目的湖上不停地划桨，

① 在帕尔纳索山脚下，是祭诗神缪斯的地方。

② 洛亨格林是日耳曼神话中的一位英雄。

③ 蓬帕杜（Pompadour）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儿，她对国王和当时的法国政府有很大的影响。

梦境等待着伤心的人们，在那个地方
一只威尼斯的黄金的小船
等候着巴比耶拉^①未来的新娘。

伯爵夫人啊，请将天鹅爱恋；
它们是迷人国土上的神仙，
身披着芬芳、貂皮、绸缎、
梦和黎明的光线。

金 星

在这静静的夜晚，乡思令我熬煎。
为着寻觅安宁，来到清爽沉寂的花园。
夜空里美丽的金星闪动着眼睛，放射着光明，
仿佛乌檀木上嵌着一朵金素馨，恁般地神圣。

对于我这热恋着的心，你像东方的美女
在闺阁之中等待着情侣，
也许你正在人们的肩头依卧轿椅，
云游万里，洋洋得意。

^① 巴比耶拉 (Luis dl Baviera 1287~1347) 是一位日耳曼皇帝。

“噢，金色女郎！”我对她说，“我的心要脱壳而
去飞向你的身旁，
我的嘴将吻在你的朱唇上，
我要在洒向你额头白光的那光环之中飘荡，

在灿烂星光的陶醉之中
我无时无刻不把你恋想。”
一心爱恋的
希洛迪亚斯和莎乐美^①……

青春啊，奇妙的宝贝，
此一去啊不再归！
我之欲哭无泪下……
但有哭时不吟悲……

她曾使我无比宽慰，
心旷神怡，亲切轻松，
她也曾使我无比激动，
童稚之心难免懵懂。

伴随她那绵绵柔情，
是激烈的情欲冲动。
裹着那纯洁的轻纱筒裙，
是一个纵酒的女人。

① 希洛迪亚斯是希腊神话中犹太国王的孙女，莎乐美是她的女儿。

她将我的幻想托在手臂，
如同催促婴儿昏昏入睡……
她夺去了他的生命，幼小、悲苦，
还不曾具有信念和聪慧……

青春啊，奇妙的宝贝，
此一去啊不再归！
我之欲哭无泪下……
但有哭时不吟悲……

她曾把自己的情欲
珍藏在我的嘴里，
她对我疯狂地亲吻，
用牙齿咬住了我的心。

她梦寐以求的
是深深的爱情，
但愿那拥抱和吻
在人间保持永恒，

她从我们轻浮的肉体
总是想到伊甸园里，
她不想这春天和肉体
一样会长辞永去……

青春啊，奇妙的宝贝，

此一去啊不再归！
我之欲哭无泪下……
但有哭时不吟悲……

青春还有几多重！
多少国度、多少风情，
倘未成我诗中之韵，
便也留为心中之影。

我寻公主徒然无逢，
公主寂寞面生愁容。
尝尽人生悲伤苦痛。
再无公主传来歌声！

尽管时间顽固绵延，
我的情思却无终点，
待到头发花白之时
逸兴信步玫瑰花园……

青春啊，奇妙的宝贝，
此一去啊不再归！
我之欲哭无泪下……
但有哭时不吟悲……

而永远属于我啊
那金色的晨辉！

(孟继成 译)

鸽子

鸽子说道：

——我很幸福。在无边的天空之下，
在开满鲜花的树上，
在饱含蜜汁的苹果旁，
挨着被露珠打湿的嫩芽，
有着我那小小的家。
伴着欢快的赞歌，
从刚刚睡醒的东方，
黎明赤裸着身体走出，向世界射来
她额头上那道羞怯的光，
此时我从这棵最亲切的树
一直飞向远方的丛林。
我的翅膀洁白、细腻，
金色的阳光把它沐浴，
和煦的晨风将它梳理。
我的足爪堪与玫瑰花瓣相比。
我是甜美的鸽中女郎，
在山间对着同伴窃窃私语。
在景色优美的树林深处，
在落叶松上我把小巢筑起；

在清新的枝叶下面，
我那刚出生的雏鸽可爱无比。
我可以飞送许诺，
我可以传递誓言，
可以给沉思的小伙
带来心爱姑娘的眷念。
痴情的人们忧伤、亲热，
我可以给他们充当信鸽，
凑近香郁的发髻盘旋，
代人把钟情的话儿诉说。
我就是风中的那枝百合。
在深邃的蓝色苍穹之下，
我从自己的富丽宝库中
选出珍萃与精华：
口中啾啾声脆，
羽翼轻轻扑打。
我唤醒快嘴的小鸟，
小鸟唱起动听的歌谣，
我栖息在绽开花朵的柠檬树上，
洒下柠檬花的花雨。
我天真无邪，纯洁如玉。
我任凭希望的翅膀驾驭。
任何一种摩擦、声响和扑打的柔情
都可以使我兴奋不已。
噢，无边的蓝！我爱你，
因为你为花木降雨，又将太阳燃红挂起，

因为你是朝霞的宫殿，
又是我小巢的屋脊。
噢，无边的蓝！我爱你
那彩云笑容可掬，
那金粉轻雾细细，
充满美梦与香气。
我爱这稀薄模糊的帷幔，
它是飘浮的雾烟，
在雾中迎着软风
展开我的羽毛绒扇。
我很爱福！因为这树林属于我，
这里有我小巢的奥秘；
在这里拂晓是我的节日，
恋爱便是我的生活，我的游戏。
我多么幸福，因为满怀甜蜜的焦急，
温暖我的雏鸽，我就称心如意；
因为在这原始森林回荡着
我啾啾鸣奏的天曲；
因为没有哪枝玫瑰对我不爱，
没有哪只优雅的小鸟对我不理，
没有哪位健美的歌手不邀我同他去。
——真的吗？——一只卑鄙的鸱鹰说，
说完便恶狠狠把鸽子吞进肚里。
（此时撒旦^①为着泄发内心的仇恨，

① 撒旦：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魔鬼的别名。

鼓掌支持那只凶恶的猛禽。)
而贤明的上帝，正在他的宝座之中
陷入了沉思。他皱起眉，
记起了自己的宏伟工程，
检查过计划里所有的逗点、句号，
他想：
既然造出鸽子，
何必又造鸱鹰。

(孟继成 译)

一双眼睛的歌

太阳的红色光芒
停止燃烧、闪亮，
黄昏在你的眼里
已经进入梦乡。
当白昼消逝
以千丝万缕的柔情
给你留下朦胧的余辉
和无限的忧伤；
当夜色在寥廓的天空
展开幕帐

求你将天空的湛蓝
收藏

正因为这样，美丽的姑娘，
此时此刻，在你的眼睛上
才迷漫着湛蓝、清澈
梦一样的光芒。

正因为这样啊，红色的太阳
才既不燃烧也不闪亮，
黄昏才在你的眼里
进入梦乡。

忧 郁

——致多明戈·博利瓦尔

兄弟，你有光明，请同样指给我光明。
我像盲人一样：迷失了方向，摸索而行。
我在狂风暴雨中走路，
因幻想而盲目，为和谐而发疯。

这就是我的疾患。做梦。诗歌就是
穿在灵魂上的有着千万根芒刺的可怕的衬衫。

一根根鲜血淋漓的尖刺
使我心中的忧郁点滴不断。

我盲目而又疯狂地走在痛苦的世界里：
有时觉得道路很短，很短，
有时又觉得它很长，很长……
就在这鼓舞和挣扎的摇摆之中，
我承受着几乎无法忍受的苦恼。
难道你听不见我的忧郁点点落地的响声？

致 罗 斯 福^①

用《圣经》的语气，或者惠特曼的诗句——
猎手啊，这大概会到达你的手里，
你既时髦又原始，既复杂又单纯，
既有点像华盛顿，又有点像卡尔德亚的国君^②。

你就是美国，
未来的侵略者，
要侵略印第安血统的天真的阿美利加——

① 罗斯福（提奥多尔）是1901—1909年间的美国总统。

② 原诗中的 Nemrod 是卡尔德亚的传奇式的国王。《圣经》中称他为英雄的猎手，汉语中译为宁录。卡尔德亚是巴比伦城的前身。

她依然向耶稣祈祷，用西班牙语讲话。
你是自己种族傲慢、强悍的楷模；
文质彬彬，精明强干；托尔斯泰的反对者。
杀伤猛虎，驯服烈骏，
你是勒克珊德洛斯——尼布甲尼撒的子孙^①。
（如同今天的狂人们所说
你是力量的师尊。）

你以为生活就是火光熊熊，
进步就是爆炸声声，
你以为自己的子弹打到哪里
就能决定哪里的前程。
不行！
美国的确辽阔、强盛，
它一摇晃，雄伟的安第斯山峰
就会发生强烈的震动。
它一喊叫，人们就会听到雄狮的怒吼，
正如雨果对格兰特所说：星星归你们所有。
（阿根廷的太阳几乎不能发光，
智利的星星几乎不能升起……）你们的确富强。
你们集中了赫丘利和玛门^②的信仰，
自由神在纽约举起了火炬
将征服的坦途照亮。

① 前者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后者为巴比伦王，曾攻陷耶路撒冷，烧毁耶和華的神殿和王宫，抢掠财物和人民。

② 前者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后者是财利的意思，常指财神。

但是我们的美洲，从古老的
奈查瓦尔科约特尔^①时代起
就有诗人，它曾经掌握令人赞叹的文字
并保存了伟大的巴科^②的足迹；
它曾经观察过许多星体；
它知道柏拉图提出的大西洋洲的奥秘；
从远古时起
它就以光明、火种、香料和爱情
维持自己的生命，
伟大的蒙德祖玛^③和印加王的美洲，
哥伦布芬芳的美洲，
天主教的美洲，西班牙的美洲，
高尚的瓜特莫克^④曾在那里说过
“我不是在玫瑰床上”的美洲；
有着萨克逊人的眼睛和野蛮人的灵魂先生们，
请注意！
那在风暴中颤抖、以爱情为生命的美洲还在呼吸！
它在梦想、在恋爱、在战栗，它是太阳神的爱女。
西班牙美洲还活着！
西班牙雄狮的无数只幼崽，虎虎有生气！
罗斯福，既便是以上帝的名义，

① 墨西哥契契梅卡族印第安人国王（1402—1472）。

② 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③ 墨西哥阿兹台卡国王。

④ 墨西哥阿兹台卡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曾英勇抵抗西班牙征服者，后被俘，受尽折磨后被绞死。

你也必须同时成为凶猛的猎人和可怕的射手
才能将我们置于你的魔爪里。

不过，可惜呀可惜，你们无所不有，就是没有上帝！

（译自《生命与希望之歌》）

向我们的堂吉诃德先生祈祷

——致纳瓦罗·莱德玛

受难者的主宰，绅士们的君王，
头戴梦幻的金盔，
穿的是憧憬，吃的是力量；
至今还没有任何人
紧握长枪征服世上的心灵，
手持盾牌战胜所有的想象。

出类拔萃的游仙
用步履的威武庄严
使天下道路变得神圣，
向事实、向良心
向法律、向科学

向谎言，也向真理宣战……

骑壮中的游侠，
好汉中的男爵，勇士中的郡王，
举世无双的名流，我祝你健康！
我祝你健康，因为我想
你的身心已经很虚弱了
无论人们将你蔑视还是为你鼓掌，
向你祝贺、为你加冕
还是作出蠢事荒唐！

你，昔日的胜利少得可怜，
对于你，古典的荣誉
几乎与法律和理智无缘，
如今你经受着夸奖、纪念、讲演，
忍耐着研讨、竞赛、卡片，
过去你有俄耳浦斯^①，现在你有合唱团！

梦幻中神圣的罗兰^②
请听一个人的呼声，他爱你的木马^③，
自己的珀伽索斯^④也对你嘶鸣；
请听这些祈祷的诗句

① 俄耳浦斯是希腊神话中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

② 罗兰是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③ 原诗中的 Clavileño 即堂吉河德和桑丘骑的一匹木马。

④ 珀伽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生有双翼的神马。

用日常的事物和我在神秘中
看到的其他事物吟成。

祈祷吧，为我们这些贪生的人
用灵魂在探索，丧失了信心，
暗无天日，满怀苦闷；
为了外来的仁慈的居民，
因为有人嘲弄拉曼却^①的生灵，
嘲弄慷慨的和西班牙的精神！

为我们祈祷吧，因为我们需要
神奇的玫瑰、高尚的桂花！
伟大的先生，为我们祈祷吧。
（人间的桂树林在颤抖，
在你流浪的兄弟塞吉斯蒙多^②之前
哈姆雷特会给你献上一朵鲜花。）

祈祷吧，慷慨、自豪、善良，
祈祷吧，贞洁、纯净、勇敢、像天使一样，
为我们祈祷，为我们请求，
因为我们几乎已经没有活力、蓓蕾、光芒，
没有吉诃德、没有桑丘、没有上帝，
没有灵魂和生命，也没有双足和翅膀。

① 拉曼却即堂吉诃德的家乡。

② 塞吉斯蒙多是西班牙戏剧家卡尔德隆（1600—1681）的剧作《人生是梦》中的王子。

先生，使我们摆脱
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悲伤，
尼采的超人、无声的歌唱，
医生开给我们的药方，
各种瘟疫——
学院可怕的诽谤！

先生，请使我们摆脱
粗俗的挑拨者，
虚伪的卫道士，
文质彬彬的匕首，
狡猾、懦弱、下贱的生灵，
恶贯满盈的地痞
他嘲弄荣誉、生命、名声。

出类拔萃的游仙
用步履的威武庄严
使天下道路变得神圣，
向事实、向良心
向法律、向科学
向谎言、也向真理宣战……

为我们祈祷吧，受难者的主宰，
头戴梦幻的金盔，
穿的是憧憬，吃的是力量；
至今还没有任何人

紧握长枪征服世上的心灵
手持盾牌战胜所有的想象！

（译自《生命与希望之歌》）

命中注定

树木是幸福的，因为它几乎没有知觉，
顽石全然没有知觉，它就更加幸福，
没有比清醒更大的悲哀，
没有比活着更深的痛苦。

存在，又浑然不觉，毫无目的，
对过去的后怕，对未来的恐惧……
明天的死亡着实令人肉跳心惊，
生命、幽灵、说不清，

甚至想不到的一切都使人不寒而栗，
还有那用活生生的手臂诱人的肉体，
用随葬的花束在等候的坟地，
我们不知从何处来
也不知向何处去……！

（译自《生命与希望之歌》）

〔墨西哥〕路易斯·贡萨卡·马尔比纳
(1868—1934) 二首

我望着她去了

我望着她去了。那是
心潮澎湃的动人的一瞬间。
我陷入沉思，默默无言。
那是最后的梦幻。
大海在炫耀她的丰姿：
白雪和水晶，黄金和蓝宝石
为她披上了绚丽的盛装。
我的心收拢了翅膀，
像渴望入睡的鸟儿一样。
凄凉沉闷的落日
渐渐失去了光芒。
在黄昏的宁静中
我的心多么惆怅。
蔚蓝的波涛，洁白的浪花，
一只华丽的小船，

一条地平线，一片白帆漂荡……
美梦儿哭着走了！
没有了爱情，快乐和幻想。
被丢下的诗文啊，
连痛苦都撇下我们而去了，
今后将如何生活，怎样歌唱？……
巨大的阴影不断扩大，
我注视着无边的海洋……

独 白

我很贫困，但在箱底
却将一个宝贝珍藏：
金色的小盒儿
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在闪光。
打开盒儿，里面装着何物？……
玫瑰花瓣，还有兰花、爱神木、梔子花
和晚香玉无瑕的翅膀；
这都是昔日爱情的枯萎的遗物，
每朵花上都有着无穷的遐想！

当我离家的时候，
慈母为我系上护身符，

我曾多少次抚摸
那金色卷曲的发缕。
这浑厚的象牙十字架上的日期
令我何等的心旷神怡。
啊！我的姑娘，可爱的少女，
我这里保存着
你思念我时采下的雏菊！

多少再现的情景！
多少往日的回忆！

我感到青春焕发、正在热恋，
幸福、美好，宛如昨天。
我看到了我的树林、小山、
凄凉的村庄和可怜的家园，
甚至看到了那群昔日的燕儿，
它们曾将自己的小巢
筑在家乡教堂的断壁颓垣！

当某种隐痛将我折磨，
我便阅读盒里保存的书信；
写信的是母亲和未婚的情人——
我所失去的两个善良的靈魂。
心灵打开了思绪的闸门，
任凭甜蜜的幻想纵横驰奔！
我听到了天使的歌唱、动听的乐声。

小夜曲轻柔的前奏，
阳台上鸟儿展翅的声音。

只要仍在严酷的命运、
黑暗和不幸中煎熬，
我就没有
比回首往事更大的幸福。
那慰藉是多么美好的憧憬！
黑夜中我梦见光明，
踏着藓草并看到天空，
在青春的回忆中
身感痛苦却又找到了抚慰安宁！

晚香玉已经枯萎，
就像我枯萎的心房，
兰花瓣已经退色，
就像我幻想的翅膀。
然而我会微笑和啼哭，
只要一看到我的珍藏：
一个金色的小盒儿
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在闪光。

〔玻利维亚〕里卡多·海梅斯·弗雷伊雷
(1868—1933) 二首

总 是

想象中漫游的鸽子哟
你激起最强烈的爱情；
想象中漫游的鸽子哟
光芒、音乐和鲜花的魂灵。

在孤独岩石的上方飞翔。
沐浴着痛苦寒冷的海洋；
在你经过的孤独忧郁的岩石上
有一束光芒……

在孤独岩石的上方飞翔，
漫游的鸽子啊，雪白的翅膀
宛如神圣的供品①，多么轻盈

① 诗中的供品系指一种又薄又脆的白色的圣饼。

恰似雪片一样；想象中
漫游的鸽子哟，神圣的翅膀
象雪片、百合、供品、薄雾一样……

英 雄

将马刺刺进胯下的坐骑，
血的烈焰在心中燃烧，
“野蛮人”在厮杀中
发出一声骇人的吼叫。

半裸着身躯，大汗淋漓，已经负伤，
他兴高彩烈，心潮激荡，
手持盾牌将敌人打倒，
威风 and 杀气使对手不战自降。

刹那间出现奇异的光芒，
黑暗的天边沐浴着
紫色波涛的火的海洋，

在红色闪光中多么引人注目
他那金黄、坚硬的头发
充血的眼睛和宽阔的胸膛。

[墨西哥]阿马多·内尔沃 (1870—1919)

三首

如果一根刺将我刺伤

如果一根刺将我刺伤，我会躲开，
但不会将它怨恨！
当忌妒的小人向我投来恶意的投枪，
我会默默地走向
那慈善和爱情的最纯洁的地方。

怨恨？又有何用！怨恨会有什么报偿！
既不能纠正谬误，也不能医治创伤。
我的玫瑰花尚且来不及开放：
如果敌人走来
岂能浪费精力，将他刺伤，

他将采摘香气袭人的玫瑰；
如果他看到花中耀眼的红色，
那正是他昨天的邪恶

在残暴地伤害我时流出的鲜血，
玫瑰又还给了他，化做了和平的花朵！

你，还在等……

镶嵌着繁星的黑夜，
金光耀眼的白昼，
灰雨和云都在消逝，
而你还在等候！

你在等候，时光不慌不忙！
多么懒惰地移动脚掌！
二十四个姊妹像穿着
灌铅的拖鞋一样。

绿丛中那火红的玫瑰
散发出馥郁的香气。
她的神圣的肉体在绿丛中
是一个奇迹。

但我们几时才能看到玫瑰开放！
永恒的上帝啊，你从不着忙，
可人类多么苦恼，因为寿命不长。

上帝啊，我们几时才能看到玫瑰开放！

平 静 的 海 洋

久久地将大海眺望
使我的眼睛明亮；
生活中我多次看过海洋，
波涛来来往往，
天际渺渺茫茫，
一派波澜壮阔的肃穆景象。

我从前的思想容易起伏跌宕，
如今平和、沉稳
皆因看多了海洋；
它是那么幽深，
灵魂的潜水员
也难将底部找寻。

我的忧伤宛似大海
轻轻地唱着
同一支单调的歌
伴随着同一种古老的节拍。

在我的心中，
痛苦和年龄使它变冷，
笼罩着寒带大洋的
平静和冰。

它在收缩，默默无声，
冷冷清清，粗糙不平，
宛似一块岩石
消失在灰色的苍茫中。

我的心中没有愤怒，
只有这一点与那海洋相同，
没有怒涛汹涌，
没有呼啸的狂风。
什么也不能使你发怒，
死去的海，“平静的海”，
你就是我的魂灵。

[巴西]阿方索·恩里克斯·德·科斯塔
(1870—1921) 一首

伊 斯 马 利 亚

伊斯马利亚发了疯，
在城堡上面做起了梦……
他看到天上有一轮月亮，
他看到海里有一轮月亮。

他沉浸在梦境里，
全身沐浴着月光……
他要升上天空，
他要下到海洋……

他神志恍惚错乱，
在城堡上面唱起了歌……
他靠近了天空，
他远离了海洋……

他犹如一位天使，
展开双翅飞翔……
他要得到天上的月亮，
他要得到海里的月亮……

上帝赐给他的一对翅膀
羽毛洞开阵阵作响……
他的灵魂升上天空，
他的躯体落入海洋……

(孙成敖 译)

[墨西哥]恩里克·贡萨雷斯·马丁内斯
(1871—1952) 三首

扭断那天鹅的脖子

扭断那羽毛骗人的天鹅的脖子，
它在碧蓝的泉水中显示着洁白的神韵，
然而它只是炫耀自己的优雅
却感受不到景色的声音、事物的灵魂。

请将那形式和语言抛弃
只要它们与深刻生活的内在节奏
脱离……热烈地崇拜生活吧，
并让生活理解你的美意。

请看那聪颖的猫头鹰展开了翅膀，
离开了帕拉斯，从奥林庇斯山
默默飞来，落在那棵树上……

它没有天鹅的风度

但灵活的眸子却凝视黑暗
领悟着静夜的神秘之书。

明天，诗人们……

明天，诗人们将用我们今天
未能得到的神圣诗句来歌唱，
新的星宿将赋予灵魂
新的命运，以一种新的震荡。

明天，诗人们将走自己的路
迷恋于未知的、新奇的花香，
听到我们的歌声，会漫不经心地
将我们古老的憧憬丢掉，让它随风飘扬。

一切都无意义，一切都是妄想，
同样的神秘，同样的向往，
同样的迷惘笼罩着心房。

在时隐时现的永恒的阴影面前，
他们将从灰尘中拿起我们丢掉的竖琴
同样将我们的歌吟唱。

没见过海的姑娘

罗莎，可怜的罗莎，没见过海洋。

她让自己的梦在邻近的原野飞翔。
向云雀祈求歌唱的秘诀
当它那黎明的晨曲随风飘扬，
她知道潺潺的泉水来自何方，
她能区分每只蝴蝶的名字，
听到水在流淌，她便沉入梦乡……

我问她：“罗莎，
你可见过海洋？”
她在稚气的惊讶中，温柔地
将金黄色的脑瓜儿摇晃；
阴影第一次从白皙的前额掠过，
她放开眼界，贪婪地将天边眺望，
两步以外就是银色的小溪，
浓密的草地、碧绿的山岗。
她在聆听森林的话语，那隐隐的声音
仍在将自己的神秘深藏……
为了将一切弄懂，生命是多么短暂！……

当各种各样的旋律
在自己可怜世界的灵魂中回响，
她感到无比的轻微和渺小
在未知的事物面前多么想大哭一场。
转瞬间，奇妙的品德
向她揭示了在万物中存在的灵魂，
她洁白的童心要奋力
向着一个神秘的深渊划桨……

我想，罗莎
从未见过海洋……

〔哥伦比亚〕吉列尔莫·瓦伦西亚
(1872—1943) 一首

骆 驼

两峰疲惫的骆驼，后颈一屈一张，
浅蓝色的眼睛明亮，汗津津的皮毛金黄，
缩着脖子，张着鼻孔，
阔步将努比亚的沙漠测量。

它们昂起头颅辨别方向，
冒着天顶火红的骄阳，
毛茸茸的长腿经过梦游般的跋涉
默默地停在水源的岸旁……

在美妙的蓝色下刚刚驮运五年，
苦役的煎熬已经烤红双眼：
它们或许曾聪明地阅读模糊的象形文字
在不幸碣碑的废墟中间。

它们沿着昏睡的地毯沉默地跋涉
当奄奄一息的白昼闭上眼睛，
黑色的少女为它们披上阴影，
它们在模仿悲哀的游行……

它们是沙漠之子：枣椰树
赋予它们灵活的长颈佯装摇晃，
斯芬克斯①之口喷出永恒的疲劳
笼罩在喀麦拉②为它们雕刻的憔悴的脸上！

古老太阳烘烤的金字塔说道：
“我们怀着隐隐的不安热爱疲劳……”
从那时起它们就看到自己三角形的身影
在活生生的肉的脊背上奔跑。

旋风飞撒的金粒
在旋转中成为它们贴身的服装，
并被无形的丝线串成项链
装饰骆驼憔悴的形象。

一切烦闷，一切高烧，一切饥饿，
无水的干渴，荒凉的沙漠中
没有雌驼……劫掠商队……成堆的白骨，

①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

② 喀麦拉是希腊神话中的喷火怪物。它前半部像狮子，后半身似蛇，中部像山羊。

这一切都在它们痛苦的眼圈里沸腾。

无论狮子的锦皮，还是没药的馨香，
也无论枣椰的卷叶——浇灌可爱的阴凉
还是响尾蛇清脆的音响
都不能取悦疲惫之王的目光。

拜占庭的笛手喜欢伴随镣铐的声响
推敲韵律，请在这目光上畅饮悲伤；
只有这双眼睛能告诉你们一个世界的疲倦，
它在痛苦挣扎，血管里没有血液流淌！

啊，艺术家！啊，跋涉在茫茫原野上，
你们驮着神圣的独石巨碑！
狮身人面像的伤心者！贞洁的枣椰树的情郎！
只有你们能使大千世界的干渴得到安慰！

眉头紧锁，你们能作什么？当受到干渴折磨，
披头散发的带爪的部族，你们得到了什么？
只有诗人是瀚海上的绿洲，
只有他打开的动脉能洗刷人类的罪过。

骆驼队消失在远方
将我抛弃，跋涉在废墟上……
在凄凉的灰色的波浪里，
朝阳下，哪里去寻它们的足迹！

不！我要去寻找那双见过的慧眼，
它们是滋润我干唇的纯净的清泉，
我将耐心等待，直到它们化作神秘
柔情的细流，沁入痛苦诗人的心田。

当我凝视那双眸子朦胧的深处
倘若沉默的人群走过我的身边，
他们会说看到一只忧心忡忡的骆驼
宁静地注视着两眼蓝宝石的清泉……

〔阿根廷〕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
(1874—1938) 二首

闲 趣

黄昏用轻轻的画笔
点缀我周围的宁静，
宝石的嫩绿色调
又抹上了一缕深红。

一轮圆月钻出了树丛；
茂密的树叶使寂寞更浓，
一个蜘蛛用它的丝线
迷人地编织苍穹。

穹隆中蝙蝠纷飞
宛如中国的屏风；
石基上你苍白的膝盖

显出优雅的倦容，

一条混浊的河流在我们脚下
无声地流向幽冥。

失去的巢

只剩一点枯草
留在树枝上面，
一只忠贞的鸟儿
在林间伤心地呼唤。

上面是天空，下面是路径，
鸟儿的痛苦永远不会停，
站在枝头上
询问着爱情。

它已经带着怨声飞翔，
沿着道路啾啾歌唱，
绵羊将柔软的绒毛
留在沿途的针刺上。

可怜、痛苦的鸟儿，
它只会歌唱，
当它歌唱时在把泪水淌
因为它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巢房。

〔乌拉圭〕胡里奥·埃雷拉·伊·雷西格
(1875—1910) 一首

梦 的 颜 色

昨晚她来了，身穿着天鹅绒；
伤口流着血，像火一样红；
一副死人的苍白的面孔，
两只溺水者的无神的眼睛……

一朵凋零、随葬的日光兰
放在裸露、枯萎的前额上。
一条狗在冷地上尖叫，
面向生着双角的朦胧的月亮……

嘴唇上安详的表情
像中了迷人妖术一样坚定，
由于受了她的哭声的惊动

我终于问起她的姓名，
她说：“孩子，连你都不认识我了，
我就是你遭受苦难的魂灵！……”

〔秘鲁〕何 塞·桑 托 斯·乔 卡 诺
(1875—1934) 二首

夸 耀

我是美洲的歌手，粗犷豪放，土生土长，
我的琴有灵魂，我的歌有理想。
我的诗不会在枝头上摇晃，
那里拴着缓缓摆动的热带的吊床……

当我感到自己是印加王子，便向太阳致敬，
因为它赋予我王室的权杖；
当我感到自己是西班牙人，便将征服时期回想，
这时我的诗句会像号角一样嘹亮。

我的幻想来自摩尔的传统：
安第斯是银山，莱昂是金山
我用史诗的声音将两座纯贞的山支撑。

西班牙人的血液，印加人的心房，

如果我不是诗人，会成为
白人探险家或印第安人的君王。

征服者的战马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脖颈秀美，
臀部闪亮，
蹄声铿锵……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不！不仅是那些武士
顶盔贯甲，执旗仗剑，
征服了森林和安第斯山，
那些安达露西亚的战马，
它们的英姿闪烁着
阿拉伯良骏的神韵，
同样把自己光辉的蹄痕印在
干燥的石滩，
潮湿的沼泽，
喧嚣的河岸，

寂静的雪原，
印在草原、谷地、
森林和山峦。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在热带的咖啡林中
一匹马首当其冲，
当巴尔博亚①的小队
将沉睡的孤独惊醒，
霎时传来太平洋的气息
因为阵阵海风
将咸涩的湿润
送进它的鼻孔；
克萨达②的战马，立在山巅
注视着山谷深处，
雨点似的鞭打
狂暴野蛮，
它用一声嘶鸣
问候茫茫的平川……
以轻松的碎步
宛似沿着数千级石梯

① 巴尔博亚 (Vasco Núñez de Balboa 1475—1517) 是西班牙征服者，曾任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第一块殖民地的总督。

② 克萨达 (Jiménez de Quesada 1500—1579) 是新格拉纳达地区的征服者。

奔下崎岖的安第斯山
在铿锵的蹄声中
石阶在呻吟呼唤……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而另一匹胸部宽厚的战马，
昂首挺立，似乎想使自己更加高大，
一天科尔特斯^①骑在上面，
马镫金光闪闪，
从墨西哥到洪都拉斯
将距离和岁月测量，四周是丛林和山岩。
它比那些神骏更应荣获桂冠，
后者在凯歌声中奔驰，
品达^②用这样的歌声
鼓舞飞车和疾风
进行奥林匹克的角逐追赶！
索托^③跨下的战马
更值得永恒的礼赞，
他熟练地驾驭
随心所欲地腾翻，

① 科尔特斯 (Hernán Cortés 1485—1547) 是墨西哥的征服者。

② 品达 (Pindaro 公元前522—442) 是古希腊著名诗人，曾在诗中歌颂奥林匹克运动会。

③ 索托 (Hernando de Soto, 1500—1542) 西班牙征服者，曾征服尼加拉瓜和秘鲁 (同比萨罗一起)。诗中的阿塔瓦尔帕 (Atahualpa) 就是印加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

令人吃惊，令人胆战，令人瘫软，
在印第安人的齐声呐喊中
未遇丝毫反驳的表现，
便登上阿塔瓦尔帕的王位。
给帝国的旗帜溅上唾液斑斑……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贝都因①人的战马
将孤独吞咽；
圣豪尔赫②的战马
将恶龙踏成碎片；
凯撒在加里亚斯的战马；
阿尼巴尔在阿尔卑斯山的战马；
古典神话中的肯陶洛斯
一半是马，一半是人，
飞奔时不知疲倦，
做梦时并未睡眠，
射向明星，疾风一般；
与安达露西亚史诗一样的战马相比
它们却缺少灵魂、缺少力量、缺少血性，
这些安达露西亚战马
在荒凉的亚特兰蒂达土地上
忍受着饥饿、马刺、疲倦，

① 贝都因人是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

② 圣豪尔赫是卡巴多西亚王子。

载着沉重的盔甲
在大旗的流苏之间，
宛似英雄的行列
巴比耶卡^①的光荣和罗西南特^②的痛苦
为它们戴上王冠……
在战斗决定性的轰鸣中
它们以自己的胸膛
摧垮印第安人，奋勇向前；
就这样，有时伴随“圣地亚哥！”的呼喊，
冒着硝烟和闪光的刀剑，
只见那先驱者的战马
在风中疾驰，如同梦幻……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一部史诗为杰出的战马
树碑立传，它会说
像半鹰半马兽失去翅膀
或像河流悬挂在安第斯山，
它们都来了
风尘仆仆，吁吁气喘，
从未曾见过的土地
到可以征服的山川，

① 巴比耶卡是西班牙最古老的英雄史诗《熙德之歌》中主人公熙德的坐骑。

② 罗西南特是堂吉珂德的马。

突然被一只牛角惊动，
号角乘着狂风响彻四方八面，
紧张的战马一声长鸣，
那嘶声似乎绵延不断……
在无边无际的潘帕草原，
它们看到凄凉的远方，跨越时代的界限，
感到被新的天地吸引，
聚集、刨地、飞驰……消失：
在它们后面
有一朵光荣的云，升向苍天……
战马敏捷！
战马矫健！

[墨西哥]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
(1888—1921) 三首

早开的花

采撷我的激情的
第一批果实的女子，多么高兴！
像一位圣洁的妻子
来到我盛开的茉莉花丛！

见你到来，我会为爱情
快乐地放声歌唱，
金丝鸟不停地欢呼
笼子挂在迷人的走廊。

如果你降临在我痛苦的深渊
如果你以嘴唇的咒语
使粗犷的花盆挂满花蕾，

我将呼吸着你，欣喜若狂

宛如人们在祈祷书上
呼吸神秘紫罗兰的馨香。

妹妹，让我哭吧

芙恩桑塔：
请给我大海所有的泪珠。
我的眼睛已经干枯
可痛苦得多么想哭。

我不知自己的痛苦
是由于赤诚死者的灵魂
还是因为我们枯萎的心
永远不能在大地上共同生存。

妹妹，让我哭吧，
你细嫩的素手
基督徒的同情
为我将无用的生命
那痛苦时光的泪水揩净。

芙恩桑塔：
你可知道海洋？

人说悲伤
比它更深、更广。
我简直不知为什么要啼哭：
或许因为我内心隐藏着忧伤，
或许由于我对爱无限的渴望。
妹妹：
请给我大海的全部泪水……

我的表妹阿盖达

教母请阿盖达表妹
和我们共度节日的一天，
我的表妹来了——
自相矛盾的打扮：
穿着可怕的丧服
却浆洗得挺刮、舒展。

阿盖达来了，
浆洗过的盛装带着声响，
浅绿的眸子和红润的面庞
使我对那可怕的丧服
并不恐慌……

我那时还在幼年，
认识字母O，因为它圆，
阿盖达在充满回响的走廊
编织，文静、实干，
却使我出着莫名其妙的冷汗……

（我想应归咎于她
我那极不健康的自言自语的习惯）。

吃饭的时间，食堂里面
安详、肃静、若明若暗，
餐具不停的响动
和表妹银铃般
惹人喜爱的声音
拨动了我的心弦。

阿盖达

是多年的檀木柜里
一个盛着苹果和葡萄的
五彩缤纷的篮筐
（丧服，浅绿的眸子和红润的面庞。）

〔乌拉圭〕德 尔 米 拉·阿 古 斯 蒂 尼
(1886—1914) 三首

不 速 之 客

亲爱的，夜晚在哭泣、忧伤
当你的金钥匙在我的锁中歌唱，
后来在冷冷的夜晚敲开大门
你的形象是光明和洁白的污痕。

你宝石般的眼睛将这里的一切照亮；
你清凉的双唇畅饮在我的杯上，
你芬芳的头颅在我的枕边休息，
你的疯狂使我欢喜，你的放肆使我着迷。

今天你笑我便笑，你唱我便唱；
你睡，我便像犬儿一样睡在你的脚旁。
今天连我的影子都带着你春天的芬芳；

我会发抖，如果你的手抚摸在我的锁上，
我感激这里黑暗、哭泣的夜晚
让你双唇早熟的花朵在我的生命中开放！

难言之隐

我在奇异地死去……

不是生命、死神或爱情使我死亡
而是一种沉默的思想，宛如创伤……
难道你们从未感受这样的痛苦——

一个扎根在生命中的茫茫思想
吞食着灵魂和躯体，却不让鲜花开放？
难道你们心中从没有一颗星：
烧毁全身却发不出一丝光芒？

痛苦的顶峰！……永恒地带着
悲剧的种子，干枯而又令人心伤
像一颗凶狠的牙齿钉在内脏！

但是一旦将它拔出来变作一朵花儿
奇迹般令人难忘地开放！……
啊，捧着上帝的头颅也不过这样！

我的爱恋

今天他们回来了。
沿着夜间所有的小路
来我的床上啼哭。
曾是那么多，又是那么多！
我不知哪些还活着，哪个已经死亡。
我将为他们所有的人哭泣悲伤。
夜色饮着我的泪水，像一块黑色的手帕儿一样。

有的头颅沐浴金色的太阳，像成熟的……
有的头颅笼罩着神秘和黑暗……
有的被一根无形的芒刺加冕，
有的染红梦幻的玫瑰，
有的垂向深渊的坐垫，
有的想休息在天堂，
有一些未能在春天放香
更多的化作冬天的花朵散发芬芳。

那所有的头颅都使我痛苦，宛似创伤……
使我痛苦，像死去的人儿一样……
啊！……那眼睛，更使我悲伤：双倍的悲伤！……

模糊的、绿色的、灰色的、蓝色的、黑色的眼睛，
一旦闪烁便会烧光；
它们是爱抚、痛苦、星座、地府。
在它们所有的光芒和火焰上
我的躯体在升温，我的灵魂在发光。
它们引起我对那唇儿的渴望……
从那些在我的绣床开花的嘴上：
甜蜜或苦涩、红润或苍白的杯子，
还有它们和谐的百合或沉静的玫瑰，
我曾在上面畅饮生命的琼浆，
如今却痛饮死亡……
他们双唇有毒的迷人的花园，
我在那里呼吸他们的灵魂和躯体，
花园将我的床环绕
沉浸在泪水里……

那些手，充满秘密的命运，
装点着神秘的戒指……
有的生来就戴着爱抚的手套，
有的充满情欲的花朵，
有的使人感到一把不曾见过的匕首，
有的使人看见一根至高无尚的权杖；
苍白或黝黑，快活或强壮，
在所有这些手上，我曾编织梦乡。

由于心灵的悲伤，

躯体会弯下脊梁，
无遮无挡，它们神圣地
穿起情欲的衣裳。

我手臂的磁铁，我内心的蜂房，
宛似倾向无形的深渊，倾向我的绣床……

啊，在所有的手臂中，我寻找你的手臂，
在所有的嘴唇中寻找你的嘴唇，
在所有的身体中寻找你的身体，
在所有的头颅中，我只爱你的头颅，
在所有的眼睛中，我只爱你的眼睛。
因为我对你的爱最深，你的痛苦最浓，
因为你的距离最远，反而捷足先登……

啊，我从未抚摸过的黝黑的头颅，
我久久注视的明亮的眼睛！
我们傍晚时加深的眼窝和我不知不觉
成倍加重的奇异苍白的面容，

来吧：让我们的身体挨着身体，
来吧：让我们心灵贴着心灵。

你要告诉我如何回答我的第一声喘息，
你要告诉我怎样对待那亲吻的梦境……
你要告诉我，当我离去时，你是不是独自痛哭……

还要告诉我你是不是结束了生命！

如果你已经死去，
我的痛苦将使卧室渐渐充满忧伤，
我将拥抱你的身影，直至将生命耗光。
寂静加深了黑暗，
黑暗加深了寂静，
儿子痛哭至死，为我们守灵，
我们的儿子：就是凭证。

〔智利〕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1889—1957) 七首

痴 情

天啊，
请闭上我的双眼，
封住我的双唇，
时间纯属多余，
言语全然说尽。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久久没有说话。
目光凝滞像丢失了魂魄，
面色惨白在惊恐挣扎。
经过了这样的时刻，
一切都成了虚话！

他声音颤抖，
我结结巴巴，
忧伤苦闷，
糊里糊涂地回答。

我讲了他和我的命运
注定是血和泪的混杂。
从此后，我知道
一切都成了虚话！
任何脂粉都会在泪水中消溶，
流下我的脸颊！

耳朵听不见声音，
嘴巴不能说话。
在毫无生气的大地上
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无论是血红的玫瑰
还是沉默的雪花！

天啊，我不曾将你呼叫，
哪怕是辘辘饥肠，
可现在我却要求你：
让我的脉搏停止，将我的眼睛闭上！

请为我遮挡清风，
清风会把他的声音吹向远方；
请让我摆脱烈日，
烈日会驱散他的形象。
请接受我吧，
我满怀激情地前往，
激情满怀！就像注满洪水的大地一样！

死的十四行诗

一

人们将你放在冰冷的壁龛里，
我将你挪回纯朴明亮的大地，
他们不知道我也要在那里安息，
我们要共枕同眠梦在一起。

我让你躺在阳光明媚的大地，
像母亲照料酣睡的婴儿那样甜蜜。
大地会变成柔软的摇篮，
将你这个痛苦的婴儿抱在怀里。

然后我将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
在月光缥缈的蓝色的薄雾里，
把你轻盈的遗体禁闭。

赞赏这奇妙的报复我扬长而去，
因为谁也不会下到这隐蔽的深穴里
来和我争夺你的尸骨遗体！

二

有一天，这长年的苦闷会变得更加沉重，
那时候灵魂会告诉我的躯体，
它不愿再在玫瑰色的路上拖着包袱行走，
尽管那里的人们满怀着生的乐趣……

你将觉得有人在身旁奋力挖掘，
另一个沉睡的女人来到你寂静的领地，
待到人们将我埋葬完毕，
我们便可以畅谈说不完的话语！

到那时你才会知道为什么
你的躯体未到成年又不疲倦，
却要在这深深的墓穴里长眠。

在死神的宫殿里也有光芒耀眼，
你将明白有星宿在洞察我们的姻缘，
背叛了婚约就该命染黄泉……

三

那一天，邪恶的双手控制了你的生命，
按照星宿的示意，你离开了百合花丛。
当邪恶的双手不幸伸进花园，
你的生命之花正当欢乐的妙龄……

我曾对上帝说：“人们把他引上了死亡的途径。
他们不会指引那可爱的魂灵！
主啊，让他逃出那致命的魔掌，
或沉沦在你赐予人们的漫长的梦中！”

“我不能向他呼喊，也不能随他运行！
倾覆他小船的是一阵黑色的暴风。
让他回到我的怀抱或让他年茂时丧生。”

在如花似锦的年华，船儿停止了运行……
难道我不懂得爱，难道我没有情？
将要审判我的主啊，对此你了解得最清！

天 意

一

如果你出卖我的灵魂，
大地会变成你后续的母亲。
河水会变得凄凄惨惨，
从上到下冷汗淋淋。
自从你和我订下婚姻，
世界变得多么美丽动人。
当我们靠着一棵带刺的树
相对无言，默默倾心。
爱情啊，像树上的刺儿一样
将我们穿在一起，用它的清馨！

如果你出卖我的灵魂，
大地会叫你毒蛇缠身。
我要毁掉痛苦的膝盖，
你会永远断子绝孙。
耶稣的光辉将在我胸中熄灭，
一反常态——在我的家门：

乞丐的手臂会被打断，
还要驱赶受难的妇人！

二

你对人的亲吻
会传到我的耳边，
因为深深的岩洞
为我传递你的语言。
路上的尘土
会保存你脚掌的气味，
我会像小鹿一样闻着
跟随你跑遍群山……

云彩会将你爱的人
画在我房子上面。
你像小偷一样去把她亲吻，
钻进地心里边。
当你捧起她的脸
会看到我珠泪串串。

三

如果你不和我一起行走，
上天会叫你失去阳光；
会叫你没有水饮，
如果水中不映着我的形象；
会叫你彻夜不眠，
如果你不是枕在我的发辫上。

四

哪怕你在长满青苔的路上行进
也会震碎我的灵魂，
无论在地还是平原
饥渴都会将你撕啃。
无论在哪个国家的黄昏
晚霞都是我创伤的血痕。

尽管你在招呼别的女人，
我仍在倾听你的声音。
我会像一股盐水，

渗入你的喉咙藏身。
无论你渴望、歌唱或仇恨，
都只能为了我一个人！

五

如果你走了并死在远方，
你要在地下等上十年。
把手捧得像瓢儿一样
让我的泪水流在里边。
你会觉得那痛苦的肌体
在使你全身发颤，
直到我的尸骨全化成粉末
撒在你的脸儿上面！

孤 独 的 婴 儿

听到哭声我停在山坡上
走进路边小屋的门廊。
婴儿甜蜜的目光从床上投向了
我。
柔情似美酒使我如醉如狂。

母亲迟迟未归，躬身操劳在耕地上，
孩子醒来，寻找玫瑰色的乳头哭声凄凉，
我将他紧紧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首摇篮曲油然而生，轻柔悠扬……

月亮透过敞开的窗口朝我们凝望，
孩子已经入睡，歌声还在回荡
像是又一个光源照得我心花怒放……

当母亲颤抖着把房门打开，
看见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便听任婴儿在我怀里畅游梦乡！

大 树 的 赞 歌

大树啊，我的兄弟，
褐色的深根抓进地里，
昂起你那明亮的前额，
渴望着能够伸向天际：

让我对焦土同情怜悯
靠它的养分我才能生存，
让我的心灵永远牢记

蓝色的大地是我的母亲。

大树啊，你对路上的行人，
表现得多么和蔼可亲，
用你宽广、清凉的树荫
还有你那生命的光轮：

在生活的原野中
让我也能与你相同，
就像纯真的少女一样
对人温柔而又热情。

大树的产量
十倍地增长：
红色的果实，
建筑的栋梁，
树荫可以保护行人，
鲜花开放四处飘香；

树胶质地多么柔软，
汁液功能奇妙异常，
手臂参差婀娜多姿，
歌声悦耳音调悠扬：

让我也激情荡漾，
也具有丰收的产量，

让我的胸怀和思想！
像世界一样宽广！

无论任何活动
都不使我疲倦：
精力洋洋洒洒
永远消耗不完！

大树啊，你的脉搏
多么平静安详，
可你看世界的狂热
在耗费我的力量：

让我如同男子
一样平心静气，
它给希腊的石雕
添上了神的气息。

你的温柔慈祥
正是女性的心肠，
枝头轻轻地摇晃，
生命的小小巢房：

请给世人广阔的荫凉
就像他们需要的那样，
他们在人类浩瀚的林海

找不到枝头遮蔽风霜。

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总是热情激荡，
佑护者的情绪
总是那么高涨：

让我也像你一样
无论童年、老年、快乐、悲伤，
让坚贞普遍的爱情
在我的灵魂中闪光。

热 带 的 太 阳

——致堂爱德华多·桑托斯

印加人的太阳，马雅人的太阳^①，
阿美利加成熟的太阳，
马雅人和基切人^②将你敬仰，

① 印加人和马雅人都是美洲的印第安民族。前者于公元七世纪建立了印加帝国；他们崇拜太阳，将自己看作太阳的儿女。后者是居住在中美洲和墨西哥东南各州的印第安人，他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马雅文化。

② 基切人是马雅人的分支，生活在危地马拉境内。

年迈的阿伊马拉人①被你晒得像琥珀一样。
像一只红色山鸡——当你刚刚起床，
像一只白色山鸡——当你行到我们头上。
你善于绘画和文身，
为人和兽化妆。

山峰和峡谷的太阳，
深涧和平原的太阳，
引导我们的拉法埃尔②，
你是白热的克查尔鸟③，
你是在洁白道路上的惊愕的原驼④，
将其他迷途的原驼引导……

你是天的根源，
是为印第安人治愈箭伤的医生，
将他们救活，你是神圣的妙手，
使他们死去，你是神圣的爱情。
你是长着杏核眼的种族的祭祀之神——羽蛇⑤，
在湛湛青天上推磨，
缈缈白云间穿梭，

① 阿伊马拉人是南美的一个印第安民族，主要生活在玻利维亚一带。

② 拉法埃尔是《圣经》中的大天使。

③ 克查尔鸟是美洲的一种攀禽，生于热带地区，羽毛柔软，呈红绿色，有光泽。

④ 原驼又称大羊驼，是南美一种特有的动物。

⑤ 羽毛蛇相传是万神之神的长子，他被托尔蒂克人尊为大神，阿兹台克人则称他为主祭祀之神。

你使印第安人的织布机
像发狂的蜂鸟一样，
你给塔坎巴罗^①的妇女
穿上五彩缤纷的盛装。
你是羽毛丰满的大鹏
孵化着两个无拘无束的东方！

你来了，心地善良，至高无上，
正如诸神没有到来一样，
洁白的斑鸠成群结伙，
像催促我们的金火一样。
你是弟兄之间默契的暗语，
无论在陆地或者海洋。
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
他们会在晒热的酸橙中间寻找，
那里有面包树在生长，
香胶树在苦度时光。

库斯科的太阳，高原上闪着白光，
墨西哥的太阳，金色的歌声嘹亮，
你是歌声，在马雅人头上回荡，
你是未被食用的玉米，放着火红的光芒，
人们随着你的行程呻吟，
为了获得火红的玉米安抚饥肠；

① 塔坎巴罗是墨西哥的地名。

你沿着蔚蓝的苍穹奔跑，
不管是什么人的地方，
像一只白色或红色的鹿，
从未被赶上，总是带着伤……

安第斯山的太阳，我们自己的太阳，
你在将美洲人注视凝望。
你是火红民族的火红的放牧者，
在充满你的奇迹的火红的土地上。
你自己不会熔化，也不会将我们熔化，
你不吞噬别人，也不被人吞下。
你哺育了奇异的人民，
“吗哪”^①没使我们弯下脊梁。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
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模样。
在我们对太阳的理解中，
征服者也供认了自己的信仰，
在阳光烤晒的圣礼中，
我们将他们的躯体安葬。

我将族人交给你的火焰，
他们像一堆烧红的火炭。
在充满蝶蛹的晒场上，
他们的圣体在酣睡和梦想。

① “吗哪”是上天赐给饥饿人类的食物，见《圣经》中的《旧约全书》。

或者与晚霞相背而行，
像金雀花一样闪着红光，
西方被染成了桔色，
半是杂乱，半是金黄……

四十年里，
如果你没用同名的金字塔①，
没用仙影拳和芒果，
没用黎明时的火烈鸟
和鳞光闪闪的鳄鱼
为我穿衣，
现在请你观赏并辨认
我赤裸的身体。

像龙舌兰、丝兰，
像秘鲁的陶罐，
像乌鲁阿班的瓷坛，
像秘鲁的千年古笛，
我拜倒在你面前，
向你坦开胸怀，沐浴你的光线！
像照耀它们那样
将我的每个毛孔照遍！
让我惊喜地生活在它们中间，
陶醉在你的惊喜里面。

① 指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

我曾在异国土地上跋涉，
品尝过它们充满香气的水果，
在坚硬的餐桌上和混浊的酒杯里
喝过味道淡薄的蜂蜜，
我做过微弱的祈祷，
唱过奇异的颂歌，
在巨龙身破、星象死亡的地方
我曾经入梦乡。

先人给我的躯体，
我托付与你。
用红色将我浇灌，
让我像你的血液一样沸腾。
将我变白或变黑
随你侵蚀和洗清。

烧掉我顽固的恐惧，
驱除骗人的奸计，去掉我的污泥，
提炼我的言语，冶炼我的眼睛，
锻炼我的口、歌声和气息，
净化我的听觉，洗涤我的视力，
使我的手和知觉纯洁精细！

酿造我的乳汁、血液、
骨髓、眼泪。
擦干我的伤口、汗水，

无论在肋部或脊背。
让我再次加入为你伴舞的合唱：
在帕陵克和蒂纳瓦科^①上起舞的
神奇的乐队。

我们克丘阿人和马雅人
对你将一如既往，信守誓言。
跟随你度过岁月，
向你面前登攀；
从你那里下来，我们会变成金条，
变成剪下来的金羊毛，
按照印加巫师的预言，
我们会直接进入你的怀抱。

从你那里下来，
我们像葡萄回到场院，
像金色的鱼群
浮上汹涌的海面，
像巨大的王蛇
奔向哨音的呼唤！

① 帕陵克是马雅文化的重要遗址；蒂纳瓦科是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遗址，该文化盛行于印加帝国之前，主要分布于玻利维亚和秘鲁境内。

工 人 的 手

粗硬的手啊，
长满了皱纹鳞片，
像粪土一样黝黑，
像烧焦了的蝾螈，
可它是多么美丽啊
举起时轻松
放下时疲倦。

将泥土揉碎，
将石块翻转，
系好大麻的纤维，
理清紊乱的棉团。
世人对它看不上眼，
只有神奇的大地将它赞叹。

既像铁锤，又像钢铍，
它的灵魂却极不平凡；
有时在疯狂的轮子上面，
像蜥蜴被切成碎片。
犹如挺拔的大树，

枝条被砍断。

我听到它使织布机运转，
看到它在炉内经受煅炼，
铁砧使它半开，
麦流使它握拳。

我看到它在矿井口外，
在蓝色的采石场边。
它为我划船荡桨
与恶浪周旋；
为我掘墓恰到好处，
尽管未量我的身長肩宽……

每年夏天，它织布纺线，
它织的亚麻布，清新似水面。
然后将棉花和羊毛
进行梳理、轧弹；
在儿童和英雄的服装上
显示它的才干。

它们都安睡在
材料和标记堆旁边。
天神将它们抚摩，
星宿将它们照看。

它们怎能入睡！

继续将甘蔗粉碎或将土地深翻。

耶稣将它们捧在自己手里

直到霞光满天！

[阿根廷]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
(1892—1938) 五首

祖 传 的 负 担

你对我说过：我父亲不曾啼哭；
你对我说过：我祖父不曾啼哭；
我种族的人们都不曾啼哭，
他们是钢筋铁骨。

正说着，一颗泪珠滚出你的眼眶，
滴落在我的嘴上……
我从未在这样小的杯子里
喝过其它的毒浆。

柔弱的女子，通情达理的可怜女子，
当饮下泪水时，我明白了千载的忧伤；
啊，我的灵魂无法承受
这泪珠的全部重量。

渺小的男人

渺小的男人，渺小的男人，
放开你的金丝雀，它要飞翔……
我就是你的金丝雀，渺小的人
请放开我的翅膀。

我曾在你的笼中，渺小的人，
渺小的人儿，你将我监禁。
我说你渺小是因为你现在不理解
将来也不会理解我的心。

我同样不理解你，不过
请你打开笼门，我要逃脱，
渺小的男人，我曾爱过你半小时，
别向我要求更多。

祈 求

上帝啊，上帝，在很久前的一天
我梦见一位情人，任何人在梦中

都不会见到他，那样的爱情
就是全部的诗歌、整个的生命。

我等了一冬，他没有来，
春天也渐渐过去，
夏天我仍在坚持，
在等待中又度过了秋季。

上帝啊，上帝，我赤裸着肩膀。
请你用粗糙的手将皮鞭抽响，
将邪恶抽得鲜血流淌！

因为暮色已降临我的生命，
上帝啊，我终日将诗歌吟咏
已经失去了那炽热的无拘无束的激情！

新 家 族

厄洛斯^①，我愿将你指引；盲目的父亲……
我请求你万能的双手
让他高尚的身体化作火，燃烧我的身体——

① 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它在玫瑰花丛中昏迷！

今天我展开的电一样的花冠
将埃斯波萨^①花园的花粉奉献，
为了他在我身上的鹰隼
我献上玫瑰色的鸽子一群。

我高贵、炽热的身躯
向着他拥抱时蛇一样凶狠的双臂……
从他的血管和口，向我倾倒苦艾、蜂蜜……

我这样躺在地上，像一道炽热的田垅
他可以在这里哺育种子，
一个新的、高尚、疯狂的家族便会诞生！

神 圣 的 爱 情

我将你寻觅，从未到来的伴侣，
我将你寻觅，吝啬的爱情，
我擦亮眼睛，想知道你是不是看出我的意愿，
我垂下头颅，想知道你是不是献出你的心灵。

① 埃斯波萨 (Esposa) 在西班牙语中的本意是妻子。

我奔腾的风暴

已在一束芒刺上平静：

我的肉体淌着殷红的血滴，

亲爱的人儿，因为你拒绝拯救我的生命。

你看我站在干柴上，有时只需一些梦想

有时只需一些梦想

就能燃起吞没我的火光。

拯救我吧，亲爱的，用你纯洁的双手

将这烈火化做清澈的柔情，

将我的干柴变成绿丛。

[乌拉圭]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
(1895—1979) 六首

像春天一样

我将头发散在你的双膝
宛似一只黑色的翅膀。
你闭上眼睛嗅着它的气味
然后对我讲：

“你睡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
用柳丝将你的辫子梳妆？
你的枕头是三叶草？你的头发乌黑
莫非将野黑莓的浓汁挤在上面？
你洋溢着多么清新、奇异的芬芳！
你散发着小溪、泥土和森林的气味。”

“你用了什么芳脂香霜？”
我笑着，告诉你：“什么也没用！
我爱你，又是年轻姑娘，我的气味和春天一样。
你闻到的气味来自结实的肌肤、
新鲜的血液和光滑的脸庞。”

我爱你，又是年轻姑娘，
我有像春天一样的芳香！”

无 花 果

因为她丑陋，
因为她有着灰色的枝干，
我觉得她可怜。

在我的别墅有上百棵美丽的树木：
满园的李子树，
笔直的柠檬，
柑桔的嫩芽郁郁葱葱。

春天，
无花果身边的树木
锦簇花团。
可怜的无花果多么悲伤，
在弯曲的枝干上
从没有蓓蕾含苞待放……

因此
每当我走过她身旁

都尽可能亲切、快乐地
对她讲：

“在园中所有的树木中
无花果最漂亮。”

如果她能听见
如果她懂得我的语言，
从她敏感的心灵中
会分泌出多么美的甘甜！
或许在夜晚，
风儿摇曳她的树冠，
她会欣喜若狂地对风儿说：
“今天有人夸我娇艳。”

生 命 与 根

亲爱的，如果我死了，别将我葬入公墓。
在鲜花盛开处为我造一个坟，
那里有过往女子美妙的欢声笑语，
或者有清泉悦耳的流水叮咚。

亲爱的，在鲜花盛开处将我安葬，
让我沐浴和煦的阳光，

让我的眸子在枝头眺望，
将人间火红、壮观的晚霞欣赏。

亲爱的，在鲜花盛开的地方，
能使我尽快步入冥府的殿堂。
我预感到肉体会为重返人世挣扎，
让每个毛孔都感到微风的清凉。

我知道自己的双手
在地下永远不会停闲，
在阴沉的黑暗中
掘地不止，像鼹鼠一般。

请为我播下种子。愿它们
在含有我的骨灰的黄土中扎根生长。
我将沿着花根的褐色阶梯攀登而上
在紫色的百合丛中将你看望！

村 居

我们手挽手
穿过树林和麦田，
在天真友爱的羊群里

踏着恬静的绿原，

去品尝田野的葡萄和仙人果，
它们是多么鲜美、甘甜，
仙人果宛似霸王^①的皇冠，
我们像朋友一样分享面包、牛奶、饭团。

在繁星闪烁、魔幻般的夜晚，
在蓝色的静谧中，我们的手臂
交叉在一起，嘴唇儿在发颤。

让昔日的牧歌焕发新颜，
它将像维吉尔^②生活在灿烂群星面前
又谱出新的诗篇。

野 趣

饮着清洁晶莹的溪水，
漫游在田野上，
拄着角豆树光滑结实的枝干，

① 一种结果的仙人掌叫霸王树。

② 维吉尔（公元前70—19）是古罗马著名诗人。

它曾支撑过可爱的巢房。

黝黑的面庞，风流倜傥，度着美好时光，
在绊根草柔软的地毯上
不是将多汁的草莓品尝
就是寻觅一串串覆盆子的幽香。

我的身体浸透成熟牧草的馥郁，
打开蓬松的长发，散发出干草、阳光、
鼠尾草、薄荷与黑麦花的芬芳。

我自由、快乐、年轻、黝黑、健壮，
宛如小麦和燕麦女神一样！
我就像狄安娜^①一样纯真
洋溢着清晨长出的嫩草的馨香！

傍 晚

我饮了纯洁的清泉，
脸儿湿润，唇儿新鲜。
今天我的嘴像新开的玫瑰，

① 狄安娜：见本书正文第7页注。

刚刚剪下，汁液欲滴，多么香甜。

天空像宝石般透彻、晶莹，
我陶醉在暮色、春风之中。
你可感到我发辫上有麦浪的气味？
你可看到我的身体似柔韧的青藤？

我高兴得像小鹿一样灵活矫健，
跑遍山间的小径蜿蜒。
领路的猎犬已经疲倦，
乖乖趴在我的脚边。

啊，我力尽筋疲、躺在草地，
黝黑的脸儿枕着你的双膝。
一座遥远的乡村教堂
将缓慢低沉的晚祷钟声传入耳际！

无缘无故的幸福日子

乘着中午红色的独木舟，
我登上无缘无故快乐的群岛①，

① 岛屿的名字 Alegría sin Causa 即“无缘无故”的意思。

面包有着山樱桃的滋味，
人们将蜜汁与罕见的清水相调。

太阳啊，印第安人的划桨手，
你立刻沿着下午西斜的河道，
将我带至岸边，
黑夜在那里展开了柳丝条条。

你的一支箭从我的拳中穿过。
当我飞快地穿越夜晚的树林，
将它高高举起，像一只喷火的手镯。

一声胜利、充沛的呼喊，
像铜号在我心中回响。
我将到达清晨的山岗，带着一种奇妙的感觉，
带着一种奇妙的感觉，
像枕着光的双膝睡过一样。

[巴西]若热·德·利马 (1895—1953)

一首

那个黑女人富洛

有一天人们发现
（那是在很久以前）
我的一位爷爷家里
来了个漂亮的黑女人
名字就叫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富洛！富洛！
（这是太太的叫声）
来给我铺床，
来给我梳头，
过来帮我
脱掉衣服，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年轻的黑女人富洛
很快成为贴身女奴，
她要照料太太，
给老爷浆洗衣服。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富洛！富洛！

（这是太太的叫声）

来帮帮我，富洛，
来给我打扇
因为我在出汗，富洛！
来给我身上抓痒，
来给我挠挠头皮，
来给我摇摇吊床，
来给我讲个故事，
因为我困了，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从前有位公主
住在城堡里边
她有一件衣服

上面游动着海鱼。
她扎进鸭子的腿里
又从小鸡的腿里钻出
国王向我发出谕旨
给他再讲五个故事。”①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富洛？富洛？
去哄哄几个孩子
让他们快快睡觉。
“亲娘为我梳头
后娘把我埋葬
因为树上的无花果
被萨比阿鸟②啄伤。”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富洛？富洛？
（这是太太在喊
黑女人富洛。）

① 上面讲述的是个古老的非洲神话。

② 巴西常见的一种鸟。

我的香水在哪里？
那是你的主人送给我的。
啊！是你把它偷去！
啊！是你把它偷去！
黑女人要挨管家皮鞭
老爷走过来一旁观看。
黑女人脱去衣衫
老爷失声赞叹：富洛！
（他的贪婪目光
变得像富洛皮肤一般黑。）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富洛？富洛？
我的花边手绢在哪里？
我的腰带、胸针在哪里？
我的黄金念珠在哪里？
那是你的主人送给我的。
啊！是你把它们偷去！
啊！是你把它们偷去！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老爷要独自一人

鞭打黑女人富洛^①。

黑女人脱去短裙，

又脱去带领的上衣，

赤身裸体的富洛

不停地跳来跳去。

那个黑女人富洛！

那个黑女人富洛！

富洛？富洛？

你的主人在哪里？在哪里？

那是上帝安排给我的。

啊！是你把他偷去，

黑女人富洛，是你把他偷去？

那个黑女人富洛！

(孙成敖 译)

① 庄园主占有黑人女奴的一种惯用手段。

[秘鲁]塞萨尔·巴列霍 (1893—1938)

七首

黑色的使者

生活有如此厉害的打击……我不知道！
就像是上帝的仇恨；面对它们
似乎一切苦恼的后遗症
都沉积在灵魂……我不知道！

打击虽然不多；然而……能在
最冷酷的面孔和最结实的脊背上开出阴暗的沟壑。
它们或许是野蛮的匈奴人的战马
要么就是死神派来的黑色使者。

它们是灵魂中耶稣的形象
也是命运褻渎的某种可爱信仰的重重的跌倒。
那些血淋淋的打击是面包的爆裂声
它正在炉门为我们烘烤。

而人……可怜……可怜！转过双眼
如同有人在肩上拍一下，将我们召唤
转过疯狂的眼睛，而昔日的一切
宛似一个罪过的水塘，沉积在目光上。

生活中有如此厉害的打击……我不知道！

悲 惨 的 晚 餐

要到几时
人们才不欠我们的东西……
在哪个角落
我们可怜的膝盖才能得到长久的休息！
要到何年何月
鼓舞我们的十字架才能停止苦役。

要到几时
可疑之神才使我们的苦难得到报偿……
我们已久久地坐在桌旁，
身边的婴儿难熬午夜、饥饿痛哭、难入梦乡……

要到几时我们才能在永恒的早晨的边缘
和他人相见，大家都已用过早餐。

这泪水的深渊——我从未叫人把自己带到这里，
要持续到哪一天！

我用双肘支撑，以手掩面，
垂头丧气，浸在泪水里边：
这悲惨的晚餐还要维持多少时间！

是谁在痛饮之后嘲笑我们，
时而走远，时而靠近，
就像盛着人类痛苦本质的黑色勺子——墓坟……

那昏暗的坟墓更不知道
这晚餐还要维持多少时间！

遥 远 的 脚 步

父亲在沉睡。威严的面孔
表明平静的心灵。
现在他多么甜蜜……
那就是我——如果他有什么苦的东西。

家中一片沉寂；人们在祈祷；
今天没有孩子们的消息。

父亲醒来，聆听
逃往埃及那依依惜别的话语。
现在他多么近啊……
那就是我——如果他有什么遥远的东西。

母亲漫步在果园，
品尝着不是滋味的心酸。
现在她多么温柔，
多么出神，多么飘逸，多么爱恋。

家中一片沉寂，没有喧闹，
没有消息，没有天真，没有稚气。
如果有什么波折在傍晚降临并瑟瑟有声，
那就是两条白色的古道，弯弯曲曲。
我的心正沿着他们走去。

逝去的恋歌

此时此刻，我温柔的安第斯山姑娘丽达
宛似水仙花和灯笼果，在做什么？
君士坦丁堡令我窒息，
血液在昏睡，像我心中劣质的白兰地。

此时此刻，她的双手会在何方？
它们将把傍晚降临的洁白熨烫，
正在降落的雨
使我失去生的乐趣。

她那蓝丝绒的裙子将会怎样？
还有她的勤劳，她的步履
她那当地五月里甘蔗的芳香？

她会在门口将一朵彩云眺望，
最后会颤抖着说：“天啊，真冷！”
一只野鸟在瓦楞上哭泣忧伤。

悼亡兄米格尔

哥哥，今天我坐在咱家的石凳上，
没有你，我们感到无限忧伤，
记得此时咱们正在玩耍，
“可是，孩子们……”母亲抚摸在咱们身上。

像往常一样，现在该我躲藏，
大家都在做晚祷，
我希望你找不着，

无论在客厅、门房、过道。
然后该你藏躲，我又找不着。
哥哥，记得在这个游戏里
我们都曾使对方哭啼。

米格尔，在八月的一个晚上，
天亮时你把身藏；
但是你没有笑，而是满怀忧伤。
在那些令人窒息的傍晚
你孪生的心因找不到你
已经厌烦。
灵魂上笼罩着黑暗。

喂，哥哥，你快出来吧。
行了！娘会放心不下！

一个人肩上扛着面包走过……

一个人肩上扛着面包走过，
看了他我怎能再去写我这样的人？

另一个人坐下，搔痒，从腋下
捏出一个虱子并把它掐死，
看了他我还有什么勇气去谈精神分析？

又一个人手持棍棒走向我的胸膛，
看了他我怎样把苏格拉底对医生讲？

一个跛子走过，用胳膊倚着一个儿童，
看了他还能去读安德烈·勃勒东^①？

另一个人冻得发抖，咳嗽，吐血，
看了他还能提起痛心的我自己？

另一个在污泥中寻找骨头、果皮，
看了他我还能再去写无限的天地？

一个泥瓦匠从屋顶上跌下来死去，
他已不再吃午饭，
看了他我还用更换转义词和比喻？

一个商人偷顾客一克重的东西，
看了他我还能把四度空间涉及？

一个银行家伪造了帐目，
看了他我还能在剧院里痛哭？

一个穷人睡着了，脚放在背上，
看了他我还能对人把毕加索去讲？

① 勃勒东（1896—1966）是法国著名超现实主义作家。

有个人嚎哭着走坟圈，
看到他我怎能再去科学院？

有个人在厨房里将枪擦得干干净净，
看到他我还有什么勇气谈论来生的事情？

有个人掰着指头数着走过，
看到他我怎能不呐喊一声而谈论“非我”？

(尹承东 译)

群 众

战斗结束，
战士死去，一个人向他走来
并说：“你不能死去，我多么爱你！”
但尸体，咳！依然是尸体。

两个人走近他，同样说道：
“别将我们抛下！勇敢些！死而复生！”
但尸体，咳！依然毫无动静。

二十、一百、一千、五十万人赶来

并向他呼唤：“我们多么爱你！而死神就不可抗拒！”

但尸体，咳！依然不言不语。

千百万人围在他身旁

一齐请求：“留下吧，兄弟！”

但尸体，咳！依然无声无息。

于是，大地上所有的人

包围着他；伤心而又激动的尸体看到他们；

他慢慢地欠起身，

拥抱了第一个人；开始行进……

[智利]维森特·维多夫罗 (1893—1948)

五首

诗 的 艺 术

愿诗歌变成一把钥匙
打开千万扇门上的锁。
一片树叶坠落；某个物体飞过，
眼见的一切都是创造，
听者的灵魂为之倾倒。

创造新的世界，推敲你的词藻，
形容词，没有生命力就抹掉。
我们处在神经的天空。
肌肉犹如记忆
悬挂在博物馆中；
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乏力：
真正的力气
在头脑里。

诗人啊，何必将玫瑰歌唱！
让它在诗中开放，
阳光下的万物
都只为我们生长。

诗人像小小上帝一样。

水 镜

我的镜子，化作小溪
远离我的房间，沿着黑色流去。

我的镜子，比宇宙更深
所有的天鹅都在那里沉浸。

一个碧绿的池塘在城墙上
你的裸体安睡在中央。

在梦幻的天空下，在它的波浪上
我的憧憬像船儿一样远航。

站在船头，你们会看见我永远歌唱。
一朵神秘的玫瑰在我心中开放
一只陶醉的夜莺在我手上抖动翅膀。

夜

夜在雪地上滑行
树上落下歌声
在雾霭后面唱个不停

我用一瞥目光点燃香烟

每当我一张双唇
烟云便迷漫天空

在港口上
桅干筑满了鸟的巢房
而风

在呻吟，穿过鸟儿的翅膀。

海 员

鸟儿第一次飞翔
远离巢房向后张望

用手指抚弄双唇

我召唤你们

我在树的顶端

发明了水的游戏

我使你变成最美的女人

以致染红了黄昏

月亮离我们远去

将一顶王冠丢在极地

我曾使河水奔流

那河流从不曾有

我一声呼喊将一座山抬高

在它的周围我们跳一种新的舞蹈

我剪下东方的云霞

所有的玫瑰花

我曾教一只雪鸟儿歌唱

我们走在脱缰的岁月上

我是年迈的海员

将剪断的地平线缝连

离 去^①

船儿远航
在凹陷的波涛上

从什么样的没有羽毛的喉咙
迸发出歌声

一片烟云和一方手帕
随风相争

夏至和冬至的花朵
开放在空中

我们徒劳地哭泣
不能将它们采集

最后的诗句永远不会吟唱

① 原诗的标题是法文。

将孩子迎风举起
女人从海滩上说着再见

燕子的翅膀都已折断①

① 此句在原诗中全用大写。

〔波多黎各〕路易斯·帕莱斯·马托斯
(1898—1959) 二首

村 镇

慈悲啊，上帝，对我可怜的村镇发发慈悲心肠！
我可怜的人们会空虚无聊地死亡！
年迈的公证人在消磨时光
担心鸡毛蒜皮的琐事像老鼠一样；
大腹便便的肥胖的镇长
蘸着生命的汁液犹如蘸酱；
缓慢的交易千年未变，
一群山羊跳跃在阳光明媚的广场；
一个乞丐，一匹生满疥癣的灰色瘦马
穿过宽宽的街巷；
寒冷的星期天，昏昏欲睡，难入梦乡，
打弹子，玩纸牌，聚集在赌场；
在这平淡无奇的古老村庄
这群令人厌恶的生命，
这一切都会由于养尊处优、无拘无束

而跌倒、解体、死亡。

慈悲啊，上帝！对我可怜的村镇发发慈悲心肠！
在这些朴实的灵魂上放出个流氓
让他将一个不寻常的业绩的赎身的石块
投在他们生命的这一滩死水上……
放出一个窃贼，让他在夜里将那家银行掠抢，
放出一个堂·胡安^①，让他奸污那位贞洁的姑娘，
放出一个赌业赌徒，让他混入村庄
搅得温顺、可敬的村民人心慌慌。

慈悲啊，上帝！对我可怜的村镇发发慈悲心肠！
我可怜的人民将在那里空虚无聊地死亡！

地 貌

贫瘠荒凉的土地上
钻出了仙人掌。

① 堂·胡安是西班牙文学中有世界影响的传说人物，最早产生于笛尔索·德·莫里那的《塞维利亚的玩弄女性者及石头的客人》一书。后来，堂·胡安的形象越过国境，成为许多著名文艺作品中玩弄女性者的典型。法国的莫里哀、英国的拜伦、奥地利的莫扎特，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借鉴了堂·胡安的形象。

硝土白茫茫，鸟儿飞过
渴得心发慌。
一片片干涸的沼泽
间隔辽阔宽广，
阴沉、凝滞、静默的天穹
笼罩着四面八方。

骄阳烤着红色的沼泽
宛似熬汤，
炎热的沙地
反射出干燥的光芒。
夜幕顿时垂落，
一片寂静凄凉，
从夜色吮吸着的暗流中
一只癞蛤蟆
发出一声叫嚷。

恐惧、窒息、悲凉。
在压迫坚硬地壳的
死亡线下面，
这里的一切都在默默地经受熬煎。
几只黄色的山羊
在稀疏的灌木中长大，
远处的一头耕牛
回味着睡梦中的孤独和疲倦。

这是贫瘠荒凉的土地。
高空倾泻的烈焰
使沼泽中迷漫着
腐败难闻的气息；
阴暗发霉的东西
使夜间闪烁鬼火，
并使那些修长的魔影
在荒野上悄悄地荡来荡去。

这就是我生长的地方。
我的童年像一只野山羊
在对人世充满厌恶和仇视的荒地上
将嫩枝儿品尝。
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
盐地、干旱、劳累，
充满无以名状的忧伤，
一种毫不动摇的坚定，
发自内心的呼唤；
就像一种顽强可怕的蘑菇
生长在松软的土壤上
充满徒劳的、破灭了的希望。

[墨西哥]卡洛斯·佩利塞尔 (1899—1977)

二首

风 暴 与 宁 静

——怀念莫雷洛斯^①

致何塞·克雷门特·奥罗斯科

请想象：

一把利剑

插在花园中间。

那便是莫雷洛斯。

请想象：

一块岩石

击中杯盘狼藉的节日的地毯。

① 莫雷洛斯 (José María Morelos 1765—1815) 是墨西哥民族英雄。
1810~1815年独立战争领袖。

那便是莫雷洛斯。

请想象：

一片火焰

焚烧由贪婪和抢掠而起家的商店。

那便是莫雷洛斯。

我有形象却没有语言。

烈火。岩石。利剑。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

比语言更加悦耳和动人心弦。

如果用语言呼唤莫雷洛斯：

语言会来自在几公里外注视我们的
峥嵘的石丛中间：

特波斯特兰^①岩石的狂飙近在咫尺，

特波斯特兰岩石的风暴奔腾向前

林涛怒吼的条条山谷，

飞鸟、细雨、石梯蜿蜒，

当夜色从岩石的回响中逝去

朝阳在上面抖动光的梦幻。

① 特波斯特兰（Tepoztlán）是距墨西哥城不远的一个秀丽的山区。山间有石径，蜿蜒而上，直到顶峰，有印第安人留下的金字塔。

烈火、岩石、利剑犹存。
这便是极鲜明的语言。
它们能焚烧、摧毁、杀伤。
啊！假如我能抛出心脏
劈开高山！
用岩石畅抒己见，用烈火谱写诗篇！
沉默的宝剑打开封闭的胸口：
空空如也：没有心脏器官。
呼啸的岩石击身躯：
原来只是一具空壳，里面灰尘一片。
一向快活的大火烧向城市：
只碰到字据证件，无法蔓延……
这便是极好的语言，
活的语言，
岩石上用烈火烧成的语言。

十五年前，从特波斯特兰的岩石间
我曾将莫雷洛斯的名字呼唤！
瓜乌特拉的芳香迷漫！我从化作桂冠的棕榈
跳进英雄主义的深渊：将莫雷洛斯高喊！
看到脚下的土地由绿而蓝。
无声的皮靴震撼了一切，
阳光的手帕使他的前额汗迹斑斑。
十五年前，在阿卡布尔科
我曾将莫雷洛斯呼唤，
喧哮的大海将我撞翻。

一道蓝中泛绿的电闪
夹杂隐隐的声音滚滚向前。
一声雷鸣劈倒风中的橡树。
我听到自己的内心将莫雷洛斯呼唤，
血液在动脉中骤然停止循环。
他喜欢大海，奔下高山，
生活中沉默寡言，
但每句话里都孕育一场风暴。
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说出那样的语言：
烈火、岩石、利剑。
高呼莫雷洛斯，火光熊熊，
高呼莫雷洛斯，石弹惊天，
高呼莫雷洛斯，利剑闪闪。
你曾是耶稣的一把宝剑
或许曾使魔鬼胆寒。
平分土地的光荣属于你，
对你的铁石心肠不必求全。
光荣属于你，因为你的呼声是美洲的代表，
对你牺牲时的脆弱可以从宽。
光荣属于你，你使印第安人、黑人与白人平等。
光荣属于你，你是墨西哥人，也是本大陆的一员。
光荣属于你，你使富人穷困，
你和卑贱者同甘共苦，
是赞主歌中耶稣的再现。
高呼莫雷洛斯的名字！
赞美萦绕在耳畔，宽恕回荡在心头！

在波哥大致赫尔曼·阿尔希聂卡斯^①

可爱的美洲，
我在喜爱的书桌上
抚摩你地形图上的山川。
假如我是先知
又如何对你预言！
我将你和谐的大地
紧紧握在手里。
以孩子般稚气的崇敬
抚摩你安第斯山的顶峰。
我熟悉你的一切，
我的心曾似一个储钱罐，
像每天储存硬币那样
将你的城市放进心房。
多少次日落
将我大胆的憧憬
从阿根廷带到墨西哥。
你是瑰宝，

① 赫尔曼·阿尔希聂卡斯（1900— ）是哥伦比亚作家，著名的捍卫新闻自由的战士，曾任《文化自由会议会刊》的主编。

一个天才的灵魂将你留给快乐的我。
只有咱们共同度过的夜晚
知道我对你爱得多么深沉，
像勤劳的农民渴望着收获，
我在不安的热恋中度过青春。
在巴拉那河的上游
我用小夜曲将你歌颂，
在安第斯山顶或海边
我用赞美诗将你吟咏：
圣保罗的工业宏图大展，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和宫殿，
乌拉圭的学校，
瓜伊雷沃野的加拉加斯的蜜甜，
哥伦比亚的节奏，
秘鲁的眷恋。
从巴尔帕拉伊索的街角
我看见一颗勇敢的星
在蓝色的三角形上兴起。
亲爱的，我熟悉你的一切
和你那被野蛮登陆玷污的岛屿，
还有你短暂的共和国，
贪婪的外国将它们盘据。
我用双眼的无形的脚步
巡视你的山河，
用双手将你抚摩，
当我将这一切向你诉说，

我已变成了泪水的湖泊：
痛苦是那么深广，
就像一艘夜航的轮船
船长变成了疯魔。
可爱的美洲啊：
由于对你无限美好和忠贞的爱情
我的青春就像夜间的暴雨狂风。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900—1986) 三首

诗 的 艺 术

看着时间和水汇成的河
想到时间也是一条江，
要知道我们消失，宛似江河
而脸庞流过，像水一样。

感到醒是另外一种
梦见不做梦的梦，
我们的肉体害怕的死亡
这每夜的死亡就是梦乡。

在年年日日中
看到人生岁月的象征，
将对岁月的践踏
变成低语、形象、乐声。

在死亡中看到梦，
在日暮中看到忧伤的黄金，
这就是不朽而又可怜的诗歌，
既像黎明又像黄昏。

有时一张面孔，在傍晚
从镜子里将我们端详；
艺术就应该像镜子一样
揭示我们自己的脸庞。

听说乌利希斯，传奇式的英雄，
为爱情啼哭，当看到卑微的国土碧绿葱茏，
艺术就该像伊塔克^①那样，
并不神奇却万古长青。

它又像江河一样奔流不停，
既行又止，像赫拉克里托一样变化无穷，
既是自身又是他物
像江河一样永远奔腾。

① 伊塔克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乌利希斯的家乡。

② 赫拉克里托（前576—前480）是希腊哲学家。他认为物质处在不停的变化中。

葡萄酒之歌

在荷马的青铜杯里闪烁着你名字的光芒，
黑色的葡萄酒啊，你使人心花怒放。

千百年来，你在人们手上传去传回
从希腊人的兽头觥到日耳曼人的羊角杯。

开天辟地以来，你久已存在，
把力量 and 神威奉献给一代一代。

你与日夜交替的光阴一齐流淌，
朋友和快乐为你欢呼、鼓掌。

在神秘的激情洋溢的诗词的字里行间，
你是玫瑰花、红宝石和小巧玲珑的短剑。

在你的勒忒河里^①，让别人痛饮伤心的忘怀，
我却要寻求共同分享的节日的欢快。

① 勒忒河，即希腊神话中冥府的忘川，亡灵喝了这条河的水就会忘掉过去的一切。

在漆黑、诱惑和仙影拳中间
我要用“芝麻”打开长夜漫漫①。

“相互爱恋”或“血红的搏斗”的美酒啊，
有时我将这样称呼你。但愿这不是歪曲。

局 限

有一行魏尔兰的诗，我再也不能记起，
有一条比邻的街道，我再也不能迈进。
有一面镜子，我照了最后一次，
有一扇门，我将它关闭，直至世界末日降临。
在我图书室的书中，有一本
我再也不会打开——现在正望着它们。
今年夏天，我将满五十岁，
不停地将我磨损啊，死神。

① “芝麻，芝麻，开门来。”是《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打开宝库石门时念的咒语。

〔阿根廷〕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贝尔南德斯
斯（1900— ） 二首

为一个山区儿童的灵魂祈祷

请你饶恕他吧，上帝：
他天真无邪，
宛如钟的圣洁，
泉的俏皮，清晨的胆怯心虚。

他像粗布一样可怜，
像山间的小溪，
像他的影子——
几乎不属于他而且那么纤细。

他一片真诚，因为诚实的
乞丐生涯使他认清
大路一旦践踏了耕地
就会变成田间的小径。

他的快乐那么令人欣慰，
当他用短笛儿奏起歌声
会使黄昏变成黎明
以解除黄昏的悲痛。

那生命最后的跳动
在清晨唤起了钟声，
那钟的锤儿似乎就是
他鲜花盛开的心灵。

世间的寂静无穷，
就连寂静本身也不懂
是因为一个灵魂降生
还是因为天明。

他带着责备的目光死去
那目光似乎预感到
他应该把黑夜留给自己
而送给我们全部的晨曦。

他带着发红的目光死去，
像一只胆怯的小鸟颤动着全身，
宛似那黄昏的告别
又像告别的黄昏。

将他的温柔全部继承，

从那时起，农民的祈祷声声
就是他的羊群晃动着铜铃
引起对他的怀念之情。

他能忍受因为他会猜出
对无辜者许诺的东西：
一个恰似玩具的小小棺材
一个受难的十字架恰似玩具。

如同顺从的水
安于不完美的水杯，
他的灵魂会装满
落日点燃的瓦罐。

忍耐就是口号
陪伴他直到坟茔，
谁若喜欢山峰
给一块岩石便会顺从。

饶恕他吧，上帝：从落地时起
他就和你在友谊中共同生存，
因为对于山区的居民
头上的苍天就是友人。

上帝啊，请给他无限的爱，
如果你不愿给他别的物品

就将我家上面的天空送给他吧
好让他永远看着我们。

恋 爱

朋友，恋爱意味着找到生命的真名实姓。
恋爱就是终于找到对付死神的语言。
就是收复打开关押灵魂的牢房的暗藏的钥匙。
就是从地上站起来以一种从天上召唤我们的力量。
就是像人们一样越过肉体将辽阔的风呼吸。
就是从人的顶端考虑忧伤的道理。
就是在一对眸子上发现一道注视我们的真正的眼神。
就是在一张口上倾听深沉地重复着的特殊的声音。
就是从一双手上捕获完美的伴侣的热量。
就是想象我们的孤身只影是不是已经永远地被战胜。

朋友，恋爱意味着发现灵与肉结合的地方。
恋爱就是在沙漠中听到一条河召唤我们的清脆的声响。
就是从塔顶将俘虏我们童年的大海眺望。
就是将我们忧伤的眼睛支撑在鹤和钟的风光上。
就是占领芬芳和刀枪共同生存的地方。
就是为每朵玫瑰花将法律颁发同时从它的剑上将法律接纳。

就是将感情和从胸中燃起的火融为一体。
就是控制燃烧的光芒同时化做火焰的奴隶。
就是理解心灵和距离深思熟虑的交谈的话语。
就是找着通向无限美好的音乐王国的通道。

朋友，恋爱意味着做黑夜和白昼的主人。
恋爱就是将激动的手指间的走神的头脑忘掉。
就是想起加尔西拉索^①，当听到铁匠炉的歌声。
就是阅读第一批燕子写在空中的文字。
就是从—个农舍的窗户看到黄昏的明星。
就是欣赏—列火车点着灯光奔驰在山岗。
就是透彻地懂得在梦与醒之间没有界限。
就是不晓得快乐和悲伤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午夜聆听绵绵细雨倾诉心事茫茫。
就是在心灵的雾霭中眺望—盏小小的灯光。

朋友，恋爱意味着甜蜜地度过时间和空间。
恋爱就是在—天清晨带着鲜花和水果的秘密醒来。
就是使自己摆脱自己并和其他的生灵融为一体。
就是懂得远方的痛苦是属于他人还是属于自己。
就是追本溯源直到痛苦激流的温水的源泉。
就是分享世界的光明同时分享它的黑夜朦胧。
就是对月亮依然是月亮感到惊奇和欢畅。

①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3—1536）是西班牙著名诗人，作品有《十四行诗38首》、《短歌8首》和《歌集》等。

就是证明无论对灵魂或躯体作人的任务都不那么艰巨。
就是开始说“永远”而且不再说“从不”。
此外，亲爱的朋友，就是确信会有一双纯洁的手。

[墨西哥]何塞·戈罗斯蒂萨 (1901—1973)
一首

谁给我买个桔子？

谁给我买个桔子
安慰我的心情？
一个成熟的橘子
与一颗心相同。

嘴唇上的海盐啊，
我多么不幸！
嘴唇上和血管里的海盐，
我曾经将它收拢。

没有人再将嘴唇
让我亲吻。
亲吻过的温柔的花穗
我再不能收存。

没有人要求
饮我的血清。
我自己也不知道
它是流还是停。

就像船儿失去了航向
我多么不幸！
就像云彩和船儿失去了航向
我迷惘不清。

因为没有人要求，
我已经失去心灵。
谁给我买个橘子
安慰我的心情？

〔巴西〕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
(1902—) 二首

若 泽

若泽，现在怎么办？
晚会已经结束，
灯火已经熄灭，
人群已经散去，
深夜已经寒凉。

若泽，现在怎么办？
现在你怎么办？
你本是无名之辈，
却把他人讥讽，
你寻章摘句作诗，
抒发情爱，抒发怨愤？
若泽，现在怎么办？

没有情侣做伴，

没人和你交谈，
没人给你温暖，
你已没有酒喝，
你已没有烟吸，
甚至无处泄愤，
深夜已经寒凉，
白昼没有降临，
欢笑没有降临，
电车没有降临，
欢笑没有降临，
乌托邦没有降临，
而一切都已结束，
一切都已逃散，
一切都已霉烂，
若泽，现在怎么办？

若泽，现在怎么办？
你的甜柔话语，
你的狂热时刻，
你的饱食和空腹，
你的资料图书，
你金子般的作品，
你漂亮的套服，
你的自相矛盾，
你的仇恨——现在怎么办？

手里握着钥匙，
想去把门开启，
但是没有房间；
想去投海自尽，
海水却已枯干；
想去前往矿山，
矿山已然不见。
若泽，现在怎么办？

假如你呐喊，
假如你呻吟，
假如你弹奏
华尔兹舞曲，
假如你酣睡，
假如你疲乏，
假如你死亡……
可你没有死亡，
你是条硬汉，若泽！

孑身一人于黑暗之中
犹如一只孤独的野兽，
没有宗教信仰，
没有可供倚身的
残壁秃墙，
没有飞驰逃奔的
黑色骏马，

向前走，若泽！
若泽，可你去向何方？

(孙成敖 译)

在路的中央

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
有一块石头在路的中央
有一块石头
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
我的生活单调得令人生厌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我不会忘记在路的中央
有一块石头
有一块石头在路的中央
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

(孙成敖 译)

[古巴]尼古拉斯·纪廉（1902— ） 五首

我的小姑娘

我的小姑娘
黑得多漂亮，
谁要取代她
那真是妄想！

她会做衣裳
能洗又能烫，
更重要的是
还能下厨房！

有人若请她
跳舞或吃茶，
只要我不去
她决不同意！

她曾对我讲：
“你的黑姑娘
哪管天地裂
不离你身旁，
只要你紧紧
抱住她不放！”

两个祖先的歌

他们的幻影，只有我能看见，
两个将我护佑的祖先。

我的黑祖先：
皮革和木头制成的手鼓，
长矛上装着骨尖。
我的白祖先：
灰色的武士盔甲，
宽衣领装饰着麻片。

非洲潮湿的森林
和厚厚的铜锣的发闷的声音……
我的黑祖先说：
“我要死了！”

鳄鱼群搅浑的黑水
椰子林翠绿的早晨……

我的白祖先说：

“我厌烦！”

啊，逆风的帆，
在黄金中燃烧的船……

我的黑祖先：

“我要死了！”

啊，未开垦的海岸
被玻璃珠儿欺骗……

我的白祖先：

“我厌烦！”

啊，被锤炼得鼓鼓的太阳

囚禁在回归线；

啊，纯洁的圆圆的月亮
照着群猴的梦幻！

多少船啊！多少黑人！

多少黑人啊！多少船！

黑奴贩子的皮鞭多么凶残！

血和泪的岩石，

半开的眼睛和血管，

空虚的清晨，

聪明的黄昏，

将寂静撕成碎片
一个强大的声音。
多少黑人啊，多少船！
多少船啊，多少黑人！

他们的幻影，只有我能看见，
两个将我护佑的祖先。
堂费德里科向我呼喊，
泰塔·法昆多默默无言；
两个人夜里都在作梦，
都在走啊，走啊，
我使他俩紧紧相连。
“费德里科！”“法昆多！”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两个人都在叹息。
两个人都抬起了强壮的头，
两个人的身材一样，
高高的星星挂在天上；
两个人的身材一样，
黑人的渴望加上白人的渴望；
两个人的身材一样，
他们在呼喊、作梦、哭泣、歌唱。
哭泣、歌唱。
歌唱！

我不知你为什么以为……

士兵，我不知你为什么
以为我恨你，
既然咱们是一体，
我，
你。

你穷，我也穷；
我垫底，你也垫底：
士兵，你从哪里
得出的结论——我恨你？

有时让我伤心，
你竟忘了我是什么人；
哎呀呀，我是你，你是我，
本没有区分。

但是我不会因此
就厌恶你，
既然咱们是一体，
我，

你，
士兵，我不知你为什么
以为我恨你。

你我将会看到
咱们在同一条路上
并肩前进，
你我无仇无恨，
而且全都知道
向哪里进军……
士兵，我不知你为什么以为
我对你仇恨！

城 墙

为了筑起城墙
大家伸出臂膀：
黑人伸出黑色的臂膀，
白人伸出白色的臂膀。

啊，城墙多么壮观，
从海滩到高山，
从高山到海滩，

巍然屹立到天边！

——咚！ 咚！

——什么人？

——玫瑰和石竹……

——开城门！

——咚！ 咚！

——什么人？

——上校的马刀……

——关城门！

——咚！ 咚！

——什么人？

——鸽子和桂花……

——开城门！

——咚！ 咚！

——什么人？

——蝎子和蜈蚣……

——关城门！

对朋友的心肠

城门开放；

对匕首和毒药

城门关牢；

对薄荷与爱神
大开城门；
对毒蛇的牙齿
关门阻止；
对花枝上的夜莺
开城放行……

聚集所有的手臂
我们将城墙筑起；
黑人用黑色的手臂，
白人用白色的手臂，
城墙何等壮观，
从海滩到高山，
从高山到海滩，
巍然屹立到天边……

甘 蔗

黑人
在甘蔗园旁

美国佬
在甘蔗园上

土地
在甘蔗园下

鲜血
从我们身上流光！

[墨西哥]哈伊梅·托雷斯·波德特
(1902—) 三首

平 静 的 歌

黄昏离开我们，
唱着一首歌，
追逐着一朵云，
将一株花的叶儿剥落。

黑夜离开我们，
颂着一句祷词，
和一颗星星交谈，
与一株花儿同死。

黎明将离开我们，
又唱那首歌，
去追逐另一朵云，
将另一株花儿的叶剥落。

生活将离开我们，
听不到任何声响，
只感到似水的年华
拖着跳动的心房……

秋 游

我们手挽着手
在晴朗的黄昏，
走向小树林
它长着银色的眉鬓。

在松林下面
紧挨小丘旁，
有一泓清水
将灵魂洗亮。

我们将一起下去
看那流水清清，
也看我们自己
在飞快的波浪中……

在金色的天空下

耸立着一座山岗，
山上有棵黑橡树
使灵魂变脏。

我们一同攀登
去将树枝拨动，
闻着它的芳香
在浓烈的甜蜜中……

秋天将我们邀请
用笛子的清音，
我们将它寻觅
在晴朗的黄昏。

罗 曼 塞^①

她时刻变换着
色彩和忧伤，
只要一玩味她的影象

① “罗曼塞”又称“谣曲”，是西班牙语文学中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民谣，一般由八或十六节的诗句组成，逢偶句押韵。每一节诗行数不等，多为四行。形式优美活泼，情节生动，语言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可用乐器伴奏吟唱，在民间广泛流传。

她便会消亡，
就像孩子想从海里
捞起一颗星，
却总也捞不上，
因为那只小手
早使它变得渺茫。

当她在夜间歌唱，
头发闪烁光芒，
如同森林中的鸟儿
一齐离开了梦乡；
当她在白天歌唱，
声音变得悠扬，
多么感人肺腑、多么雄浑激荡，
却无法传进
黎明前
萤火虫在草丛中
闪烁的地方。

白天她那么黝黑！
夜间她那么金黄！

毫无理智
她将节日中的精华渴望，
面对幸福
却又进错了门廊。

在金色的庄稼
和金色的枯叶中
她从不挑拣。
我曾经爱她，
可对她又不知端详。

因为她白天黝黑
夜间金黄。

〔墨西哥〕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
(1903—1950) 二首

空 气

空气戏弄着距离：
使地平线靠近，
使树木飞翔，
在眼睛与风景之间架起了五彩橱窗。

空气戏弄着音响：
打破了苍穹的天窗，
让水流银铃般的回声
萦回在海螺般的耳旁。

空气戏弄着颜色：
用叶子的碧绿染着小溪，
突然又把它变成了蔚蓝，
或者是云朵的流苏彩絮。

空气戏弄着记忆：
带走了一切音响，
只留下无声的明镜，
让人将逝去的年华观赏。

杜 撰

我将耳朵贴近胸膛，
像海螺贴近海洋。
聆听着心脏跳动、心潮激荡，
从不停止，又总不一样。
我明白它为什么如此跳动，
却又说不出原因在何方。

假如要论说此事，
信口开河，痴人说梦，
我会战战兢兢
将事实杜撰发明：
本想假装爱你，
谁知已成了真情！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1904—1973) 八首

情 诗

(第二首)

阳光用即将逝去的火焰将你遮笼。
你面色苍白、冥思苦索、忧心忡忡。
背向黄昏中古老的风车
它的翅膀在你的周围转动。

我的女友，沉默不语，
在这死亡的时刻孤孤零零
但又充满火的活力
将毁掉的日子纯洁地继承。

一束阳光落在你深色的衣裙。
突然从你的灵魂
长出黑夜的粗根，
你心中隐藏的事物重又表露
一个刚刚诞生、苍白、蓝色的村镇

便从你那里汲取养分。

啊，黑暗与光明交替的女仆，
伟大、丰满、像磁铁一样：
昂首挺立，使创造力如此兴旺——
落英缤纷又充满忧伤。

情 诗

（第十五首）

你沉默时令我欢欣，因为我身边似乎没你这个人，
你从远方听我说话，却又接触不到我的声音。
你的眼睛好像已经飞去
又好像一个亲吻合上了你的双唇。

由于万物充满我的灵魂
你浮在万物之上，也充满我的灵魂，
梦的蝴蝶啊，你就像我的灵魂
就像与“忧伤”同义谐音。

你沉默时令我欢畅，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
飒飒作响的蝴蝶啊，你似乎在将我埋怨。

从远方听我讲话，可我的声音到不了你的身旁，
请用你的沉默让我也不声不响。

让我也用你的沉默跟你交谈，
它就像戒指一样纯朴，像灯盏一样明亮。
你是沉默不语、繁星满天的夜色。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又平常。

你沉默时令我喜欢，因为你似乎不在我身边。
那么痛苦，那么遥远，好像已经离开人间。
这时一个单词、一丝微笑就足够了，
我会心花怒放，因为你就在我面前。

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

早晨，一个寒冷的月份，
挣扎的月份，被泥泞和硝烟污染的月份，
没有膝盖的月份，被不幸和围困折磨的悲伤的月份，

人们透过我家湿漉漉的玻璃窗
听见非洲的豺狼用步枪和血淋淋的牙齿嗥叫，
我们除了火药的梦境，没有别的希望，

以为世上只有贪婪、暴戾的魔王，
这时候，冲破马德里寒冷月份的霜冻，
在黎明的朦胧中
我用这双眼睛，用这颗善于洞察的心灵
看到赤诚、刚毅的战士们来了
他们岩石般的纵队
机智、坚强、成熟、热情。

那是悲伤的时刻，
妇女们正忍受着
像可怕的歹徒一样的别离，
西班牙的死神比其他地方的死神更加粗暴、凶残，
布满种植麦苗的农田。

在街上人们受伤的血
和从住宅被毁坏的心脏里流出来的水汇合起一起：
孩子们被折断的骨头，母亲们
披着丧服、令人心碎的沉默不语，
手无寸铁的人们再也睁不开的眼睛，
这就是损失和悲伤，
就是被玷污的花园，
就是永远被杀害的鲜花和信仰。

同志们，
这时
我看到你们，

我的眼睛至今仍充满自豪
因为我看见你们冒着清晨的冰霜
来到卡斯蒂亚纯粹的战场，
像黎明前的钟声一样
肃静、坚强，
你们庄严隆重，蔚蓝的眸子来自远方，
来自你们的角落，来自你们失去的祖国，
来自你们的梦乡，
满怀着燃烧的柔情，肩扛着步枪，
来保卫西班牙的城市
这里遭围困的自由正被野兽吞噬
会倒下和死亡。

弟兄们，从现在起
让男女老幼，尽人皆知
你们庄严的历史、你们的纯真、你们的坚毅，
下至硫磺气体腐蚀的矿井，
上至奴隶非人的阶梯，
让它传到所有绝望人们的心底，
让所有的星星，卡斯蒂利亚
和世界上所有的谷穗
都铭记你们的名字、你们严酷的斗争
和像红橡树一样坚实的伟大胜利。

因为你们以自己的性命
使丧失的信仰、空虚的魂灵

和对大地的信任重获新生，
一条无穷无尽的河流，带着钢铁和希望的鸽群，
沿着你们的富饶、你们的高尚、
你们战友的遗体
犹如沿着鲜血染红的山谷流淌。

十一月七日 胜利节日的颂歌

这具有双重意义的周年、今天，今晚，
难道人们会看到一个空洞的世界，会看到
痛苦的心灵被愚蠢地刺穿？

不，这一天不仅是二十四小时的连续，
更是明镜和利剑的步履，
是一朵具有双重意义的花，它打击着黑夜，
直到将黎明从夜的根中拔起！

西班牙的节日，你来自南方，
勇敢的日子，羽毛如钢，
你来自最后倒下去的人，
他的前额被打碎，

可你火红的号令却还在他的口中回响！

你在那里走着，
带着我们永不磨灭的记忆；
你曾经是节日，而现在是斗争，
你支撑着无形的柱石和翅膀——
它将和你一起飞翔！

十一月七日，你生活在哪里？
你的花瓣在哪里放射光彩？
你的哨音在哪里向弟兄们说：冲啊！
向倒下去的人说：起来！

你的胜利在哪里形成？
从血液开始，通过人们可怜的肉体
升华为英雄？
联盟，
世界人民的姐妹，
纯洁的苏维埃祖国啊，
丰硕的种子又回到你的怀里
就像树木的枝条飘撒在大地上！

人民啊，在你的斗争中，没有哭泣！
一切都像钢铁一样，一切都会行走和杀伤，
一切，包括摸不着的寂静，甚至怀疑——
它用冬天的手寻找我们的心脏，

要使它冻结和沦丧，
姐妹和母亲啊，
为了帮助你们取得胜利，
一切的一切，包括快乐，都该像钢铁一样！

今天，让叛变者受到唾弃！
让卑鄙者时刻受到
沾满鲜血的惩罚，
让胆小鬼回到黑暗中，
让桂冠属于勇敢的英雄，
勇敢的道路，勇敢的保卫世界的
雪白和鲜红的舰艇！

在这样的日子里，
苏维埃联盟，我虚心地向你致敬：
我是个作家和诗人，
父亲是铁路员工：我们一向贫穷。

昨天，在我小小的多雨的国度里，
相距遥远，我却和你在一起。
你的名字在那里热烈地传诵，
燃烧在人民的胸中，
直冲我国的高空！

今天，我怀念他们，
他们都和你在一起，

从家庭到家庭，从工厂到工厂，
你的名字像红色的鸟儿在飞翔！
愿你的英雄受到称颂，
你的每一滴血都受到赞扬，
你胸中滚滚的心潮受到表彰，
它在保卫着纯洁、自豪的家乡！

愿滋养你的英勇、苦涩的面包受到赞扬，
与此同时，时代的大门为你开放，
让你那人民的铁军高歌猛进
在荒野和灰烬中
踏着刽子手的身躯
将一棵宛如明月的巨大的玫瑰
种在胜利、纯洁、神圣的土地上！

玛丘·碧丘之巅

—

我像一张没有捕获物的网，从空气到空气，
在街巷和大气之间穿行，到达后又与

入秋时树叶儿展开的金币别离
还有那最深切的爱在春天和谷穗之间
宛如在一只下落的手套里
给予我们像长月一样的东西。

（在身体激烈变化中
熠熠闪光的岁月里：
钢铁变成酸性的沉寂，
夜色被撕毁，直至最后一粒：
新婚祖国的雄蕊遭到袭击。）

有人在小提琴中间等我，
他找到一个世界，宛如被埋葬的塔
使螺旋形的自身沉到
所有硫磺色的树叶下边：
再往下，在地下的黄金里面
我将颤抖而又温柔的手
伸到大地生殖力最强的部分
像一把光芒四射的剑。

我将前额垂入深深的波涛，
像一滴水落进硫磺的平静，
如同一个盲人
回到人类暮春的茉莉花中。

二

如果花儿向花儿献上高贵的胚芽，
山岩用钻石和沙砾磨损的外衣
将分散的落英支撑，
人则将从大海特定的泉中
采集的光的花瓣弄皱
并在手中给颤抖的金属钻孔。
顿时，在衣衫和云中间
灵魂在倾斜的桌上乱作一团：
石英和失眠，大洋的泪水
宛似寒冷的池塘：却要用纸和恨
将它扼杀、熬煎，
浸入岁月的地毯，
撕碎在铁丝充满敌意的衣裙里边。

不：沿着走廊、道路、天空、海洋，
谁不用匕首保护自己的血液
（宛如鲜红的虞美人一样）？
愤怒已使人贩子可悲的商品衰败，
而在李子树梢，千年露水
将透明的书信挂在等候它的同一根枝条，
啊，心啊！啊，前额被打碎

在秋天的怀抱！

在城市冬天的街上，
在黄昏的公共汽车或船上，
在最深沉的孤独中，在节日夜晚的孤独中，
在黑暗和钟声下，在人类欢乐的同一个洞穴中，
我多少次想停下来寻找
从前在岩石或亲吻放射的闪光上
触摸过的永恒的深不可测的矿床！

（宛如谷物中受孕的小小乳房一再重演的金黄故事，
它向来是胚胎的柔情，
而且一成不变，出落成
象牙和水中晶莹的祖国，
从孤立的白雪直到血红波涛的钟。）

我只能抓住一束脸庞或匆匆忙忙的面具，
像空心的金指环，
像发狂秋天的女儿们零乱的衣衫，
这秋天使受惊种族的悲惨树木颤抖。

我的手没有休息的地方，
像被锁住的泉流一样，
或者像煤块、水晶一样坚硬，
怎能还给我伸开的手臂的热度和寒冷。

人是何物？那牢不可破、
永垂不朽的生命，生活在仓库与哨音
公开对话的哪一部分？在什么样的机械运动之中？

三

人就像在永远填不满的谷仓脱粒的玉米，
仓里盛着悲惨的事件和失败的经历，
从第一到第七，到第八，
每人有多次而不是一次死亡：
每天一个小小的死神，灰尘，蠕虫，
在郊区泥泞中熄灭的灯光，
小小的死神长着粗壮的翅膀，
像一把短矛刺进每个人的心房，
那是被面包和利刃围困的人，
是放牧者：港口的儿子，黝黑的耕夫。
或是闹市上的啮齿动物：
大家都沮丧地等待死亡，每天短暂的死亡：
每天不幸的悲哀就像颤抖地举着的黑色酒杯一样。

四

威严的死神曾邀请我多次：
像海浪中看不见的盐分，
而那无形的咸味所散发的
是一块块升高和下沉
或风暴和积雪的广阔的建筑群。

我来到铁的锋刃，来到空气的隘口，
农田和岩石的寿衣，星星最后脚步的空虚
和令人眩晕的螺旋形的道路：
然而，广阔的大海，啊，死神！
你不要踏浪而来，
而要像夜间奔驰的光线
或者像夜间所有的节目。

你从不来衣袋里搜寻，
来访时总穿着红色法衣：
没有封闭的寂静朝霞般的地毯，
没有泪水在天上和地下的遗产。

我不能爱每个生灵上的树木
和它背负的小小的秋天（成千的树叶凋零），

所有虚伪的死亡和没有土地、没有深渊的复生：
我愿在最广阔的生活
在最自由的河口里游泳，
当人类渐渐地排斥我，
当脚步和门户被封锁
使我清泉般的双手不能接触它受伤的失去意义的躯体，
我便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
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
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
我咸涩的面具穿过沙漠，
在最后的简陋的住房，
没有火、没有面包、没有岩石、
没有寂静、没有灯光，
我独自滚向死亡。

五

你不是，严峻的死神，铁羽毛的飞禽，
那些寝室的可怜的继承人在空空的皮囊里，
在仓猝的食物中所带的东西：
那是一种折断绳索的可怜的花瓣，
没参加战斗的胸膛的微粒

或者没落在前额的粗糙的露滴。
那是不能复活的东西，
一块小小的死神，没有和平，没有领地；
一块骨头、一口钟在那里死去。
我揭开浸满碘酒的绷带，
将双手浸在扼杀死神的可怜的痛苦里，
我在那伤口上只碰到一股冷风
吹进灵魂的缝隙。

六

于是我在大地的阶梯上登攀
在茫茫林海残酷的荆棘中间
来到你——玛丘·碧丘面前。

石垒的高城
终于有人长眠，
他的睡衣
并未把大地遮掩。
在你身上，闪电和人的摇篮
在刺骨的风中摇曳
像两条平行的直线。

岩石的母亲，神鹰的泡沫。

人类晨曦的礁石。
失落在原始沙砾中的石铲。

昔日的住所，这就是那个地方：
饱满的玉米高高挺立
然后又落下，像红色的冰雹一样。

在这里，小羊驼脱下金色的绒毛
给爱人、灵台、母亲、
国王、神父、武士做衣料。

这里的夜晚
人在食肉猛兽高高的巢穴中
与苍鹰并足而眠。

而在黎明中，
踏着薄雾，
脚上雷声隆隆，
它们触到岩石和大地，
即使在黑夜或死亡中也能辨清。

我注视着衣裳和手，
充满回响的坑穴中的水迹，
被脸庞磨软的墙壁，
那脸庞曾用我的双眼注视大地的灯盏，
曾用我的双手润滑消失的木器：

因为衣物、皮肤、器具，
一切都已完结，落入大地。

而空气随着柑桔花的指头
进入所有熟睡者的躯体：
空气的年，空气的月，空气的星期，
蔚蓝的风，钢铁的山脉，
像步履一样温柔的狂飙
净化着岩石孤独的住地。

七

同一个深渊的死者，同一个山谷的幽灵，
深谷与你们同样大小，
真正的、最炽热的死神来了
你们便从千疮百孔的岩石、
猩红的柱顶、高耸的渡槽跌倒，
宛如在一个秋季，宛如死在一起。
今天，空洞的大气已不在哭啼，
已认不出你们粘土的脚，
已忘记你们的倾盆大雨将天空过滤
当闪电的利刃刺破天空，
大树被雾吞掉、被风吹倒。

它曾支撑一只手
从时间的顶端落到终点。
你们已不复存在，蜘蛛的爪，
凌乱的网，脆弱的线：
你们已全部倒下：光芒四射的面具，
破损的音节，风俗习惯。

但岩石和语言永不会变：
城市宛如酒杯，举在活的、死的、沉默的、
所有人的手里，他们承受着：
那么多的死神，一堵墙壁，那么多
石头花瓣的生命的打击，永恒的玫瑰，
永恒的住所：这寒带安第斯山的礁石。

当粘土色的手
变成粘土，当小小的眼睑闭上，
充满一座座城堡，充满粗糙的城墙，
当整个人类住进自己的坑穴，
却留下高度的精确性：
人类黎明的高高的遗址：
盛着沉默的最高的器皿：
在那么多生命之后的一个岩石的生命。

八

美洲的爱，请你和我一起登攀。

请和我一起将这神秘的石头亲吻。

乌鲁班巴河的银流
使花粉飞上它的金冠。
空虚的藤蔓，岩石的植物，
坚硬的花环
飞上寂静的山巅。
细小的生命从大地的翅膀之间来吧，
同时，结晶和寒冷，震动的空气
将争斗的碧玉分开，
啊，野蛮的水，从雪中下来。

爱情啊，爱情，从安第斯山响亮的燧石
直至严峻的夜晚，
面向红色膝盖的黎明
将白雪失明的儿子观看。

啊，琴弦咆哮的维卡玛尤河，
当你将自己的雷鸣

化作浪花，宛似受伤的白雪，
当你强劲的狂风
歌唱、惩罚、惊醒天空，
你在将什么样的语言
送入刚刚脱离安第斯山浪花的耳中？

是谁捕获了寒冷的闪电
并将它锁在高空？
让它在迅猛的刀剑上颤动，
在寒冷的泪水中消融，
打击它身经百战的雄花，
将它引向武士的床，
让它在自己岩石的结局中担惊受怕。

你追逐的闪烁在说什么？
你神秘、叛逆的闪光
可曾带着语言游荡？
在你细小动脉的液体里
是谁在打破冰冻的音节、
黑色的语言、受压抑的喊叫、
深深的口和金黄的旗？

是谁在剪开大地上
赏花的眼睑？
是谁抛下枯死的花串，
让它们在你瀑布似的手中

使自己脱了壳的黑夜
化作地下的煤田？

是谁在抛弃交接的枝叶？
是谁在又一次埋葬告别？

爱啊，爱，不要触及界线，
也不要崇拜沉没的头颅：
让时间在浪花飞溅的泉水的大厅中
完成自己的造形，
在迅速的水流和城垣之间，
收集狭窄的气流，
风的平行的层面，
山峦盲目的沟壑，
露珠粗犷的问候，
请你上来吧，穿过密密的树丛，从花朵
到花朵，踏着盘旋而下的长蛇。

在充满岩石、树丛、绿色星星的尘埃
和明亮森林的险峻地区，
曼杜尔^①发出轰响，宛如活的湖泊
又像是新的沉默。

请到我的生命、我的黎明中来吧，

① 曼杜尔是一条山谷的名字。

直到至高无上的孤独、冷清。

死去的王国依然活着。

神鹰血腥的阴影
像黑色的鸟掠过大钟。

九

太空的鹰，雾的葡萄园。
失落的城堡，盲目的弯刀。
星星的腰带，庄严的面包。
激流的阶梯，无垠的眼皮。
三角形的道袍，石头的花粉。
花岗岩的灯盏，岩石的面包。
矿石的蛇，岩石的玫瑰。
被埋葬的船，岩石的泉。
月亮的马，岩石的光。
等分的矩尺，岩石的蒸气。
最后的几何学，石头的书。
阵阵狂风中雕花的定音鼓，
被沉没的时间的石珊瑚。
被手指磨光的城墙。
被羽毛打击的屋顶。

镜子的花束，风暴的基地。
被藤蔓缠倒的王位。
吃人的魔爪的统治。
在斜坡上停滞的劲风。
绿松石静止的飞瀑。
沉睡者祖传的钟。
被征服的白雪的枷锁。
横卧在自己的塑像上的铁器。
封闭的无法接近的风暴。
美洲豹的爪，雪的辩论。
在手指和根上升起的夜。
雾的窗户，僵硬的鸽。
夜脚掌，雷的雕像。
山脉的主峰，海的屋顶。
迷途老鹰的建筑。
天的琴弦，高处的蜜蜂。
血的水平，建造的星星。
矿石的泡沫，石英的月亮。
安第斯山的蛇，苋菜的前额。
寂静的穹顶，纯洁的祖国。
大海的新娘，教堂的树木。
盐的枝条，黑翅的樱桃。
雪的牙齿，寒冰的雷声。
被抓伤的月亮，威胁人的石头。
冰冷的长发，空气的运动。
手的火山，昏暗的瀑布。

银的波浪，时间的方向。

十

石头在石头上，人，曾在哪里？
空气在空气上，人，曾在哪里？
时间在时间上，人，曾在哪里？
难道你也是未做成的人、
空洞的鹰的碎片——
沿着今天的街道，沿着足迹，
沿着秋天枯萎的落叶，
将灵魂摧残，直到进入墓地？
可怜的手，脚，可怜的生命……
失去光泽的岁月在你身上
宛似雨水落在节日的小旗，
可曾将它点滴滴滴的黑色食物送进空空的嘴里？

饥饿，人的珊瑚，
饥饿，神秘的植物，砍柴人的根，
饥饿，你成排的暗礁
是否升得与这些耸立的残塔一样高？

路上的盐粒，我向你，
让我看一看那把羹匙，建筑啊，让我

用一根木棍儿磨损石头的花蕊，
让我登上空气所有的阶梯直抵太虚
搜索深处直至摸到人类。

玛丘·碧丘，你曾将岩石
放在岩石上面，而地基上却是破烂布片？
将煤放在煤上面，而底部却是眼泪？
将火放在金上面，而其中却颤动着
鲜红的血滴？
请还给我你所埋葬的奴隶！
请你从地上摇落穷苦人的硬面包
并将奴隶的衣服拿给我瞧。
告诉我，当他活着的时候，怎样睡觉。
告诉我，他的梦是不是带着酣声，
半张着口，犹如疲劳在墙上挖掘的黑坑？
墙，墙！每层岩石是不是压着他的酣梦
他跌倒在梦乡，上面压着岩石，是不是像压着月
亮！
古老的美洲，沉没的新娘，
你的指头
当它们从森林伸向茫茫仙境，
在光辉和荣耀的婚礼的旗帜下，
伴着战鼓和刀枪的雷鸣
你的指头，是不是
也将抽象的玫瑰和寒冷的线条
将新谷物滴血的胸脯转移到鲜艳的织物和坚硬的洞

穴，
被埋葬的美洲，你是不是也将饥饿藏在最深处，
藏在痛苦的肠中，像一只雄鹰？

十一

让我将手伸进朦胧的光焰，
让我将手伸进岩石的夜晚，
让那被遗忘的古老的心灵
像一只被捕千年的鸟儿在我的胸中跳动！
让我忘却今天的幸福，它比海洋宽广，
因为人类的宽广胜过岛屿和海洋，
应该像落入井中一样落入大海
以便取出海底一点神秘的水和淹没的真理。
让我忘却那宽宽的石头，了不起的比例，
流芳后世的尺寸，蜂窝的岩石，
今天让我的手从矩尺
向粗犷的血和苦行衣的斜边滑去。
当凶猛的神鹰，如同红鞘翅的铁蹄，
在飞行中拍打我的双鬓
生着食人羽毛的狂风横扫
倾斜的石阶的昏暗的灰尘，
我看不见那迅猛的飞禽，
看不见它盲目的钩爪，

只见古老的生灵、奴隶和睡在田野的人，
只见一个躯体，一千个躯体，一个男人，一千个妇女，

在黑风下面被雨和夜染成黑色，
和那雕像沉重的石头在一起：
石匠胡安，维拉科恰之子，
受冻者胡安，绿色星辰之子，
赤脚者胡安，绿松石之孙，
兄弟，请上来和我一起诞生。

十二

请上来和我一起诞生，兄弟。

从布满痛苦的深处
向我伸出手臂。
你不会从岩石深处回来。
你不会从地下的时间回来。
你僵硬的声音不会回来。
你那被钻透的眼睛不会回来。
从大地深处看看我吧，
农民，织布者，沉默的牧人，
“看护羊驼”的驯服者，
挑蚌的脚手架上的泥瓦匠，
安第斯山泪水的挑夫，

压碎手指的首饰匠，
在种子中颤抖的庄稼汉，
和粘土混为一体的陶工：
把你们古老的被掩埋的悲哀
带给这新生命之杯吧。
让我看看你们的血和皱纹，
向我说吧：我在此遭受惩罚
是因为首饰不再闪光，
大地不再按时交纳宝石或食粮。
将你们跌倒上面的岩石
和折磨你们的十字架的木头指给我看，
为我点燃你们古老的火石、古老的灯盏、
千百年来鲜血淋漓的斧头
和将人抽得血肉模糊的皮鞭。
现在我通过你们死去的嘴发言。
请通过大地，把所有
沉默、破碎的嘴唇连成一片，
从地下向我讲吧，在这整个漫长的夜晚，
如同我与你们一同抛锚，
把一切都告诉我吧，一链接一链，
一步挨一步，一环套一环，
磨利你们的刀剑，
放在我的手上，佩在我的胸前，
犹如一条黄色光线的河，
犹如一条埋葬老虎的河，
让我哭泣吧，每时、每刻、每天，

多少蒙昧的时代，繁星似的流年。

给我寂静、水、希望。

给我斗争、铁、火山。

像磁铁一样，为我将所有的人体粘住。

凭借我的嘴和我的血管。

倾诉吧，通过我的血液和我的语言。

天 上 的 诗 人

纪德的门徒，黑尔克的弟子，
理智主义者，
存在主义虚伪的巫师，
坟墓中燃烧的
超现实主义的罂粟花，
神秘主义的文人墨客，
时髦的欧化的尸体，
资本主义奶酪的苍白的蛔虫，
你们都做了什么？

面对痛苦的王国，
面对无知的人类，
面对这遭受践踏的情景，
面对沉沦在粪土中的头脑，
面对这受凌辱的苦难生活，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你们的作为只是逃避：
你们兜售垃圾，
寻求天上的毛发、怯懦的脚掌，
破裂的指甲、“纯粹的美”、“巫术的魅力”，
可怜的惊恐之徒的作品
只为逃避视线，
为使人眼花缭乱，
为了达官贵人
丢给你们一些肮脏的残羹剩饭，
你们不挣扎着出售岩石，
不去捍卫，不去征战，
当雨水落在坟墓上腐烂不动的花朵，
你们的盲目
胜过那里的花圈。

侵略者

他们来了。

从前，他们
曾将尼加拉瓜蹂躏，
曾将得克萨斯侵吞。
曾将瓦尔帕莱索凌辱。
至今仍用肮脏的魔爪
将波多黎各的喉咙
掐得紧紧。

他们来到朝鲜。

他们来了。
带着燃烧弹和美金，
带着毁灭、鲜血、
泪水和灰烬。
带着死神。

他们来了。

在村镇活活烧死
婴儿和母亲。
将燃烧的汽油弹
投向
如花似锦的学校。
将生命和生活扫荡以尽。
从空中
寻找并杀死
山区
最后一个牧民。
他们割去
俊俏的女游击队员的乳房。
向床上的战俘开枪。

他们来了。
带着星星和棍棒^①。
还有杀人的飞机。
他们来了。
顿时只有死神。
硝烟、灰烬、鲜血、亡魂。

^① 指美国的星条旗。

海滨之花的颂歌

黑岛的野花
已经开放，
它们没有名字，
有的像白色的桔花
在沙中生长，
有的像黄色的火苗
在地上闪光。

我是田园诗人。
像猎手们
一样生活，
夜间，在海滨
点起篝火。
只有这花朵，
只有这海的寂寞，
还有你，像大地的玫瑰，
天真、快乐。

生活
要求我上战场，

我鼓起心潮，
唤起希望：
我是全人类的兄弟，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当我在海滨
岩石中
将这些花儿欣赏，
它们战胜了
严冬和遗忘，
等待着
发出一缕芳香，
闪耀一线光芒，
当我再一次告别
篝火、干柴、
树林、沙滩，
每走一步都使我心伤，
我是田园诗人，
本该留在这里
而不去城市的街巷。
但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墨西哥]萨尔瓦多·诺沃 (1904—1974)

三首

钟

镶嵌着古老瓷砖的楼顶
保存着它那口古钟，
那是鸽群温暖的栖身之处，
远方的谷穗和果树起伏不停。

生锈的青铜拖着长长的音调
迫不及待地祝贺生命的诞生，
它的心灵在久远的年代
将闪烁的光芒射向苍穹。

荒唐的哭泣和正当的笑容，
你立刻使形形色色的祈祷协调集中，
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逝去，
今天你顺从地倾听、理解，默不作声。

历尽沧桑的古钟
凝聚着难以形容的品行！
聆听风声使自己的喉咙变哑，
仰望太阳使自己的眼睛失明！

归 来

那棵树在凄凉古老的杨树林中冥想，
蓝色的云朵在那里显露出忧伤，
玫瑰向打盹儿的微风垂下了头颅，
我给你带来了自己的哭泣和愁肠。

我回来了。依然故我。怀着同样渴望的心情，
耳边依然萦回着同样迷人的歌声，
我仍然珍惜那一分钟，
它将更多的哭泣留给了我的心灵。

我回来了。在你秋天的寂静中
我在一切痕迹中寻找自己的行踪，
秋风摇曳着阳光染黄了的树叶，
我的幻想只是其中一片枯叶飘零。

……当我忽然想重新踏上那条小径，
一个无可挽回的的不幸消耗了太阳的光明，

古老的杨树林啊，我怀着对你的一片深情，
请你看着我的头发和我的眼睛。

我的生活像个湖泊

我的生活

像一个沉默的湖泊。

如果远方的云朵向我致意，

如果一阵无声的微风

吹来玫瑰花的气息，

如果有一只鸟儿歌唱，

如果在那朦胧的黄昏时分

出现了一片血红色的霞光，

我都会笑容满面，惊喜异常。

我的生活

像一个沉默的湖泊。

我会一滴一滴的建造

观赏宇宙的蔚蓝的湖底。

每个新的声息都给了我新的音符，

每个不同的特色

都给了我不同的韵律并献给我它的诗句。

我的生活

就像一个沉默的湖泊。

[多米尼加]曼努埃尔·德尔·卡夫拉尔
(1907—) 一首

黑人，你家中一无所有

—

我见你挖掘过黄金
——没有土地的黑人。
我见你从地下采过硕大的宝石
——没有土地的黑人。
我见你从地下开采煤炭
宛如一块一块地开采你自身。
我见你上百次播种耕耘
——没有土地的黑人。
你落在地上的汗
永远流不完。
你痛苦的汗水
比雨水更能肥田。

你流汗，流汗，都只为那个家伙
他有上百条领带，四辆豪华轿车，
却从未到田里去过。
土地要属于你
只有当你不再劳作。

二

但终究不能将你剥夺干净……
在你赤裸的脚下有庄严的黎明。
（人们将不能说这是个渺小的时代。）
从你的脊背上掠过熔化的天空：
脊椎的哭泣，辛劳的白天，
可工资却是一片黑暗。

我从未见你睡过……从未见……
赤裸的双脚
不让你睡眠。

你只挣一角钱，每天一角钱。
温顺的泥：我理解你……
你挣的钱多么干净，
你的手多么干净，
可能你的家里
只有肮脏的床，

肮脏的衣，
肮脏的肉体，
但是大写的“人”字却得到清洗。

三

如此悲哀的黑人，如此悲哀
在你的任何表情上我都找到世界。

你离没有人格的人这么近，
你的微笑却能洗净
我的生命，而用任何别的东西
都不行。

我愿接近你，不过要像
河流汇入大海……有时从你的眼睛
流出忧伤的海洋，
它能将你盛下，但你却不能将它容纳。

你的任何东西都使你悲痛，
你的任何东西，比如：你的明镜。

你的语言，你的沉静，
你的不安，你的耐心都用肉构成。

你的眼泪不像水滴一样落下，
语言不会落在地面。

四

温顺的黑人，
你简直没有一点用
还不如水坑
对于天空。

只有你叛逆的微笑
在痛苦上，
像一朵勇敢的百合
在沼泽生长。

然而
柔软的泥巴，
安分的黑人：
今天你的眼睛发出了大地的呐喊，
你的眼睛在受苦时会发出声音。

〔巴拉圭〕埃里伯·坎波斯·塞维拉
(1908—1953) 一首

一 杯 土

—

一杯土
来自你深邃的疆域；
来自你永恒的孤独；
来自你苍白的前额——
挂满胚芽的啼哭。

一杯土，
带着它盐分的简朴的情意
和根的失去保护的甜蜜。

一杯土在它的双唇中
带着你的死者的血液和笑容。

一抔土

为将来自死亡时间的所有寒气
移向它燃烧着的旋律。

让你生长缓慢的的丛林的残影
将我梦中的眼睛保护。

我爱你桔花飘香的夜晚；
爱你森林里炎热的中午；
爱你在坚硬的海岸下面
贮藏的矿物
也爱你怀中的树木。

祖国，我的快乐和悲哀——
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二

现在我又赤裸着身体。
赤裸而又悲伤
在一座记忆的悬崖上；
迷失在岖崎的黑暗茫茫。
赤裸而又悲伤；
在你血液坚实象征的远方。

在远方。

我已没有你群星渺茫的茉莉，
也没有你森林缭绕的夜曲。
一无所有：既没有你吉他和刀的岁月
也没有你天空被忘却的清晰。

我呼喊你的名字，就像
一块岩石或一声叫嚷，
当我想回到你伟大名字的身旁，
我知道岩石还是岩石，河水
正逃离你压弯的脊梁，
鸟儿用高高的下垂的树梢
作为悬崖保护它的歌声和翅膀。

三

然而当我在不同的云下面行走，
在异乡村镇虚构的形象上
我突然想起你的模样。

通过无法战胜的孤独
或者音乐和麦田盲目的道路，
我发现你在我身边蔓延
带着殉道者的王冠

和泡林藤与柑桔树的纯洁的纪念。

你在我心里：用我的脚步行走，
用我的喉咙说话，在我的钙质中挺立，
当我每天晚上死去时，你也死去。

你和你所有的旗都在我心上，
还有你勤劳朴实的双手
和你那无法修复的小小的月亮。

你的地理特点
不可避免地——
其准确性似星移斗转——
浮现在我面前：
滂沱大雨般的头发，
大海的怀念
和无限沉重的干渴的平原。

我住在你的身上，你住在我的心里：
我沉浸在你的创伤中，守护着
你的前额，它在死去，黎明在升起。

在和平中我与你一起，
无论赞颂或仇恨
都不能将我和你的纽带割断：
我知道自己正将你的根和精华

帶在我肩膀的山峦。

一抔土：

这就是你的纪念，
也就是我的心愿。

[委内瑞拉]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
(1908—) 二首

播 种

当我只留下一棵树，
当我的骨灰撒在
大地母亲的怀里；
当你只留下一株白玫瑰
滋养它的是你的遗体，
我们今天畅饮的吻的气息
已经起锚，乘着形形色色的轻风而去；
当我们的名字
已是没有回响的声音
在深深遗忘的阴影中昏睡；
你将继续生活在玫瑰的美丽中
如同我在那棵树的枝叶里，
我们的爱化作和风中的喃喃细语。

听我告诉你！

我愿我们生活在
清晨震颤的声音里。
我愿永远和你融为一体
注入人类深邃的元气：
那里有孩子的笑声
成人的和平
没有泪水的爱情。

因此，
由于我们将化作玫瑰与树
化作土地和风，
让我们献身于世界的前程……

诗 歌

三

你，诗歌，
比多年老树的深根
更神秘的阴影，
比矿藏秘密的脉络
更隐蔽的空气中的阴影，

比地下的暗火
更幽邃的明星。

你是音乐，星宿无声的竖琴
将你织成，
你是悠扬的音乐
在最遥远的蓝色峭壁的边缘，
你是音乐，在脉搏的蹦蹦跳动
和血液的歌唱中诞生。

你，诗歌
为人类和他的语言而生，
并非洁白的海鸥
在没有航船的海上飞翔
也不是美丽的花朵
在沙漠的创伤上开放。

〔尼加拉瓜〕巴勃罗·安东尼奥·夸德拉
(1912—) 二首

画着政治家形象的票箱

长官沉默寡言

(我画一张沉默的脸)。

长官强大有力

(我画一只粗壮的手臂)。

长官是军人的魁首

(我画一堆死人的骷髅)。

夜色是一位陌生的女子

姑娘问外乡客：

“你为什么不进来？
我家里生着火。”

外乡人说：

“我是诗人
只愿认识夜色。”

于是姑娘往火里添上炭
在黑暗中走到外乡人身边说：
“摸摸我，你就会认识夜色！”

[巴西]维尼休斯·德·莫赖斯(1913—1980)

二首

大 海

从你忧郁的双眸，
我感到夜色降临；
从你遥远的深处，
传来古老的歌声。

在你冰冷的双臂间，
我陶醉于海水的抚摩；
四周是一片沉沉的寂静，
我失望地睡去。

投身你神奇的怀抱，
我感到波浪轻轻起伏；
待到狂涛怒立，死神肆虐，
我愿随之而去，永留海底。

(范维信 译)

至 爱

我如此爱你，我的心上人……请不要
更加纯真地把世人的心灵礼赞……
我爱你如同朋友也如同情人
尽管现实总是不断地改变。

我对你的爱沉静而又深远，
缱绻的情思中常把你思念。
我对你的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在永恒之中也在转瞬之间。

我爱你如同一个动物，仅此而已，
我的爱即非崇高也不神秘
一种欲望实实在在且永不停息。

我的爱如此炽烈又如此频繁，
总有一天我会偎依着你的肉体
因为爱得过度而溘然死去。

(孙成敖 译)

[哥伦比亚]爱德华多·卡兰萨 (1913—)

三首

例 外

(十四行诗)

一切都好：绿色的草地
带着宝石哨音的空气，
空中瑟瑟的树枝儿，
头上阳光照耀的棕榈。

一切都好：等待我的清泉，
水中流动的蓝天，
爱唇上滋润的红色，
旗帜迎着祖国的风儿招展。

无论是梦中的王子，
蓝色的一月，我的歌唱
还是玫瑰花开在鲜明的骏马上。

无论是死是生，

无论是太阳、月亮、万物苍穹，
一切都好——除了我的心灵。

诗 韵

无论用寂静，
还是用语言，
哪怕是用令人
绝望的音乐声响，
都无法对你讲。

也许用月亮，
或者用浸着醇酒
和音乐的紫罗兰的芳香
能对你讲
我在夜间忍受着忧伤。

或许用夜晚
当它对失眠者
只是树叶与风
和星星
喃喃的细语声。

或许用月亮

如果它散发
酒和紫罗兰的芳香。
或许用夜的语言
如果语言
会注视观望。

我无法对你讲。

火 与 海

只有火与海能无休止地互相
观望，天和云都不能这样。
只有你的脸庞，只有火，只有海洋。
你的眼睛，火焰，波浪。

深色的眼睛，你就是火与海洋。
黑色的头发，你就是火焰和波浪。
你会使篝火解体，
你知道浪花的机密。

头戴蓝色的王冠，宛如波浪。
激烈而永久，像火焰一样。
只有你的脸庞永世长存。
如同火与海。如同死亡。

幸 福 的 日 子

今天傍晚，我走遍了
故乡寂静的大街小巷，
唯一的朋友陪伴着我，
那就是暮色苍茫。
眼前的一切和当年没有两样，
秋天和它那朦胧的灯光，
已被时间掠走，
给它们罩上了凄凉的忧伤。
请相信，我从未想过
重游可爱的故土，
可现在回来了，却不明白
我怎么会远离了家乡。
一切都毫无变化，
无论白色的房屋或古老的门廊，
一切都原封未动，

教堂的塔顶上还有燕子的巢房，
蜗牛爬行在花园里，
青苔还长在潮湿的石地上。
谁也不会怀疑
这里是蓝天和枯叶的领地，
每一个事物
都有它独特美好的篇章，
就连那阴暗的影子都使我
仿佛看到了祖母的目光。
这都是值得怀念的往事，
伴随我度过了青春的时光。
广场拐角上的奔跑，
潮湿古老的城墙，
多么美妙的往事啊！我的上帝！
人们从来不知道珍惜真正的幸福，
当我们把它想象得遥远的时候
它却就在我们的身旁。
啊！真可悲！我这才有所醒悟，
生活原来是一种幻想：
一种希望，一场无边的梦境，
一片小小的白云飘荡。
说来话长，我已经不知所云，
激情使我的头脑发胀。
当我开始做个人的事情，
万籁俱寂，无声无响，

羊儿一只接着一只
悄悄地回到了圈房，
我亲自向它们一一致意，
当我面对小小的丛林，
它用一种莫名其妙的乐曲
滋润着游子的耳膜心房。
这时我想起了大海，数着落叶
对死去的姐妹聊表手足情长。
太好了，我继续自己的游览，
好像对生活毫无希望。
从风车的轮叶前经过，
停在商店的近旁：
咖啡的芳香依然如故，
头顶上还是那同样的月亮，
昔日的小河与现在的小河
看不出有什么两样。
我清楚地认出，这就是
父亲种在门前的那棵树。
（尊敬的老人在得意的时候
他的心胸胜似那敞开的门窗。）
我敢肯定地说
当狗儿在直射的星光下
甜蜜地酣睡，
会如同在中世纪一样。
此时此刻，我感到周围

洋溢着紫罗兰的幽香，
这是慈爱的母亲所种，
为了医治咳嗽和悲伤。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多少岁月
我说不清爽，
但是肯定，一切都和原来一样，
桌上的酒依旧飘香，夜莺依旧在歌唱，
弟弟妹妹该回来了，
他们大概刚刚离开学堂。
只是时间抹掉了这一切，
犹如一场白色的沙暴飞扬！

过 山 车

在半个世纪里
诗歌
是傻瓜的天堂，
直至我到来
并安居在自己的过山车上。

上来吧，如果你们愿意。
当然，如果你们下去时
鲜血从口和鼻孔流淌

我不把责任承当。

礼 仪

每当我回到
自己的国家

 经过漫长的旅行
我所做的头一件事
就是将死去的人打听：
死是简单的事情
却能使人成为英雄
而我们是英雄的学生。

其次是询问

 受伤者的情形。

只有在此以后

 而不是在完成
这小小的礼仪
我认为自己才有生活的权利：
闭上眼睛为了看得更加清晰
满怀怨恨
唱一首世纪初的歌曲。

自 己

渐
渐
地
只
剩
我
自己

不知不觉：

渐
渐
地

他的情况令人伤心
原来有很好的伴侣
却由于种种原因失去。

我对什么都不抱怨：我曾应有尽有

但

不
知
不

觉
如同一棵树将叶儿一片一片地失去
我
渐
渐
只
剩
自己。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 ）
十四首

致一位牺牲在阿拉贡 前线的战友的挽歌

—

同志，你牺牲在
世界火红的黎明。
但你的目光、你蓝色的英雄服，
你那在硝烟中吃惊的面孔，
还有你那没有握着提琴和步枪的、
彻底平静的双手
正从你的牺牲中
令人惊讶地诞生。

你死了。无可挽回地死了。

声音停滞，鲜血撒在地上。
你死了，我不会遗忘。
土地若不把你颂扬，怎么会生长？
血液若不将你呼唤，怎么会流淌？
我们的声音若不表明你的牺牲、
你的沉寂和失去你的无言的痛苦，
怎会有成熟的力量？

歌颂你，呼唤你，
为你哭泣，
将血液注入你开裂的血管，
将声音赋予你破碎的身躯，
将双唇和自由赋予你的沉寂，
这一切同样会在我的身心中成长发育，
其他人的血管和身躯，
其他被抛弃的农民的眼睛，
其他的黑人，无名者的沉寂，
会狂热地歌颂我，呼唤我，
为我哭泣。

二

我记得你的声音。山谷的光辉
抚摩我们的双鬓，

阳光像闪烁的利剑，
照耀着我们，
斩断了黑暗，
动如起舞，静似雕像，
腴腆而又勇猛的神情
像彗星、云彩、雕塑、
一片朦胧。

空洞、耀眼、
玻璃一样的光波
燃起我们的渴望，
纯洁的火，无声无息
将我们沉入缓慢、激荡的旋涡。

我记得你的声音，
坚毅的神情，
双手的姿态凝重；
我记得你的声音，
挑战的声音，敌对的语言，
纯洁、仇恨的声音，
温柔、饱满的仇恨
使大地熊熊燃烧，
使人变做果实一样的拳头，
同志和战士的拳头。
你的心灵、声音、充满活力的拳头
都被死神捣碎、拘留。

三

同志，你牺牲在
世界火红的黎明。
你死的时候，
你的世界，我们的世界
正旭日初升。

透过嘴角不屈的神情，
你的胸膛，你的眼睛
带着清晰的微笑、纯洁的黎明。

我想象着你困在弹雨中，
义愤填膺、仇恨重重，
如闪电雷霆，
似坚韧、自豪的流水
被锁在岩石与黑暗的牢笼。

我想象着你躺在泥泞中，
再也不能站起，
毫不掩饰地微笑，
失去了知觉，却还在
抚摩另一些死者的双手，

他们是你梦中的战友。

你牺牲在同志当中，
你为了同志而牺牲。

姑 娘

——致劳拉·艾莱娜

姑娘，你提到树，
树便生长，缓慢却又兴旺，
碧波耀眼，
在空中荡漾，
就连我们的眼神
都闪着绿光。

姑娘，你提到天，
蔚蓝的天，洁白的云，
清晨的光线，
一齐涌进你的胸怀，
使它也变成蓝天，像蓝天一样清湛。

姑娘，你提到水，

不知从何处，水便溢出，
湿润黑色的沃土，
使花儿返青，叶儿闪着水珠，
使我们也成了潮润的雾。

姑娘，你不要说话，
在音乐声中
生活会从寂静中诞生，
那金色的浪潮
会把我举到峰顶，
使我们又恢复了本来的迷惘朦胧。

将我高举并使我复活的姑娘！
无休无止、永恒的波浪！

夏 夜

吹落繁星的轻风
沐浴在河中的夏季
泥土的嘴唇
呼出的气息，
请你摸一摸夜的躯体。

嘴唇的土地，一个
垂死的地狱在口里喘气，
天在嘴唇上降雨，
水在歌唱，诞生了天堂。

夜树烈火熊熊，
木片碎成星星，
是小鸟，又是眼睛，
白炽盐水的舌头
向黑暗的海滩进攻。

一切都在呼吸、生活、奔流：
光芒在于颤抖，
眼睛在于空间，
心脏在于跳动，
夜在于无有止境。

一个黑暗的起源，无边无涯
在夏夜诞生。
在你的瞳孔上出现了整个天空。

鸟 儿

空气、光线、天空，
一片寂静。
在透明的寂静中
白昼停止了运行：
空间的透明就是寂静的透明。
天空凝滞的光线
使青草的生长稳定，
岩石中，大地的昆虫
在相同的光线下 与岩石相同。
时间在每一分钟里自得其乐。
中午在迷人的寂静中
悄悄失踪。

鸟儿在歌唱，细细的雕翎。
受伤的银白色胸脯搅动了天空，
树叶儿颤抖，
青草儿惊醒……
我顿时感到死神就是一只雕翎，
却无人知道谁在拉弓，
转瞬间，我们就会丧生。

情 侣

一个姑娘，一个小伙儿，
躺在草地上。
吃着橙子，交换着亲吻
像波涛交换浪花一样。

一个小伙儿，一个姑娘
躺在海滩上。
吃着柠檬，交换着亲吻
像白云交换泡沫一样。

一个姑娘，一个小伙儿，
躺在黄土下。
不亲吻，不说话
以沉默相报答。

两 个 身 体

两个面对面的身体
有时是两个波浪

而黑夜是海洋。

两个面对面的身体
有时是两块石头
而黑夜是沙漠。

两个面对面的身体
有时是根
在夜间盘在一起。

两个面对面的身体
有时是对折的刀片
而黑夜是闪电。

两个面对面的身体
是两颗星星
陨落在寥廓的天空里。

大 街

这是一条长长的寂静的街道。
我在黑暗中行走、跌倒，
爬起来，踏着干枯的落叶和沉默的石头

用盲目的双脚，
我身后也有人将它们践踏：
我停，他也停，我跑，他也跑。
当我转过脸：一片静悄悄。
满目漆黑，没有出路，
我在街口转来转去
总是回到原地，
那里没人将我等候，也没人将我跟随，
我却在那里将一个人紧追，
他跌倒了又爬起来
一见我便说：没有谁。

观 海

—

波浪可有形？
时而自我雕塑
时而将浮出水面的
弧线抻平，
动，就是形。

二

退潮：

脖颈、脊背、臀部，

涨潮：

泡沫、嘴巴、胸脯。

三

大海充满渴望。

石床上

旁若无人地伸屈。

气喘吁吁。

诗人的墓志铭

他要歌唱，

为了忘却

真正生活的虚伪，

为了记住

虚伪生活的真实。

太 阳 石^①

(节 选)

* * *

我沿着你的身躯，像在世界上游荡，
你的腹部是一座阳光明媚的广场，
你的胸脯耸立着两座教堂
血液在那里将平行的神奇酝酿，
我的目光像常青藤一样覆盖着你，
你是一座大海包围着的城市，
一座被光线分为两半的
桃色的城墙，
一个受全神贯注的中午
管辖的海盐、石块和小鸟的地方，

你披着我的欲望的色彩
赤身行走，宛如我的思想，

① 这是1790年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发现的阿兹特克人的石历，由整块玄武岩雕成，直径为3.58米，重约24吨。

我在你的眼里，像在水中遨游，
虎群在你的眼中畅饮梦的琼浆，
蜂鸟在那里的火焰中自焚，
我沿着你的前额行走，如同沿着月亮，
宛似云朵在你的思绪中飘扬，
我在你的腹部行走，如同在你的梦乡，
你的玉米似的裙子在飘舞、歌唱，
你水晶的裙子，水的裙子，
你的双唇、头发、目光，
你整夜在降雨，整天在
用你的手指打开我的胸膛，
用你水的口闭上我的眼睛，
你在我的骨骼上降雨，一棵
液体的树将水根扎在我们的胸脯上，

我沿着你的腰肢行走，像沿着一条河流，
我沿着你的躯体行走，像沿着一片树林，
如同沿着一条山间小路
它直通陡峭的深渊，
我沿着你敏锐的思路行进，
在你白皙的前额的出口
我的影子跌得粉碎，
我一块一块地拾起碎片，
没有身躯继续行进，我摸索着搜寻

记忆没有尽头的过道

开向空空大厅的门廊，
所有的夏天都在那里腐烂，
渴望的珠宝在底部燃烧，
刚一想起便又消失的脸庞，
刚一抚摩便又解体的臂膀，
蓬乱的头发宛如蛛网
披散在多年前的笑容上。

* * *

一切都神圣，一切都在改变，
世界的中心是每一个房间，
第一个夜晚，第一个白天，
当两人亲吻时，世界诞生，
透明的内脏的一点光线，
房间半开，宛如一个果实
或者爆炸，像一个沉寂的星体
和被老鼠偷吃的法律，
银行和监狱的栅栏，
纸的栅栏，铁丝网，
电铃、警棍、蒺藜，
武器的单调的布道，
温柔的戴着教士帽的蝎子，
戴着大礼帽的老虎，
素食俱乐部和红十字会的主席，
身为教育家的驴，
冒充救世主、人民之父的鳄鱼，

元首、鲨鱼、前途的建筑师，
身穿制服的蠢猪，
用圣水洗刷黑色牙齿并攻读英语
和民主课程的教会的宠儿，
无形的墙壁，腐烂的面具——
使人与人类
并与自身分离，

这一切

都在一个漫长的时刻落空而我们
依稀看到我们失去的团结，人类的
无依无靠，作为人类和分享
面包、太阳、死亡的光荣，
对活在世上的令人惊奇的遗忘；

爱是战斗，如果两个人亲吻
世界会变样，欲望得到满足，
理想成为现实，奴隶的脊背生出翅膀，
世界变得实在，酒是酒，水是水，
面包又发出芳香，
爱是战斗，是门户开放，
不再是穿着号衣的魔影
被没有面孔的主子
锁在永久的镣铐上；

世界会变样

如果两个人互相注视并心领神会
爱就是将名字丢光：

• • •

——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太阳
一眨眼睛，几乎未动，什么也没发生，
无可挽救，时间不会逆行，
死者已在死亡中固定，
无法接触，无法变动面容，
从他们的孤独和死亡中
无可奈何地将我们注视却又无法看见，
死亡已化做他们生命的塑像，
永远存在又永远空洞，
每分钟都毫无内容，
一个魔王控制你脉搏的跳动
和你最后的表情，坚硬的面具
加工你可变的面孔：我们是纪念碑
它属于一个他人的、没有生活过的
几乎不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几时曾真正属于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是我们？
仔细一看，我们从来
不过是空虚和眩晕，
镜中的鬼脸、恐怖和呕吐，
生命从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他人，
生命不属于任何人，我们大家都是生命——
他人太阳的面包，
所有的他人也就是我们——

当我是我的时候，同时是另一个人，
我的行动如果也是所有人的
那么就更是我的，
为了能够是我，我必须另一个人，
摆脱自己，在他人中将自己找寻，
如果我不存在，赋予我充分存在的他人
也就不再是他人，
我不是我，没有我，永远是我们，
生命是他物，永远在更远的地方，
不属于你，不属于我，永远在天边，
使我们狂热和入迷的生命，
为我们创造并消耗一张面孔的生命，
人的饥饿，啊，死亡，大家的面包，

艾萝伊莎，佩尔菲尔娜，玛丽亚
终于露出你的面孔，为了能看清
我真正的面孔，他人的面孔，
我的面孔总是我们大家的面孔，
树和面包师的面孔，
司机、云朵和海员的面孔，
太阳、小溪、佩德罗和巴勃罗的面孔，
集体的孤独者的面孔，
唤醒我吧，我已经诞生：

.....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是闪电和泪水的家乡，
会说话的寂静，
无风的狂飙，无浪的海洋，
被捕获的鸟儿，欲睡的金色猛兽，
冷酷的黄玉，宛似真理一样，
林中空地的秋天，那里的阳光
在树木的肩头歌唱
而所有的树叶都是鸟儿，
清晨惹人注目的海滩，
盛着水中的果品的筐篮，
富有营养的谎言，
这个世界的明镜，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中午海面安静的波澜，
眨闪的一切，
冷漠的荒原。

真 实

如果这盏灯的白光
是真的，写字的手
是真的，看着字的
眼睛也是真的吗？

我说的话正在
一个字一个字地挥发掉。
我知道自己活着
但是带括号。

谚 语

一个麦穗就是全部小麦
一根羽毛就是一只活着的唱歌的鸟
一个肉体的人是一个梦幻的人
真理不可分
雷声是闪电的声明

梦见的女人总是爱恋的形体的象征
沉睡的树在宣读绿色的神谕
水不停地说话从不重复同样的内容
在眼睑的天平上梦幻没有重量
在胡言乱语的舌头的天平上
一个女人的舌头对生命说“对”
天堂的鸟展开翅膀

另一个

他为自己发明一张面孔。

在它的后面

多少次

生活、死去、再生。

今天他的面孔

生着那张面孔的皱纹。

他的皱纹已没有面孔。

〔尼加拉瓜〕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1925—) 五首

政 治 诗

十一

我曾经秘密散发传单
对武装警察毫不畏惧，
曾在大街上高呼“自由万岁！”
参加过四月起义，
可一经过你的家我便面色发白
只要你一看我便浑身颤慄。

三十五

我们的诗暂时不能发表，

只能油印或者传抄。
但是总有一天
诗中反对的独裁者
他的名字会被忘记
而我们的诗歌会流传下去。

(段若川 译)

阿多尔夫·巴埃斯·保奈的墓志铭

他们杀害了你
而且不让我们知道埋在何方，
但是从那时起
整个国土都成了你的墓穴，
或者更确切地讲：
在任何没有你的躯体的地方
你都在复活、成长。
他们以为随着“开火”的命令
就已经结束了你的性命；
他们自以为将你埋进了坟坑
其实却播下了火种。

诗 篇

五

上帝啊，请你听一听我的言语
请你听一听我的呻吟
听一听我的抗议，
因为你不是与独裁者友好的上帝。
你不赞同他们的政策，
不和强盗同流合污
宣传也不能将你蛊惑，
他们的发言毫无诚意，
他们的公告言不由衷。
发言中说的是和平，
同时却将军火扩充，
大会上讲的是和平，
背地里却准备战争。
他们散布谣言的广播每晚都在叫喊，
他们的作家满腹罪恶的计划，
和不可告人的宗卷
但是你将使我摆脱他们的如意算盘。

他们用机枪的嘴巴讲话，
他们闪闪发光的舌头
是刺刀，
上帝啊，惩罚他们吧！
将他们的刺刀折断……
上帝啊，惩罚他们吧，
让他们的政策破产。
使他们的备忘录乱作一团，
叫他们的计划无法实现。
当警报拉响的时候，
你和我同在一处。
在轰炸的时候，你将我庇护。
谁不相信商业广告的谎言、
报刊宣传和政治运动，
请你为他祝福，
像装甲坦克一样
用你的爱将他围住。

(段若川 译)

有一个尼加拉瓜人在国外

(节 选)

“He is a bandido” 索摩查说 “a bandolero”
译成西班牙语，这就是说，
索摩查把桑迪诺称为强盗，
可桑迪诺从不贪财。
他在山上连盐也没有，
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
为了尼加拉瓜的解放，
他卖掉了岳父的住房，
然而在总统府里，
蒙卡达^① 却把整个尼加拉瓜都已典当。
美国外长笑里藏刀：“他当然不是强盗。
如此称呼，只是技术上的需要。”

远处可是星光闪烁？
那是桑迪诺在黑山上的光芒。
他与战士们聚集在红色的篝火旁，

① 蒙卡达：尼加拉瓜1929—1933年间的总统。

肩扛滑膛枪，毯子披身上，
吸烟，或者唱着北方忧郁的歌，
静静地坐着，身影在跳荡。

.....

(段若川 译)

塔万蒂苏约的经济^①

他们曾不用货币
用黄金铸成蜥蜴
而不是货币
那是些装饰品
而不是钱币
在阳光或篝火的照耀下
发出火一样的光芒
众神的形象
还有他们爱恋的姑娘
千万座煅炉在安第斯山的夜晚闪光
黄金和白银有着丰富的产量
但是没有钱币

① 塔万蒂苏约：秘鲁古印加王国的名称。

他们懂得

铸造、制箔、焊接和雕镂

那黄金和白银

黄金：太阳的汗水

白银：月亮的泪滴

粗线、细丝、长串

别针

胸饰

响铃

但不是金币

因为根本不用

没有卖淫，没有偷窃

家家户户大门洞开

没有贪污，没有受贿

每两年

在库斯科^①举行一次总结

因为既没有钱币

也没有

贩卖印第安人的交易

从来没贩卖过印第安人

奇恰酒是为了大家同饮

人们不懂通货膨胀

货币是为大家而闪烁的太阳

太阳是大家的，它使万物生长

① 库斯科：秘鲁城市，原为印加王古都。

太阳既不会缩小也不会膨胀，它不是
用来付给雇工的肮脏“索尔”^①
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个秘鲁索尔
而向你讲述他们废墟的灭亡
整个帝国人们都是一日两餐
并不是金融家
创造了他们的神话

后来太阳神庙中的黄金遭劫
被铸成金锭运走
金锭上烙着皮萨罗^②的字头……

(段若川 译)

2

① 索尔 秘鲁货币名称，原意为“太阳”。

② 皮萨罗 (1475—1541)：最先来到秘鲁的西班牙征服者。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

作者 = 赵振江编

页数 = 4 2 4

S S 号 = 1 2 4 7 2 2 8 1

出版日期 = 1 9 8 8 . 9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